



祢是我的朋友

A Friendship Like No Other :
Experiencing God's Amazing Embrace
體驗天主奇妙的擁抱

「我渴望更靠近天主，但我知道，若真要親近祂，就必須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

「你何不跟天主說說心中的不願意呢？」

「我可以說嗎？」

「你可以告訴天主任何事，看看祂如何回應。

你知道嗎？天主也渴望親近你，成為你親密的朋友。」

威廉·貝瑞 (William A. Barry, S.J.) / 著

譚璧輝 / 譯 台北依納爵靈修中心 / 校訂

祢是我的朋友

體驗天主奇妙的擁抱

威廉·貝瑞 著

譚璧輝 譯

台北依納爵靈修中心 校訂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A FRIENDSHIP LIKE NO OTHER

Experiencing God's Amazing Embrace

By William A. Barry, S.J.

Translated by Cecilia Tan

Proofread by Ignatian Spirituality Center, Taipei

Copyright © 2008 The Society of Jesus of New England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

LOYOLA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1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致謝	005
序：天主想要什麼？	008
第一部分 經驗天主渴望友誼	
第一章 友誼的意義	016
第二章 聖經中與天主的友誼	022
第三章 與天主建立友誼的第一階段：吸引與紛擾	042
第四章 深入天主的友誼：認識耶穌如同一位朋友	061
第五章 聖神與天主朋友的團體	078
第二部分 了解我們自己和天主	
第六章 天主怎麼會想要和我作朋友呢？	092
第七章 這不是一種自我中心的靈修嗎？	099
第八章 救恩在人與天主友誼中的角色	104
第九章 友誼能令人憐憫天主嗎？	119
第十章 這就是祢對待朋友的方式嗎？	126
第十一章 我如何了解天主的憤怒與正義？	139

第十二章 天主向我們顯示神聖的內在生活嗎？ 150

第三部分 體驗天主 ————— ●

第十三章 我們在何處體驗天主？ 158

第十四章 我如何知道我正在經驗天主？ 174

結語 188

參考書目 190

致 謝

這是一本與天主建立友誼的書。如果沒有多位好友的鼓勵，不可能呈現在你眼前。我向以下的朋友致上至誠的感謝：威斯頓耶穌會神學院（Weston Jesuit School of Theology）的張路易斯（Luiz H. Chang, S. J.）、馬雷克·楊諾斯基（Marek Janowski, S. J.）、畢馬譚（Bienvenu Matanzonga, S. J.），以及瑞伊·努尼斯（Rui Nunes, S. J.）。他們將本書的原稿當成靈修輔導課程閱讀的部分資料，並提出評論；瑪麗卡·葛甘（Marika Geoghegan）仔細閱讀本書的第一部分，並鼓勵我作些修改，使這本書更易於廣大羣眾閱讀；凱思琳·佛利（Kathleen M. Foley, SND）全心投入初稿的審閱；我的省會長，多瑪斯·雷根（Thomas Regan）神父花了一個星期天的下午讀完手稿後，寫了一封熱情支持我的信，使我深感榮幸之至；我的姊妹凱思琳·梅（Kathleen May）每天讀完稿的一章，然後天天以充滿讚美的電子郵件對完稿做了回應，同時找出一些錯字和遺漏的字；感謝過去兩年來，在坎庇恩靈修中心（麻州威斯頓）、聖查爾斯大學耶穌會靈修中心（路易斯安納州）、道明宗教發展中心（密西根州底特律）、聖優拉利亞堂區（麻州溫徹斯特）、蒙特婁依納爵靈修中心及耶穌會中心（賓州沃納斯維爾），聽我講論這主題的堂區信友、

避靜者及靈修輔導員。

我感謝許多男男女女向我尋求靈修協助，為此，我深感榮幸；我從他們身上學到許多天主與人建立關係的方式。多年來，讀者來信告訴我，在他們與天主的關係上，我的著作給予何等大的正面影響。對我而言，這些信件如悅耳的音樂，是多麼大的安慰。

對以下三位利用公餘之暇，無怨無尤全力協助的朋友，我致上特別的感謝。

經驗豐富的編輯芭妮·強森（Bonnie Johnson）仔細閱讀我的初稿，並為第一部分的編排提出建議，當時她正面臨接受血癌的第二次療程。她的熱誠與對我出書計畫的關心，使我無法用任何的言語來表達感謝。耶穌會士金·馬丁（Jim Martin）不僅細心閱讀我的手稿，也以他的驚喜大大的鼓勵了我。我在坎庇恩靈修中心的朋友與同伴，耶穌會士鮑伯·達賀提（Bob Doherty）和鮑伯·林賽（Bob Lindsay）兩次閱讀了手稿，以及出版前的最後第二次校稿，這真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他們兩位提出寶貴的建議，給予我所需的鼓勵和最真誠的批評。這三位弟兄真的是我們耶穌會士之間應該具有的關係的具體表現，即是：「主內的朋友」。

最後，我要感謝羅耀拉出版社的社長喬治·廉恩（George Lane, S. J.）神父及執行編輯喬·杜雷普斯（Joe Durepos）先生，

後者曾多次與我商討出版本書事宜。受人詢問的感覺是好的。為使本書更易於閱讀，聽取海蒂·喜兒（Heidi Hill）的建議是明智之舉，她對內容的熱愛，對我無異是一大鼓舞。

序：天主想要什麼？

美國詩人德妮絲·雷弗托夫（Denise Levertov，1923-1997）
在她發人深省的詩〈原初的驚異〉（*Primary Wonder*）中寫道：

時光就在我忘記奧秘之時過去了。
無法解決的問題，和提供
它們自己被忽略的解答的問題
爭奪我的注意，它們擁擠到前廳
與許多轉移視線的事物一起，我的弄臣們，
穿著
它們的彩色衣衫；帽子與鈴鐺。

然後

那寂靜的奧秘再次
呈現於我眼前，羣眾的喧囂
遠去：那奧秘
竟有任何東西存在，任何事物，
更不用說宇宙、喜樂、記憶、所有一切，
而不是一片虛空，而且，哦！主，
創造者，神聖者，祢仍然，
時時刻刻支撐它。



難怪，我們常常選擇「眾多轉移視線的事物」與「羣眾的喧囂」，因為當它們遠去時，浮現的這些問題的確讓我們感到膽怯：怎麼真的會有任何東西存在呢？天主為何要支持我們？還會持續多久呀？

我在本書要處理另一個令人卻步的問題：當天主創造我們時，祂想要什麼？我的看法是：天主想要的是友誼。

為了要預先阻止隨即而來的反對，我要表明，我並不是說天主是孤獨的，因而需要我們的友誼。這是一種浪漫又非正統的觀念，使得人無法相信天主。是的，我主張天主為了友誼的緣故，渴望人的存在，是出於神性關係的生命，並不是出於需要我們。

這種理論聽起來奇怪，因為與大多數有關天主的教導背道而馳。老實說，當我開始思考這種想法時，我自己懷疑它。請注意，我已經寫了有關祈禱是人際的關係好多年了，主張天主想要與我們建立這種關係。我曾用兩人之間人際關係的比喻來描述天主與我們之間的發展關係。然而，天主想要我們友誼的觀念並不容易接受。無論何時出現，我便聳聳肩，當作是想像的事，不予理會。畢竟，我是在正統的教義教導下長大的：「天主創造我是為了讓我在這世界上認識、愛慕及侍奉祂，並在下一個世界中與祂一起享永福。」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人把它理解為暗指天主想要我的友誼。

然而在過去的幾年，當我與天主的關係漸漸加深，也聽到別人談到天主如何與他們建立關係時，我愈來愈相信，友誼是用來表達天主與我們關係的最好比喻。我開始在演講和文章中使用這樣的語言，並發現能引起他人的共鳴。我希望能發現類似的共鳴，以及更完全地信賴你的經驗：我想能夠使我高興的事莫過於聽到你和許多人發現天主「比我們認為的那樣子還要好」，正如我的愛爾蘭籍母親曾這樣說：我相信這也能夠取悅天主。

但是，為了要使我們相信視天主為朋友的經驗，我們必須超越我們害怕天主的感覺。大多數較年長的基督徒所接受有關天主的教導，使他們對天主懷有畏懼之心，而不是喚起朋友的感覺。我仍然遇見更多害怕天主的人，而不是對天主存著溫暖與友善的感覺。在你的宗教教導與崇拜的經驗中，是否有與天主建立友誼的觀念？我猜想沒有。

然而這種觀念卻有悠久的傳統。它是正統的觀念，或許是聖經中最佳敘述天主啟示的章節。經過多次提筆失敗後，我讀了麗茲·卡爾邁克（Liz Carmichael）的《友誼：詮釋基督徒的愛》（*Friendship: Interpreting Christian Love*），這本具有學術性的著作給予我著手撰寫本書的勇氣。書中顯示出把 *caritas*（愛或仁愛）等同於友誼是悠久的傳統。因此，我們可以用友誼來界定天主。

卡爾邁克舉出這傳統的兩個例子就足夠予以說明。十二世紀英國熙篤會里沃（Rievaulx）的院長埃爾勒德（Aelred）以他自己的觀點詮釋若望提出的「天主是愛」（若壹四 16）：「我可以說……天主是友誼嗎？」一個世紀之後，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定義 *caritas* 為天主與人之間的友誼。他們二位都知道《若望壹書》的拉丁文版本是：*Deus caritas est.*（天主是愛）。

這與天主建立友誼的觀念似乎在歷史的進程中幾度興衰。這可能是宗教的宣道者及教師害怕採用與天主建立友誼的觀念會抹殺天主的奧祕和對祂的敬畏，因而他們猶豫談論它。但是誠如卡爾邁克一樣，我相信這觀念的時刻已經來到，在不久的將來，它將會漸趨清晰。從一方面來說，在我接觸過的許多人身上，畏懼天主往往截斷了他們與天主更親密的關係，而且他們似乎對友誼的觀念感到愁眉苦臉。另一方面，當我們了解天主所渴望的友誼普及天下萬民，那麼與天主建立友誼能使我們的交友範圍愈來愈廣。

誠如前文所述，大部分對天主的教導已經強調敬畏天主。那麼為何不？〈聖詠〉作者寫道：「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開始」（詠一一一 10）。但是〈聖詠〉讚頌的敬畏上主與那由宗教教導逐漸灌輸的畏懼，並使人與天主保持距離，是有天壤之別的。〈聖詠〉確實無意使人遠離天主；但是如同傳播媒體常常是好

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同樣，地獄之火和硫磺的教導與宣講更引人注目。但是，我相信這種教導與宣講的手法虧待了天主，也哄騙了我們。

強調地獄之火，短期看來對靈修生活可能有正面的效果，但是，從長期來看，當這種恐嚇不再具有影響力時，其效果有不足之處，這是能論證的。我們就以羅馬公教徒領受和好聖事為例（梵二大公會議之前稱之為告解）：當公教徒在梵二之後，一知道他們並不像過去所接受的教導那樣容易下地獄，只有犯了大罪，才需要辦告解時，大批信徒就不再領受這聖事了，儘管許多主教、司鐸不斷發出訊息，闡述善用這愛的禮儀是何等有益。假如害怕是被用來迫使宗教實踐的主要因素，那麼當害怕的因素除去後，宗教實踐也隨之停止，那麼想要革新也是一件困難的事。

更糟的是，強調地獄之火和硫磺是將天主污名化。人們可以把聖經視為一本慈悲的天主逐步啟示的故事書來讀。耶穌使用親切的字眼阿爸（Abba）——親愛的父親——來稱呼天主，這是逐步啟示的高峰。

「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開始」，這是對天主令人敬畏的健康認識。神學家奧托（Rudolf Otto）主張上主是迷人又令人敬畏，甚至令人害怕¹。但是，假如這位本身便是奧祕——令人敬畏、驚恐又不可知的天主，想要與我們建立友誼，那麼智慧的開始

可能就是接受天主的邀請，即使帶著膽怯、挑戰、甚至有些恐懼，也要接受。

我希望你在這本書裡找到一份與天主建立友誼關係並與我對話的邀請。在書中，我不會提供答案和建議，也不要求你按我的建議反省你自己的經驗。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你成為天主的朋友；假如你得到的只是觀念，那就沒有達到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將首先仔細審視人類的友誼作為天主要與我們建立關係的最佳類比。然後，我提出一些操練，為能幫助你決定是否友誼的觀念適用於你與天主的關係，或激勵你嘗試這種與天主建立關係的方式。第二部分，我將寫下當我反省對天主想要我的友誼的信念時，我必須面對的問題和實例的默想。我希望當你面對你自己的問題時，它們能對你有所幫助。最後，第三部分，我將提出何處可以找到天主，以及我們如何辨別天主聖神對我們經驗的影響與其他的影響。

當我們一起開始這趟靈修旅程時，讓我們用聖安瑟莫（St. Anselm of Canterbury）的祈禱文。當他開始撰寫一本神學著作時，便向天主作此祈禱。當我開始寫作這本書時，我每天運用它：

教導我尋找祢，
當我尋找時，向我啟示祢自己；
除非祢教導我，
我無法尋找祢，
除非祢啟示祢自己，
我無法找到祢。
讓我在渴望祢時尋找祢；
讓我在找尋祢時渴望祢。
讓我在愛祢時找到祢；
讓我在找到祢時愛祢。

註釋

¹ Rudolf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An Inquiry in to the Non-relational Factor in the Idea of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rans. John W. Harv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第一部分
經驗天主渴望友誼

第一章 友誼的意義

按字典定義，朋友是：「以愛慕或敬重之情依附他人的人。」正統地，按照麗茲·卡爾邁克的想法，友誼有三種理由：

· 存在的共同模式——例如：因為你是人，所以我想要成為你的朋友。

· 受良好品德的吸引——例如：我想要成為你的朋友，因為你是好人。

· 渴望自我改善——例如：我想要成為你的朋友，因為我想要變得像你那樣好。

卡爾邁克接著說：「『完美的友誼』便是結合了這三種理由的相互關係」¹，並且指出聖經對此古典見解，加上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創造人的觀念，「與祂和彼此建立友誼」²。

想想你與別人的友誼，或許能幫助你反省與天主成為朋友的觀念。誰是你的朋友？是什麼因素讓你稱他們為你的朋友？你喜愛和他們在一起，所以你能夠說你稱他們為朋友的理由是他們討人喜歡。另一個理由是你信任他們。你向他們披露你自己，而這些事是你不會對一名陌生人或者一位點頭之交的人述說的。你知道他們不會濫用你告訴他們的事情；他們不會將你

的秘密告訴別人，或利用你所說的話來反對你，或甚至威脅你。在你心靈的最深處，你相信即使他們知道你的過去和你的個性不好的一面，他們仍然是你的朋友。你也相信不顧艱難險阻，美好與艱苦歲月，他們依然不離開你。

我深信你還可以舉出更多你所體驗到的友誼特性。在這些特性中，至少有些也出現在天主想要與你建立的關係上。進一步探討友誼的成長有助於清楚說明這一點。

友誼的成長

讓我們反省你如何與你剛才所想到的男男女女成為朋友。首先，這些朋友的某些事物吸引你或是在你內的某些事物吸引他們。通常，我們不會與不吸引我們的人交朋友。現在，吸引力來自形形色色的呈現方式。我們會受到相貌、魅力、溫暖、聰明、機智、個性、公開立場、勇氣等吸引。

有時我們起初發現不吸引的人，但是當我們以不同角度來看他們時，他們會變得有吸引力，例如，當一位朋友談到那個人的善良或傑出的品格，或是他做了出乎意料之舉。當我進入耶穌會時，發現自己與一名初學修士不合。我們兩人個性不合，格格不入。我不喜歡他，其實，我害怕他。他似乎對我也不友善。不用說，我們不會花許多時間在彼此陪伴上，除非有必要。

但是幾年後，當我們一起被派往同一個大團體時，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為我做了一件友好的事。我對他的態度有了戲劇性的轉變。我花時間去認識他，我發現自己喜歡他，喜歡和他在一起。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有了這初步的，或是最終的吸引，接下來發生什麼呢？你花時間與這位可能的朋友相處，為能認識他或她。為了要弄清楚彼此，最初的談話是相當表面的。你們會談論你們的工作、教育和鄰居。但是當友誼發展後，你們彼此會邁向愈來愈深層的自我揭露。你們不僅談論你們的工作，也會談論你們對工作的喜愛與厭惡。你們會談論你們如何與不同的家人相處。換言之，你們會開始談論內心的事。

最後，你們都想知道你給對方的影響；無論你公開或更隱密的詢問，你想要知道對方是否喜歡你、喜愛你的陪伴，以及想要更認識你。假如雙方都想要進一步相互認識，那麼，這初步的接觸就如同新婚蜜月。這新建立的友誼是引人入勝的，雙方都想要花許多的時間在一起，以鞏固彼此的友誼。

然而，從來沒有一種友誼會永遠停留在蜜月期。友誼常常處於危險之中，因為我們都受到害怕與自我懷疑的苦惱。問題會出現：「假如喬恩知道我作弊才進入較好的大學，他還願意作我的朋友嗎？」「假如我告訴安三年前我怎樣辜負了一位好朋友，那會發生什麼？」「瑪莉一直在談論她的朋友吉姆。她

是不是比較喜歡他呢？她對我的嫉妒感受會作何感想呢？」「我能告訴約翰我酗酒，而且需要參加戒酒團體的聚會嗎？」再者，當蜜月期漸漸結束，你可能會注意到在你的新朋友身上有一些你不喜歡的東西。有時你會生她的氣，而且理會她似乎對你感到不快。友誼能夠平安度過失望、憤怒、嫉妒、斤斤計較的風暴嗎？更進一步，友誼能平息那無法彼此了解和支持的強烈風暴嗎？任何真正的友誼必須面對這些重要議題，當它們伴隨著人性、軟弱與害怕的真實面而來時。

經過蜜月期後的動蕩的朋友可能會開始思考如何改變生活，或共同擬定某種計畫。明顯的例子是一對男女決定結婚，共組家庭。但是，其他的情況也會浮現。你和你的朋友決定一起參加政治運動、一起創業、為雙方家人規劃一次旅行、或一起搭車去公司或學校。你們的友誼變得有生命力，能以超然的眼光展望。你們想要一起改善這個世界或其中的一小部分。

最後，友誼必須面對病痛與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一位朋友要比另一位先離世。友誼會在病痛時期加深，或者退步，取決於朋友是否願意繼續自我揭露的過程。有可能難以持續：受苦的一方可能不願表達她的疼痛、害怕及憤怒，因為她不想增加朋友的負擔，而她的朋友可能也有相同的想法而保持距離。當你病重時，你除了自己的感覺以外，能講的很少；過一段時間後，你和你的朋友都會感到疲倦厭煩。但是，持續和我們的

朋友分享生活中的痛苦與喜悅直至死亡的那一刻，會得到賞報的。我想，有這樣經驗的人，會比較容易承受悼亡的哀傷。至少，倖存者會感到欣慰，因自己受朋友信賴，一起經歷過她所經驗的一切。假如倖存者是基督徒，他或許體驗到這位朋友與復活的耶穌同在。

人際的友誼作為與天主的友誼之類比

我們已經探討兩人之間友誼發展的一些階段。在這本書裡，我要主張天主渴望的友誼至少能與前述發展中的友誼相類比。一旦我們克服因早年的訓練而對天主所產生的畏懼，我們便跟天主進入有點類似蜜月的階段。當我們意識到沒有認清天主對我們的希望，而感到羞愧時，我們便與天主保持距離。當我們意識到天主愛我們的全部，包括缺點、罪過和所有的一切，距離才會消失，而且友誼日趨穩固。我們能夠自在地與天主相處。最後，我們能夠成為天主家庭事業的合作夥伴。對基督徒而言，這種在家庭事業中的合作階段可稱為門徒生活或與納匝肋人耶穌的友誼。誠如所有基督徒熟知的，與耶穌的友誼最終導向與他一同面對十字架上的恐怖死亡。我將在以下四章提出一些練習，為能讓你有機會看看是否友誼的觀念適用於你與天主的關係。

註釋

¹ E. D. H. (Liz) Carmichael, *Friendship: Interpreting Christian Love* (London :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4) , p. 34.

² 同上，頁 35。

第二章

聖經中與天主的友誼

誠如前文所討論的，與天主建立友誼的概念是不容易接受的，不論是由於過去的宗教培育，或是對天主的畏懼，或是與天主的距離。為了更深了解天主對創造世界的渴望，我們可以求助於聖經中天主的啟示。我將提出一些章節，能夠理解為天主發出建立友誼的邀請；藉著反省這些聖經故事，你會像故事中的人物一樣，體驗到天主正在徵求你成為祂的朋友。

聖經啟示的天主

猶太宗教意識到自身與其他宗教的不同，亦即以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不是一個部落的神；換言之，不只是他們的神，而是宇宙的創造者，唯一的神，因此是萬民的神。我們在希伯來聖經中遇見這位本身即奧祕、令人敬畏的神。以色列子民需要花時間深入了解這啟示的含意，而這些含意是極為重要的。

設想你自己站在這位創造者天主的面前，感覺自己受到信奉不同宗教鄰居的無理對待，想要報復。當你祈求這樣的報復，並且想像為這不公平的對待，你和天主如何能討回公道時，你

開始明白，你的鄰居也是天主的子女。肯定是由於這樣的領悟，才產生了中世紀一位拉比所講述的故事¹：當埃及軍隊全軍覆沒，以色列人民通過紅海，安全獲救後（出十四 15-31），在天堂開了一個慶祝會。天堂的軍隊注意到天主沒有參加慶祝會，反而在哭泣。他們抗議說：「祢為什麼難過？祢的子民已經獲救。埃及人已經被消滅。」天主說：「埃及人也是我的子民。」

人們會想知道那些在那位拉比的時代受欺壓的猶太人對這則故事有何反應。他們會氣憤嗎？畢竟，聖經中天主威嚇要毀滅以色列的敵人。這個拉比的故事似乎否認如此威脅的真實性，也擊碎了迫害者將被摧毀的希望。此外，天主在聖經中被描繪成進行干擾，甚至做出令人驚恐之事的神。例如：描寫天主執行殘殺埃及的首生者（出十二 29），以及後來當以色列人民進入福地後，下令施行種族淨化政策（蘇六 17, 21）。這位天主似乎是一位有朋友也有敵人的戰士。那位拉比時代的人們會將自己視為神的朋友，而不是祂的敵人。

然而，在聖經的天主啟示中，某些事物可能影響這位中世紀的拉比，使他講了這一則天主因埃及人的消滅而哭泣的感人故事。拉比也許是在反省《約納先知書》中天主對約納說：「對尼尼微這座大城，其中有十二萬多不能分辨自己左右手的人，難道我不該憐惜他們嗎？」（約四 11），而深受感動。尼尼微人是異教徒，而非猶太人。約納預料他們的毀滅，但是當天主

接受尼尼微人的悔改而沒有消滅他們時，約納卻忿忿不平。

同樣，我相信在聖經啟示中的某些事物能夠引領我們相信天主渴望我們的友誼。我邀請你們以一些聖經故事作為祈禱操練的材料，好能幫助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十六世紀西班牙神祕家及耶穌會的創始者，聖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邀請那些作神操的人，在每段祈禱之前先停頓，並在心中細想：「我舉心向上，想我們的主天主注目看著我，和其他類似的思想」（操 75）。每次操練之前，想像天主正注目看著你，等待你意識到祂的注視。在作這些操練的過程中，你可能會有一些問題或反對的理由。把它們放在心裡。第二部分的默想會設法處理問題和反對的理由。假如你的問題在第二部分未能獲得解答，那麼，你可以與天主和其他信友討論。

第一則創造的故事

《創世紀》第一章描述創造是歸因於唯一的神。上主一發言，世界就形成。當你閱讀時，請注意這故事中生氣勃勃的行動：它流露出創造者天主召喚我們成為祂的朋友。

聆聽海頓以原文德文譜寫的〈創世紀〉（Die Schöpfung），有助於我解讀創造天地的故事。天主盼望活生生的受造物，這意願的強度和喜樂使我感到驚訝無比：「你們要孳生繁殖。」

男低音用德文由衷高興地唱：Mehret euch！*Mehret*是從副詞*mehr*形成的動詞，意思是「更多」；*euch*是「你們」的反身代名詞。天主這樣告訴有生命的受造物，後來也對第一個男人和女人說：「要生育繁殖。」現在，這明顯是生殖繁衍的召叫。但在「繁殖」、「生長」、「盡量生育」的話中，你可以聽到更多。在創造的故事裡，沒有吝嗇的暗示，也沒有描繪一位小心翼翼或套利交易的天主。換言之，在創造行動中，認為天主害怕競爭對手是毫無意義的。

當你沉思這一幕時，你是否覺得更被天主吸引呢？

經文記載，天主又說：「讓我們按照我們的肖像，按照我們的模樣造人……。天主於是按照他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他們，有男有女」（創一 26-27）。讓我們充分領悟這些話。天主要我們人類存活在世界上。我們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我們受造，是要在這世界上相似天主。相似天主是什麼意思呢？或許我們能在前文有關天主慷慨的創造力中找到答案。

此外，人們可能將天主要人「充滿大地，治理大地」（創一 28）的命令理解為：天主希望人類在創造工程裡成為天主的管家、天主的助手、天主的工作伙伴。幾世紀以來，人們採用這節經文來為地球遭到蹂躪作辯護，但是，更寬宏的閱讀這段經文，似乎更符合聖經啟示的要旨，以及與天主建立友誼的概念。所謂「寬宏的閱讀」是指意識到聖經經文是人的經文，試

圖傳達某些有關我們稱之為天主的奧祕的事。寬宏的閱讀讓人意識到經文是帶有作者時代的文化偏見和無知的色彩，但仍保有某些關於天主的真知灼見，對我們的時代和所有的時代，仍是有意義的。不寬宏的閱讀只會把不一致和殘酷歸因於天主，或將字面意義視為天主的啟示，而沒有考慮接受啟示的人這一方面。

基督徒可能會把這個故事理解為暗示天主是三位一體，因為經文記載天主說：「讓我們……。」當然，以色列人當時不會按照三位一體的關係來思考。但是，我在此提到三位一體的基督徒教義，並非推斷《創世紀》的經文本身啟示了三位一體的天主，而是要以另一種方式說明人是按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的。我們是活在關係中的受造物；唯有在關係中，我們才能以人的方式存在。我們最初始的關係，讓我們構形成人，那便是與天主的關係。對於天主聖三的道理，我們後續將作更多的反省。

第二則創造的故事

《創世紀》第二章和第三章包含第二個創造傳統。它採用不同形象的描述，但是，它也能夠理解為天主對友誼的邀請。故事以一個「男人」（希伯來文是 adam）受造作為開始，被安

置在樂園裡，「叫他耕種，看守樂園」。這是一個具有豐富供應的樂園，人的一切渴望都得以滿全，但是只有一個例外，就是他不可以吃知善惡樹上的果子。雖然豐盛充裕，但是人卻感到寂寞，因此天主為他創造一位心靈的伴侶，一個「女人」（希伯來文是 issa）。海頓的〈創世紀〉以動人的二重唱做為結尾，男女二人慶祝他們的愛情，接著是天使烏黎耳（Uriel）的吟誦調，告訴這對情侶，他們將永遠幸福，「除非叛逆的幻想引誘你們想要獲得更多，或想要知道超過你們應該知道的」。最後的合唱是一首讚美天主的愉悅歌曲。

假如我們能寬宏地閱讀這則故事，而不要求它符合我們自己的感覺，我們會發現一幅令人喜愛的圖像，告訴我們天主為何要創造人類。與樂園的形象玩耍一段時間。這個宇宙便是一個豐盛充裕，一無所缺的樂園。天主確實是慷慨無比。唯一的禁令便是不許吃知善惡樹的果子，這是住在這個美好樂園中唯一要付的小小代價，或許根本不算什麼代價，只是一番好意。畢竟，假如這種知識是可以迴避的，為何會有人想要知道善與惡之間的區別呢？人類被要求住在這樂園裡，並耕種大地，在創造工程中與天主合作。

從第三章男人和女人吃了禁果後的記載裡，我們可以擴充這幅圖像。一天的工作結束後，天主「趁晚涼在樂園中散步」（創三 8）。想像這個情景是經常發生的。一天的工作結束後，

天主與人在晚涼中，聚在一起閒聊享受微風。這是友誼與親密的圖像，是一個汲取創造性靈感、一起休憩的圖像。讓你自己沐浴在這圖像中，誠如英國神學家詹姆士·艾力森（James Alison）所說：「棲息於它」²。當你這樣做時，注意你如何反應。

假如你經驗到心靈的提升和某種喜悅，又如路易斯（C. S. Lewis）所說，某種「你不知道是什麼」的渴望，或許你正體驗人心對於與天主的友誼之深刻渴望，這與天主創造我們時所懷的願望是息息相關的。

《創世紀》第三章中敘述原祖父母犯罪的故事，是說明天主創造的美好世界出了什麼問題。這故事不像以色列四周民族文化所描述的故事，都將罪惡與暴力歸咎於諸神與半人半神之間的戰爭。這故事卻將罪惡的責任直截了當的歸給人自己，儘管是出自「蛇」的教唆。有趣的是，它指出導致犯罪的誘惑是來自蛇的慫恿，使人萌生想要吃禁果的慾念，而這慾念又與想要像天主一樣的渴望相連結。原祖父母受到「叛逆的幻想誘惑」，進而「想要擁有更多，渴望超過所應知道的」，這點在海頓的〈創世紀〉裡，天使烏黎耳便警告了他們。

在樂園唯一被拒絕給予的渴望，是知善惡的渴望。希伯來文的「知善惡」是指知道或體驗到善事與惡事之間的區別。唯有藉著品嚐好或壞的事物，透過行善或作惡，方能知善惡。生活在樂園中是不需要這種知識；沒有它，人仍可以快樂的活著。

但是蛇卻旁敲側擊地指出與天主創造工程格格不入的事物——競爭：「天主不要你們吃這果實，因為天主不想要你們跟祂一樣。」

這在人性罪惡核心的謊言便是，我們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的能力來掌握我們的生存，以及天主不要我們擁有這能力。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創造人類，是包含在第一個創造故事裡，卻沒有出現在這個創造故事中。然而，《創世紀》的最後一位編者³知道第一個敘述，因為他把它放入他的書中。因此，他知道人們已經相似天主，因為天主希望如此；天主並沒有在祂與受造物之間豎立敵對。類似地，人們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來保證他們的繼續生存。正如天主是唯一的創造者，同樣祂也是人們存在的唯一保證人。偏偏人們沒有接受天主的友誼，卻採取與天主敵對的立場。這悲慘選擇的後果仍然折磨我們和我們的世界。

這故事裡另一個突出的圖像或許值得仔細深思。《創世紀》第二章的結尾這樣寫道：「當時男人和他的妻子二人都赤身露體，並不害羞」（二 25）。然而，當他們吃了知善惡樹的果子之後，「二人的眼開了，發覺自己赤身露體；遂用無花果樹葉編了個裙子圍身」（三 7）。此外，當他們在晚涼時刻聽見天主在樂園裡散步的時候，「就躲藏在樂園的樹林中，怕見上主天主的面」（三 8）。

我再次邀請你們仔細玩味這段圖像，並棲息於它。在純真被破壞以前，男女可以赤身露體地站在天主或彼此面前，不會

感到羞愧。這赤身露體可視為不僅止於身體的裸露；它可以代表在天主和彼此面前的心理及精神的透明。但是，一旦他們的眼睛開了，他們感到羞愧而且設法躲藏起來。他們在天主和彼此面前不再坦然透明。

根據聖經學家史百瑟（E. A. Speiser）的觀點，天主的呼喚「你們在哪裡？」（創三 9）可以理解為一位父親對孩子幾乎像是嬉戲的呼喚⁴。天主知道他們兩人闖下大禍，但是還是想吸引他們回到與祂的個人關係。當然，他們採用人們通常慣用的愚蠢方法，就是試著把責任歸咎於別人。即使天主想要重新開始友誼，他們內心蓋過罪過的羞愧使他們保持了距離。

亞巴辣罕與撒辣

《創世紀》接著幾章可以理解為人類愚蠢的漸次效應。加音殺了亞伯爾、人的壽命愈來愈短、亂倫，以及其他令人憎恨的事物污染了大地。最後，第十一章記載巴貝爾塔的故事，人們達到遠離天主和彼此的極致：他們再也不能溝通，因為他們說不同的語言。

但是天主沒有放棄。藉著召叫亞巴郎和他的妻子撒辣依，天主開始新的一章，在漫長的過程中，帶領我們達到成人的友誼。天主要他們離開自己祖先的家，建立一個民族，最終的目

的是成為「萬民的光明」（依四十九 6），以顯示天主是誰和天主想要什麼。

我們可以把天主召叫亞巴郎和撒辣依的故事，理解為一種在友誼中的成長。（有趣的是，穆斯林稱亞巴郎為「天主的朋友」）⁵。這友誼的發展在天主改變他們的名字為亞巴辣罕和撒辣時顯示出來。這是一個他們在天主眼中地位已改變的記號，如同給我們的朋友取綽號一樣。但這更加顯示於亞巴辣罕和撒辣愈來愈有能力對天主開放，甚至幽默地與天主來往。

天主承諾亞巴辣罕將由撒辣生一個兒子。時間流逝，撒辣仍是不孕，因此她讓亞巴辣罕親近她的女僕哈加爾，為能給他生兒子。哈加爾生了依市瑪爾。當天主重複許諾亞巴辣罕將由撒辣生一個兒子時，「亞巴辣罕俯伏在地笑起來，心想：『百歲的人還能生子嗎？撒辣已九十歲，還能生子？』亞巴辣罕對天主說：『只望依市瑪爾在你面前生存就夠了！』」（創十七 17-18）。其實，亞巴辣罕是在告訴天主正經一點，亞巴辣罕唯一的兒子就是依市瑪爾。但是天主堅決認為撒辣將要生一個兒子，而且似乎仿效亞巴辣罕的幽默口吻說：「至於依市瑪爾，我聽從你；我要祝福他，使他繁衍，極其昌盛」（十七 20）。在下一章，天主重複撒辣將生一個兒子的承諾，而且撒辣也笑了。天主問亞巴辣罕說：「撒辣為何笑？」，撒辣回答說：「我沒有笑。」天主說：「啊，你的確笑了」（十八 12-15）。

你能否感覺到當天主講這句話時，正在微笑？在這些字裡行間，帶有機智巧妙的應答，流露出極為親密的關係。

這親密的相互本質顯示在下一個情景中。當天主看到有關索多瑪的事情正如所報導的那麼糟時，天主自言自語：「我要作的事，豈能瞞著亞巴辣罕？……不，我揀選了他，是要他訓令自己的子孫和未來的家族，保持上主的正道，實行公義正道」（創十八 17，19）。天主告訴亞巴辣罕，假如索多瑪城的情況真如祂所聽見的，城市和城中所有的居民將被消滅。亞巴辣罕規勸天主說：

你真要將義人同惡人一起消滅嗎？假如城中有五十個義人，你還要消滅嗎？不為其中的那五十個義人，赦免那地方嗎？你絕不能如此行事，將義人同惡人一併誅滅；將義人如惡人一樣看待，你絕不能！審判全地的主，豈能不行公義？（十八 23-25）

亞巴辣罕與天主之間的友誼的確經過長時間的培養：他可以告訴天主如何成為天主！甚至，天主學會交易的精神，並且與亞伯辣罕進行有趣的討價還價令人驚奇。最後，天主同意不消滅這座城，假如城中能找到十個義人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些章節理解為天主與人們之間發展友誼的實

例，這是一種在幽默和彼此坦誠中發展出來的友誼。這故事告訴我們，藉著建立這種關係，天主持續追求使人們成為祂的朋友，我甚至認為，祂要人彼此成為朋友。有關這點，我們將有更多的闡述。

你對這故事的反應如何？你是否更想要與天主建立友誼的關係呢？你想要擁有亞巴辣罕和撒辣與天主之間的那種友誼關係嗎？

亞巴辣罕與撒辣的後代

《創世紀》其他部分是有關亞巴辣罕及撒辣後代的故事。它是一個有關與天主發展友誼和遠離天主的故事。《創世紀》以若瑟和他兄弟的長篇故事作為結束。若瑟被他的兄弟出賣，然後氣度非凡地原諒了他們。這故事告訴我們這個民族是如何漸漸了解天主是誰，以及天主要他們成為誰。然而，在《創世紀》的結尾，選民是在埃及。這是下一部書《出谷紀》的開始，我們發現他們很快便淪為奴隸和受壓迫者。透過這些故事要繼續啟示的是，天主站在這世界的失敗者與無辜者這一邊，並且選擇與他們為友，使他們成為世界的光。

在順境的時刻，以色列人民想起他們被揀選成為天主的子民，並不是因為他們具有救贖的特質，而完全是出於天主愛他們。

上主喜愛你們，揀選你們，並不是因為你們比其餘的民族人數眾多；其實你們在所有的民族中，是最少的一個；而是由於上主對你們的愛，並為履行他向你們祖先所起的誓，上主纔以大能的手解救你們，將你們由為奴之家，由埃及王法郎的手中救出來（申七 7-8）。

當這些話觸動你時，你可能會發現把這章節中的「愛」（loved）改成「喜愛」（liked），會有幫助的。神學家詹姆士·艾力森（James Alison）指出，用「喜愛」（like）這個字更能表達天主對我們的疼愛，以及在我們陪伴天主時，所流露的真正喜悅⁶。

你能想到任何一則有關民族開創的故事，其中有對這民族，甚至是對他們的英雄如此公開的批評嗎？維吉爾（Virgil）的偉大史詩《埃涅阿斯紀》（*The Aeneid*）把羅馬人民建立的故事，講述為與重大逆境奮鬥的英勇傳奇。美國人民聽過建立「自由之地及英勇之家」的英勇革命故事。但是以色列人民的故事卻讚頌天主所行的奇事，不論他們如何，祂仍拯救他們。他們被描述為忘恩負義、懦弱膽小，當天主奇蹟似地拯救他們，並且渡過紅海後，他們卻想要回到埃及，他們曾為奴隸之地。

那些跟百姓來的雜族人甚是貪求口腹，連以色列子民也開始哭泣說：「誰給我們肉吃？我們記得：在埃及我們可隨便吃魚，還有胡瓜、西瓜、韭菜、蔥和蒜。現在我們的心靈憔悴，我們眼見的除『瑪納』外，什麼也沒有」（戶十一4-6）。

後來，到了預許之地的邊境，當偵察人員告訴他們，雖然那地方的確是流奶流蜜，但為兇狠的民族所防禦時，他們痛哭哀嚎。

全會眾都大聲喧嚷，人民哭了一夜。以色列子民都抱怨梅瑟和亞郎；全會眾對他們說：「巴不得我們都死在埃及地，都死在曠野裡！為什麼上主引我們到那地方死在刀下，叫我們的妻子兒女當作戰利品？再回埃及去，為我們豈不更好？」於是彼此說：「我們另立頭目，回埃及去」（戶十四1-4）。

當我們懷著同情心閱讀這些故事時，或許會承認我們是這些以色列人民的兄弟姊妹，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也不是英雄，即使我們看過天主在我們生命中的奇妙作為，我們仍時常是抱怨者和失敗者。然而，為某種瘋狂的理由，天主揀選他們和我們，

成為祂對整個世界承諾的傳遞者。

唯有真正的友誼、誠摯的喜愛能夠解釋如此瘋狂的忠實。當你反省這些章節時，你對天主有何感覺？

以色列人民進入福地之後的一連串故事，也沒有多好。甚至他們最偉大的國王達味也是一名淫亂者和殺人者。他的兒子撒羅滿最初以智慧處理國事，使以色列成為富強繁榮的國家，但是日後卻在拜偶像及淫穢行為中耗盡國家財富。其他大多數的國王都以自己的邪惡行為導致人民走上傷風敗俗的路徑。整個以色列民族就成了四周強悍異族的獵物，常常遭受敵人的攻擊，陷入國破家亡的狀況。最後，耶路撒冷城終於被巴比倫軍隊侵占，撒羅滿聖殿毀於大火，許多以色列人民，尤其是工匠與上流社會人士都被放逐到巴比倫。這是舊約中最淒慘的時期。以色列人民一定在心中自問，天主是否放棄了他們。或許我們也曾有過這種感覺。

但是，天主並沒有放棄他們。他們仍然是天主眼中的寵兒，是天主所揀選，將成為世界之光的民族。《依撒意亞先知書》第二部分的偉大預言（依四四一五五）便是寫於以色列人民流亡於巴比倫的時期。書中流露著天主仍然照顧他們，看守他們的真情，並且為了帶領他們重返福地而努力。

《依撒意亞先知書》的第二部分以「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吧！」作為開端。在第四十三章，依撒意亞主動提出這些大膽

的論述，肯定安慰了那些流亡而陷入絕望的人民：

但是現今，雅各伯啊！

那創造你的，以色列啊！

那形成你的上主這樣說：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你是我的。

當你由水中經過時，我必與你在一起；

當你渡河時，河水不得淹沒你；

當你在火中走過時，你不致烙傷，火焰也燒不著你。

因為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

我使埃及作你的贖價，以雇士和色巴來代替你。

因為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是貴重的，我愛慕你；

所以我拿別人交換了你，拿別的民族交換了你的性命。

不要害怕！因為我同你在一起，

我要從東方領回你的子女，從西方將你召集在一起；

我要向北方說：「交出來！」

向南方說：「不要攔阻他們，要將我的兒子們從遠方帶回來，

要將我的女兒們由地極領回，

就是凡歸於我名下，並為了我的光榮而創造，形成

和造化的人。」

(依四三 1-7)

天主畢竟沒有遺棄他們。天主仍然想要他們的友誼，並且信守祂對亞巴辣罕、依撒格和雅各伯的承諾。在這些字裡行間，天主以出於忠誠的愛，保證以色列子民將回到故鄉。

當你閱讀這些章節時，你是否聽見它們直接對你說話？你是否能夠想像天主對你說：「你在我眼中是寶貴的，我愛你」，即使你也時常對自己失望透了？

預許的默西亞

以色列人民獲得釋放後回到了福地。他們重建了聖殿，再次按照盟約生活。但是他們對盟約的忠誠仍然搖擺不定。貫穿他們整個忠實與背叛的歷史中，他們彼此提醒天主對默西亞（希臘文 *ho Christos*，即英文 *the Christ*）「受傅油者」的許諾，祂將開創天主和他們自己勝利的最後時代。

基督徒相信，這位第一世紀的猶太人，納匝肋人耶穌便是那許諾的完成者。的確，我們相信納匝肋人耶穌是天主成了血肉，天主降生成人。誠如《若望福音》所記載：「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獲得



永生」（三 16）。若望在耶穌受難前夕，藉耶穌之口的偉大祈禱，耶穌向祂的天父說：「父啊！時辰來到了，求你光榮你的子，好叫子也光榮你：因為你賜給了他權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是為叫他將永生賜給一切你所賜給他的人。永生就是：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十七 1-3）。

所謂的認識是指心對心的認識，是朋友之間的相互認識。這是天主希望我們有的一種認識。你對這樣的論述有何反應？這吸引你嗎？讓你害怕嗎？你想要知道這是否可能是真的嗎？

我要使你想起《若望福音》耶穌在最後晚餐時講的另一段話，以結束這一小段的聖經之旅。在第十五章，耶穌使用葡萄樹與葡萄枝的圖像，指出祂門徒的生活如何與祂自己的生活密切交織在一起。然後，祂說：

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你們如果實行我所命令你們的，你們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如此，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必賜給你們。這就是我

命令你們的：你們應該彼此相愛（若十五 12-17）。

我相信，這一席話不僅是為了那些在耶穌死前的最後一夜與祂共進晚餐的那些門徒，也為所有跟隨耶穌的人。所有的人都被邀請跟隨耶穌。我們都被召喚「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智七 27）。讓你自己聽聽耶穌對你所說的話吧。

我希望這些反省的練習已經讓你感受到，天主想要的關係是何等親密。我希望你已清楚意識到，天主的「子民」這個名詞指向全人類。創造宇宙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想要與每一個人建立友誼。

當你讓這些話語衝擊你時，感覺如何？無論你的反應為何，它們能夠提供你與天主交談或與天主子耶穌交談的材料。進行如此的交談是與天主發展友誼的方式。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談論的主題。

註釋

1 幾年前我在《美國雜誌》讀到這一則故事，但是無法找到參考資料。即使它是杜撰的，它與猶太人口傳的故事不謀而合。

2 詹姆士·艾力森（James Alison）以法國歷史學家及哲學家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的人類學理論為基礎，撰寫許多神學著作，其中，有「棲息於一個文本」的字句。見 *The Joy of Being Wrong, Original Sin through Easter Eyes* (New York, Crossroad, 1998) , *Raising Abel, The Recovery of Eschat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Crossroad, 1996) , *Faith beyond Resentment, Fragment Catholic and Gay* (New York, Crossroad, 2001) .

³ 聖經的每本書都有它自己從編輯到最後成書的過程。許多書取材於早期的口傳，有些書可能有單獨的文字資料。《創世記》便具有許多這類的傳統。我們所知道的最後編輯者，將資料收集後，編成一本前後一致的書。

⁴ E. A. Speiser, *Genesis, Anchor Bible*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 1964) , p. 25.

⁵ 在這點上，我要感激瑞士籍耶穌會士克里斯提昂·魯提斯豪生 (Christian Rutishauser) ，他是猶太研究的專家。

⁶ James Alison, *On Being Liked* (New York: Crossroad, 2003) .

第三章

與天主建立友誼的第一階段：吸引與紛擾

身為一名耶穌會士，我做過許多次聖依納爵神操。我也曾指導許多人做過神操。我提出這點是要說明我已經跟從依納爵的指引，為能建立與天主的關係，努力更認識天主和追隨聖神的領導，並且我已經帶領別人走過這個過程。《神操》是基督徒靈修的經典之作，內容包含建基在依納爵隨著天主的引導進入與天主更深關係的經驗上，一系列的祈禱操練。這是一本為那些指導別人做神操而寫的手冊。這整個操練的進行過程，在理想的形式上，需要暫時離開日常活動的三十天避靜，其中包括四個不同階段的祈禱與默觀。然而，為那些想要在短時間內經驗神操的個人或團體，也很容易找出變通和調適的方式。

經過多年做神操和帶領別人神操，以及反省與天主友誼的概念後，我相信我已經分辨出一種同時呈現於神操以及友誼經驗的發展模式，正如本書第一章所勾勒出來的。在本章與下一章，我想要和你一起探討這個模式，也請你思考在你與天主的個人關係中，是否有類似的經驗。藉著我提供的這些操練，如果你還不知道天主渴望得到你的友誼，我希望你會漸漸明瞭，並且進入與天主更深的關係中。但是，首先我要向那些難以相



信一位關懷和慈愛的天主的人說話。

為那些害怕天主的人的操練

粗劣及虐待的養育過程，常使某些人對父親或母親存留著可怕的形象；這種形象很容易轉移到天主身上。由於兒童時期所接受的教育，有些人的天主形象既恐怖又具威脅性。基於這類的原因，第一批耶穌會士之一的真福法伯爾（Peter Faber）有個恐怖的天主形象。在 1529 年，當他與依納爵一起在巴黎大學讀神學時，兩人成為室友。依納爵花了四年時間，耐心地幫助他準備好作神操。我假定依納爵設法幫助他信賴對於這位關懷和慈愛的天主的經驗，祂的計畫是為了我們的益處，而非檢驗我們以找出不足之處。終於，藉著我們所謂的牧靈諮商或靈修輔導²，法伯爾準備好作神操。他由經驗建立基礎，相信天主渴望他的友誼，這使得他能夠全心全意與天主建立密切的關係。

假如你對天主的害怕大過天主對你的吸引，或許你可以找一位靈修輔導員，他能如同依納爵對法伯爾那樣給你幫助。嘗試下列某一個或更多的操練，或許也能幫助你。開始做這些操練之前，花一點時間告訴天主你怕祂，而且但願自己不是這樣。用你自己的話表達，讓天主了解你的害怕，而且讓祂知道你想要改變你與祂之間的關係。

接著進行這個祈禱操練：做一些你喜歡的事，例如漫步於林間、曬太陽，或看看你的孩子、孫子孫女，或姪子姪女的相片。無論你喜歡做什麼，心中要懷著這個希望去做：你會開始把進行這事的感覺與天主連結在一起，因為這些情緒和反應正是天主與我們溝通的管道。

一位非常害怕天主的婦人喜歡觀看遊戲中的孩童。心中懷著上述的希望觀看一段時間以後，她感覺天主也喜歡這樣的活動；漸漸的，她感覺而且相信天主因她喜愛孩童而喜樂，並且樂於與她一起進行這活動。

你可以嘗試另一個操練：回想某位你所愛而且愛你的人。當你這麼做的時候，記得他或她是天主所創造的，就像你一樣由天主領受了在塵世的生命。當你持續反省天主慷慨的創造工程時，注意你對天主的感覺如何。

第三個操練，想像天主藉著上一章所引述的依撒意亞先知的話對你說：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
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你是我的。
當你由水中經過時，我必與你在一起；
當你渡河時，河水不得淹沒你；
當你在火中走過時，你不致烙傷，火焰也燒不著你。



因為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

（四十三 1-3）

稍後，天主又說：「你是寶貴的……，我愛慕你。」在你的祈禱中，祈求能聆聽到天主對你說這些話。花一些時間做這個操練。假如你開始感覺害怕天主，告訴天主你的害怕，並祈求有不同的感覺。

第四個操練，祈求聆聽耶穌對你說話，正如在最後晚餐時，耶穌對祂的門徒講話一樣：

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
的事。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
都顯示給你們了。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若十五 15-16）。

你能夠聽到耶穌稱你為祂的朋友嗎？繼續祈求，為能相信當祂說這些話時，祂正在談論你。

最後，我從《神操》取材改編成第五個練習。我在前文中提到依納爵的建議：在開始祈禱之前，想想天主如何注視著你，以及其他類似的思想。依納爵設想天主總是對我們感興趣，常

常留意到我們。最近，當我遵循這遺忘已久的勸告時，想到天主正等候我意識到祂的臨在，使我深感敬畏。仔細省思這一點，或許會幫助你相信天主對你的愛，以及祂對你感興趣。

天主的吸引

依納爵以「原則與基礎」的反省開始他神操的過程，它是相當枯乾又類似教理的一段文字：

人之受造是為讚美、崇敬和事奉我們的主天主，因而拯救自己的靈魂。

世界上的其他事物都是為人而造的，為幫助他們追求他們受造的目的。

結論是：對於取用事物，常該看自己受造的目的；它們能有多少幫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礙，便放棄多少。

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對一切受造物，在不被禁止而能自由選擇的事上，必須保持平心。因此，在我們自己這方面，我們必須不尋求健康甚於疾病，財富甚於貧窮，尊榮甚於屈辱，長壽甚於短命。其他一切，莫不如此。



更確切地說，我們所願意、所選擇的，只是那更能引我們達到受造目的之事物（操 23）。

人可以仔細省思這些話語，而領悟到它們是真實的，但是，若沒有對天主的經驗，亦即讓天主變得極具吸引力的經驗，我認為這些文字不會產生預期的效果。我相信《神操》中的這段抽象論述是建基在依納爵的天主經驗上——他體驗到這位神祕的他者以無法抗拒和慷慨的愛創造我們，並持續在我們生活的每一時刻支持我們。

依納爵相信，對天主創造的、支持的愛，人人都有經驗。假如我們注意這些經驗，會發現在那過程中，我們全心渴慕天主，同時有無比幸福的感覺。投身在這種經驗中，我們覺得萬事萬物與它相比，頓時黯淡無光。我們渴望這奧祕，遠超過我們想要其他任何事物或任何人。至少在那一刻，我們能擺脫對於人事物的紊亂牽掛，或是達到依納爵所說的「平心」；我們不想選擇任何會使我們遠離這渴望的事物，而這「我們不知道是什麼」的渴望對象，就是我們稱之為天主的奧祕。長壽、健康、財富與我們渴望的奧祕相比，都黯然失色。

在第二章，我們看到一些可能喚起對天主嚮往的聖經章節。回想你如何回應那些章節，可能讓你嚐到這對於「你不知道是什麼」的渴望滋味。為那些被吸引進而祈禱或讚美的人，試著

記起其中的一段時光。你能否想起那時你身在何處？正在做什麼？讓自己在記憶中品嚐那時刻吧。

這經驗是否就像詹姆絲 (P. D. James) 的小說《無罪之血》(Innocent Blood) 中所描述的呢？²

菲莉帕沉入全然的寂靜，坐著不動，有一種興奮愉悅的感覺流過她的全身，在不可思議中狂喜。甚至屋內無生命的東西，空氣本身，都遍佈充滿這色彩繽紛燦爛的喜悅。她注視窗台上的天竺葵。為什麼她以前從未發現它是如此的美麗？她看過市政府的園丁把天竺葵作為華麗而俗氣的應急之物，種在公園的花圃，堆積在政治性的舞台前；它是一種為家庭有用的盆栽植物，因為它茂盛生長卻不須多費心。儘管如此，這種植物卻是一種美麗的奇跡。每一朵小花捲曲著，就像小小的玫瑰花蕾開在毛茸茸又柔軟花莖的頂端。它們好似她自己的呼吸，無法覺察但不可避免地，向著光綻放。花瓣呈現出清澈透明的粉紅色，有淡淡的黃色條紋，以及扇形般的葉子，是多麼複雜的葉脈，多麼千變萬化的綠，每一片都帶著較深的鑲邊。威廉·布雷克 (William Blake) 的一些詩句在她的腦海中浮現，熟悉但有新意：「凡活著的一切都是神聖的。生命因活著而喜悅。」甚至她身體



不斷的變動之潮，她可以感覺到是柔和的、幾乎有節制制的流動，而非造成麻煩和令人討厭的每月排出體外的廢物。沒有廢物。凡活著的一切都是偉大整體的一部分。呼吸就是吸入喜悅。她希望自己知道如何祈禱，希望可以向某個人說：「謝謝祢賜給我這幸福的時刻。幫助我讓我的母親快樂。」於是，她又想起別的話語，雖熟悉但不知出處：「在祂內，我們生活、行動，並獲得我們的存在。」

你能想起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有相似的感覺嗎？或許你正注視一個孩子，或一位朋友，或落日。我相信這樣的經驗是天主藉著創造性的碰觸，渴望與我們建立友誼的例子；我們的心受到感動，我們想要天主想要的，亦即與我們稱之為天主的奧秘成為朋友。

天主的創造是出於愛和為了愛；對於創造的天主的經驗，構成了依納爵「原則與基礎」抽象話語的基礎。如果你留意這樣的經驗，你會意識到自己被吸引去與天主建立更親密的關係，進入友誼。當你享受這種經驗時，你投入與天主的關係，好似蜜月期一般。你想要與天主在一起，並且愈來愈體驗天主的臨在。反省並咀嚼這些經驗，能為你與天主建立深厚友誼打下穩固的基礎。

友誼的紛擾

在友誼的某一點上，人們意識到某些事出了差錯，而且蜜月期結束了。就與天主的友誼而言，我知道天主創造我是為了友誼，並且祂想要人與天主、與彼此，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世界；但是我知道世界並不是如此，我也沒有活出天主的夢想，世界和我都沒有達到天主的期望。我與天主的友誼出現了干擾。

在第二章，我們在第二個創造故事中看到，最早的人類為了想要相似天主而吃了禁果。他們開始害怕，穿上衣服，並且逃避天主。他們感到羞愧，覺得不配成為天主的朋友，並且等待懲罰。當你意識到天主的臨在時，你是否有相同的感覺呢？

在神操中，避靜者開始有羞愧和不配成為天主朋友的感覺，便是進入依納爵稱之為第一週的階段，是一個面對自己的罪和缺失，以及我們人類世界的罪和缺失的階段。避靜者面對的問題是真實而無法迴避的：「在我犯了如此多的罪，冒犯了祂之後，天主仍然想要我的友誼嗎？我們人類把世界弄得亂七八糟，天主仍然愛我們人類的世界嗎？」

在此宜有幾句提醒的話。我們可能受到這樣的誘惑：立即對過去的生活進行嚴厲的檢驗，好能看到我們所有的罪。然而，



需要承認的是我們不能夠看清自己的罪過。罪製造一個盲點，使我們看不到我們罪惡的真實本質。因此，我們需要祈求天主向我們揭露我們的罪，並顯示祂如何看我們和世界。以信賴的心祈求天主，因為除非我們已經經驗到關懷慈愛的天主，否則這樣的啟示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有上文提到的「原則與基礎」那樣的經驗。

但即使有經驗作為基礎而能信賴天主，我們發現要祈求這樣的啟示很難。然而我可以從經驗中證明，這並非如同你所預期的那樣令人害怕。以下有幾種方法可以著手去做。

操練 回憶起你與天主最近一次的友好和親密的經驗。現在，告訴天主你想要回到那種親密中。你可以說類似以下的話：

我知道在我們的關係中出了問題。如果我已經做、已經說了什麼，或是有什麼保留未做或未說的事情，請讓我知道。我覺得我沒有活出我們友誼的承諾；如果那些不當行為的後果正妨礙我們的友誼，請向我顯示。

然後想起在你過去的某段時期，讓記憶流動，相信天主會向你顯示你需要知道什麼。你可以重複進行幾次這樣的操練，回憶生命中不同的時期。不要勉強，也不要設法遮掩所有的事情。只讓記憶流動。天主聖神會提醒你需要知道及需要痛悔的事。

當你察覺自己在哪方面沒有達到天主對你的夢想，或在哪方面拒絕天主的友誼時，就與天主對話。注意天主如何回應你想要以天主眼光看你自己的願望。

這不是比你自已檢驗自己過去的罪，大大降低了威脅和輕視嗎？

當我說你應該注意天主如何回應你時，你可能不明白我說的是什麼。我不是在談論聽到天主的聲音，好似你們是在同一個房間一樣。你可能在你的腦海或是心中聽到一個聲音，好似天主對你有回應。或者你可能記起某段聖經章節、證道或演講的一些話語，似乎答覆，你從天主那裡聽到答案的渴望。你可能懷疑，是否這些思想或話語只是你過分活躍想像力的成果。但是你需要記住，天主能夠與你溝通的唯一管道便是透過你的想像力、你的記憶、洞察力和思想。它們是否來自天主，則是屬於分辨的問題。在第三部分，我會在其中一章探討分辨的過程。如果你覺得需要，現在就可以翻到第十四章，看看這過程。

操練 當你意識到自己的罪，或許會想要聆聽天主向你說出這些《依撒意亞先知書》上的話語：

你們應該洗滌，應該自潔，
從我眼前革除你們的惡行，停止作孽，
學習行善，尋求正義，責斥壓迫人的人，

為孤兒伸冤，為寡婦辯護。

現在你們來，讓我們互相辯論——

上主說：

你們的罪雖似朱紅，將變成雪一樣的潔白；

雖紅得發紫，仍能變成羊毛一樣的皎潔。（一16-18）

天主正對你說，你的罪被洗滌乾淨了。你能感覺天主的寬恕如治癒和沁涼的水，正流過你全身嗎？

當天主洗淨我們的罪時，會發生什麼事呢？天主不僅寬免懲罰，還使我們和祂恢復友誼。讓我們舉出兩則天主如何寬恕人的例子。

操練 在《路加福音》，耶穌用下面的故事回應那些對於他歡迎罪人並與他們一起進餐的指控（十五1-2）：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那小的向父親說：「父親，請把我應得的一份家產給我吧！」父親遂把產業給他們分開了。過了不多幾天，小兒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來，就往遠方去了。他在那裡荒淫度日，耗費他的資財。當他把所有的都揮霍盡了以後，那地方正遇著大荒年，他便開始窮困起來。他去投靠一個當地的居民；那人打發他到自己的莊田上去放豬。他恨不能拿豬吃的豆

莢來果腹，可是沒有人給他。他反躬自問：我父親有多少傭工，都口糧豐盛，我在這裡反要餓死！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裡去，並且要給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你的一個傭工吧！」他便起身到他父親那裡去了。他離的還遠的時候，他父親就看見了他，動了憐憫的心，跑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情地親吻他。兒子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了。」父親卻吩咐自己的僕人說：「你們快拿出上等的袍子來給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給他腳上穿上鞋，再把那隻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應吃喝歡宴，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了。」他們就歡宴起來。

那時，他的長子正在田地裡，當他回來快到家的時候，聽見有奏樂及歌舞的歡聲，遂叫一個僕人過來，問他這是什麼事。僕人向他說：「你弟弟回來了，你父親因為見他無恙歸來，便為他宰了那隻肥牛犢。」長子就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遂出來勸解他。他回答父親說：「你看，這些年來我服事你，從未違背過你的命令，而你從未給過我一隻小山羊，讓我同我的朋友歡宴；但你這個兒子同娼妓們耗盡了你的財產，他一回來，你倒為



他宰了那隻肥牛犢。」父親給他說：「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因為你這個弟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應當歡宴喜樂！」（十五 11-32）

這是蕩子的比喻。這個兒子在愚昧中做出揮霍放蕩的事，但是，按照當時的智慧，甚至以任何時代的觀點來看，這位父親在他的「愚愛」中更是揮霍無度。

在耶穌時代的農業社會裡，當年輕的孩子向他的父親提出分家產的事，聽到的人會驚訝無比。實際上，他等於在告訴他的父親說：「我巴不得你死了。」因為在當時的社會，只有在他的父親死後，他才可能拿到遺產。聽眾會預期父親有強烈的反應，至少重重地打他一記耳光，甚至做出更糟的事。耶穌的聽眾聽到父親同意請求，定會感到十分詫異。當父親因小兒子的行為可能淪為八卦話題傳回村莊，而更加蒙受恥辱時，聽眾可能在厭惡中聆聽。當他們聽到這孩子決定回到父親的家時，他們預期這孩子會受到應得的懲罰。根據他的所作所為，父親可以依法殺死他；至少他可以把他趕出家門，或派給他僕人的工作，但是絕不容許他踏進屋子一步。但是，這位父親卻歡迎這孩子重新回到家裡，並邀請整個村子一同歡樂。父親的作法可能使這個兒子再度背叛他。再者，甚至對於在憤恨中顯露真正本性的長子，父親也顯示出同樣揮霍的愛。

當你漸漸察覺你的罪時，你可能想要反省這個比喻。你是否體驗到天主以這樣揮霍的方式歡迎你回來呢？

操練 耶穌自己提出另一個天主如何寬恕的例子。我們在《若望福音》中讀到，伯多祿在耶穌苦難期間，三次否認自己是祂的朋友。耶穌復活後，在湖邊顯現給伯多祿。耶穌三次問他：「你愛我嗎？」伯多祿三次回答：「你知道我愛你。」每一次，耶穌都告訴他，去餵養「我的羔羊」、「我的羊羣」（二一 15-17）。耶穌用這溫和方式所做的，遠超過向伯多祿表明他已經得到寬恕，耶穌不會以他的否認行為來指責他；耶穌邀請伯多祿回到友誼，甚至讓他領導其他的門徒。雖然伯多祿沒有保證他不會再背叛這份友誼，但耶穌還是信任他。換言之，當耶穌寬恕，在他心中沒有存留絲毫的不信任。天主冒著受傷的危險，一而再地寬恕我們，因為藉著那樣的寬恕，我們恢復了與天主的友誼和親密關係。

許多與伯多祿認同的基督徒，已經在領悟到這一點時感到驚訝與幸福：即使他們深深得罪耶穌之後，祂仍然主動邀請他們進入親密的友誼與夥伴關係。你是否開始有這種驚訝與幸福的感覺呢？

這兩則福音故事強調天主寬恕的真實內涵。天主不會報復，甚至不會對人懷恨在心：天主把我們帶回親密的友誼中，我們可以再次冒犯祂。再者，儘管我們的性格軟弱，天主仍把對別



人幸福的責任託付給我們。就是這種寬恕，導致我們想要成為天主相信我們能夠成為的那種人。然而，我們再次失敗不是不可能的。的確，我們真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依納爵在《神操》中勸告那些深深意識到自己罪惡的人，與十字架上的耶穌對話。依納爵邀請我們想像自己站在十字架下，知道自己如何經常辜負天主的友誼，並且問祂：祂怎麼會變成和我們一樣，並為我們的罪而死。依納爵接著說：「對禱應是真正的談話，就如朋友與朋友，僕人與主人談心一樣；有時祈求某項恩寵，有時承認自己犯的某項罪過，有時訴說自己的心情，有時對某事請求指導」（操 54）。在這簡短的批註中，依納爵認為，我們在自己與天主的關係上，能夠有不同感受——有時是一名不夠稱職的僕人，有時是一位朋友，雖然不配。

那些能夠在想像中用眼睛注視耶穌的人，知道祂看到真實的我們，並且找到愛與寬恕，因而有一種如釋重負的美好感受。那些祈求天主向他們顯示他們自身罪過的人發現，使他們愉悅的是，當他們為自己一直以來的生活方式感到羞愧和流淚，他們也同時卸下了心靈重擔。他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意識到天主在他們有罪的狀況中仍愛他們，並且仍然想要他們的友誼。他們已經經歷了蜜月期以及意識到自己離天主期望有多遠的混亂階段，而他們仍然感到被天主所愛和歡迎。

世界又如何？

你和我不是唯一沒有達到天主期望的人；整個世界似乎走在通往地獄的道路上，一點也不是天主想要的繁花似錦、草木蒼翠的樂園。世界的歷史似乎是一則迷失與衰落的故事，而不是進步的故事。你可能想知道天主現今如何看待這世界。即使沒有明確表達出來，這是貼近我們內心的問題：「天主已經放棄我們的世界嗎？」我想要幫助你設法解決這潛伏在我們意識的邊緣，卻往往沒有表達出來的恐懼。

操練 回想起上次你與天主親近的時刻。你想要感覺天主親密的臨在，為能祈求天主幫助你面對自己對目前世界情勢的害怕，並且深信天主仍然愛這個世界。然後，你可以閱讀報紙，並且讓那些故事觸動你。你可能因著你所讀的內容而感到哀傷、氣憤或極度不安。向天主父或向耶穌談談你的感覺。詢問天主對你讀到的報導有何反應。祈求天主指示你需要看到的事，並且了解那些在你閱讀時影響你的恐懼。

有一次我在課堂上講課，我開始討論內心充滿極大幸福感和強烈渴慕天主的經驗。學生也回憶起他們自己類似的經驗。一位來自澳洲的修女說：「我在一座大城市的貧民區工作。有時當我晚上回到修院開始祈禱時，我因哀傷和心碎而啜泣不



已。」教室裡一片寂靜。我問她是否還想再有這種經驗。她說可以，但是希望不要如同家常便飯一般頻繁。我接著說：「我猜想妳可能經驗到天主的哀傷與心碎，因我們對我們的世界所做的一切。」

我已經漸漸相信，當我們為別人的喜悅及痛苦所觸動，我們內心的深受感動正反映出天主的心。或許我們所做的一切以及對彼此之間的所作所為，使得天主心碎。或許你對報紙登載的新聞的反應，也正是天主所經驗的反應。

在本書中，我們稍後要談談在面對使許多人喪失生命的自然災難時，與天主建立友誼是什麼意思。我在那奪去無數生命的東亞大海嘯一週年時寫了這部分，從那一年起，自然災害發生率是空前未有的，至少在我有生之年如此。

操練 祈求天主的臨在。在你的想像中，與天主一起走向加爾瓦略山。回憶起天主對我們世界的美夢，整個故事現今達到高峰。天主已經揀選以色列人民成為世界的光。默西亞，天主的受傅者，世界的救主將出自這民族。基督徒相信納匝肋的耶穌便是那位默西亞。祂已經以言以行顯示出天主的盼望，為能使天主的美夢得以實現。現今天主自己的人民把耶穌交給異教的羅馬人釘在十字架上。換言之，猶太人與外邦人共謀摧毀天主的希望，即納匝肋人耶穌。

釘在十字架上是一種殘酷的死亡方式。當這駭人聽聞的事

實揭露時，天主支撐著這個世界。問一問天主有何反應。聆聽身受這恐怖死刑的耶穌所說的話吧：「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二三 34）。或許這些話能讓我們一窺天主對這破碎又墮落的世界的態度。假如在這恐怖的事件後，天主仍不放棄這個世界，那麼天主絕不會拋棄這世界，或許是真實的。

我希望藉著這些操練，你已經深刻地進入與天主親密的友誼，並且已經漸漸知道天主渴望你的友誼。這種渴望不會受到你的罪惡和過失，或一般人類的罪惡及過失而改變。在下一章，我想要透過一些對於與納匝肋人耶穌的關係的反省以及操練，進一步闡述與天主建立友誼的觀念。

註釋

¹ 靈修輔導員是某位你能和他談論你與天主之間關係的經驗的人。靈修輔導員能夠是神職人員或平信徒；唯一的必備條件是你相信他或她能夠協助你與天主的關係。接受某些你所需要的靈修交談上的訓練，也能對這樣的輔導員有所幫助。

² P. D. James, *Innocent Blood* (London: Penguin, 1989), p. 255.

第四章

深入天主的友誼：認識耶穌如同一位朋友

如果你已經進入與天主的親密關係中，你現在可能注意到你內心渴望的轉變。你可能開始想要更加合作地參與創造的神聖目的。假如你是一位基督徒，或許你想要更親密地認識耶穌，你在他的目光中看到寬恕與愛，為能更熱切地愛他並更緊緊地跟隨他，這便是依納爵在神操的第二週設定的渴望。如果這是你的渴望，你想要耶穌啟示他自己，讓你知道使他這樣行事的原因、喜愛和憎恨什麼、他的夢想。為愛上耶穌和渴望跟隨他，這種啟示是不可或缺的。根據第一章所勾勒出的友誼發展的體系，凡是那些與上主的關係達到這種境地的人，進入一個傳承的階段。

在更加清楚成為耶穌的夥伴意味什麼的同時，這個階段有它的起起伏伏。總之，假如我們成為他的夥伴，我們可能會遇到他所遇到的同樣阻礙和敵意，遭受同樣的命運。因此，在這個階段裡，我們經驗到耶穌的吸引、他為人的方式和阻礙。凡是那些堅持保有與耶穌持續成長友誼的人，發現他們愈來愈自由地擺脫阻止他們跟隨耶穌，及追隨天主在這世界計劃的一切事務。

透過默觀福音認識耶穌

如果你現今正渴望更親密地認識耶穌，你已經體驗到治癒和寬恕，那麼你能夠開始默觀福音。依納爵所指的默觀是一種使用福音作為祈禱的簡單方法。你開始每次的祈禱時，表達自己渴望更親密地認識耶穌，為能更深地愛他和更緊緊地跟隨他，然後，你讀一段福音，讓它如同一本優良小說般激起你的想像力。

人們有不同型式的想像力。有些人的想像能夠如同一幕一幕的電影。他們觀看並且聆聽呈現在他們想像中的每一幕情景。我沒有那種想像力。我幾乎看不到任何景象。我的想像力不是圖像式的；我似乎憑直覺知道故事或感受它。經由意識到我對故事發自內心的反應，會幫助我了解和信任自己的想像力——當我聽到有人不慎用錘子敲打到他自己的手指時，我皺眉蹙額；當我聽到人們痛苦和失落的故事時，我哭泣。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滿足和信賴我們擁有的想像力。在默觀福音的故事，不要怕讓你的想像力飛舞。

福音是寫成的故事，為能吸引住我們的想像力、心靈與理智，好使我們能夠認識、愛慕和跟隨耶穌。它們的目的是引起反應，最終喚起在行動中顯示的信仰。它們不是傳記、歷史文件或神學論述。

當你懷著更加認識和愛慕耶穌的希望默觀福音時，重要的是：記住納匝肋人耶穌是誕生在羅馬帝國統治下巴勒斯坦地區的一名歷史人物。許多基督徒由於所受的訓練和教導，難以接受耶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他們能夠說耶穌是完全的人，但是大多數的教理訓練及宣講強調他的神性。誠實地說，許多基督徒以為稱耶穌為神聖的，表示他事事皆知，包括未來；他總是知道別人在想什麼，因為他能夠洞察人心；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任何事，因為他是天主。事實上，這種對納匝肋人耶穌的觀點，並不看重他的人性；許多基督徒只有當反省耶穌在十字架上恐怖的苦難時，才仔細考慮他的人性。

聖公會主教，亦是新約學者的湯姆·賴特（N. T. Wright）¹以這種類似的方式闡述並提出另一種可能：

長久以來，西方正統信仰對天主有一種過度崇高、超然和壓迫的看法；常常傾向以這種觀點來著手處理基督論，並且嘗試將耶穌放入這個框架。結果是：這位耶穌只是表面上像真實的人，但實際上卻不如此。我不主張我們要知道「天主」這個字的意義，並且設法將它套在耶穌的身上。相反地，我建議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慮這名年輕的猶太人，渾身是膽，充滿冒險精神，帶著看似瘋狂的使命，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公開指責在聖殿進

行交易的行為，與他的朋友再一次用餐，並且死在羅馬人的十字架上——我們應以某種方式，容許「天主」這個字對我們的意義，重新聚焦在這個觀點上。

默觀福音時，請把這個忠告牢記於心。務必要認真對待耶穌的人性，即使當你反省祂的神聖屬性時。天主相當認真地對待人性，而成為我們中的一份子。如果我們輕忽天主降生成人所做的一切，我們便沒有尊崇事奉天主。

當我們在依納爵建議的默觀方法中，運用想像力，我們相信天主聖神會向我們啟示有關耶穌的重要事蹟，使得我們愛祂並且想要跟隨祂。我們能夠開始認識別人的唯一方法是透過啟示；另一位必須向我們揭露他／她自己。默觀福音時，我們就是請求耶穌向我們自我啟示。

默觀福音的例子

依納爵在《神操》第二週中提出兩種默觀的模式。從這些操練中舉出幾點，可能幫助你了解他所建議的是什麼。

取自福音作為默觀題材的第一個故事便是降生奧蹟。《路加福音》記載著：「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俾額爾奉天主差遣，往加里肋亞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去」（路一 26）。依納爵呈現



自己的想像力如何受到這些聖經字句的感動：他想像在天上的交談，天主聖三俯視整個世界，看見它如此的悲慘，決定派遣聖子。聖經隻字未提這樣的天上交談，但是，「奉天主差遣」這幾個字推動依納爵的想像方向。你也可以讓這些字句觸動你的想像力，希望藉著這樣的途徑，你能學到一些有關天主行事的方式。

以下是依納爵在默觀降生奧蹟第一端的建議：

我觀看各式各樣的人：有人在這裡，有人在那裡。

第一、那些分佈在地面上的人，如此不同的服飾和舉止；有的白的，有的黑的；有的在平安中，有的在戰火中；有的哭泣，有的歡笑；有的健康，其他的生病；有的剛出生，有的即將死去等等。

第二，我觀看並存想天主三位，坐在祂們可說是莊嚴的君王寶座上。祂們正在俯視地面各處；祂們看見所有民族都在如此極端的盲目中，以及他們正如何死去，並且墮入地獄。

第三，我觀看聖母和問候她的天使；然後我加以反思，從我所見的事物獲得神益（操 106）。

在第二端及第三端建議中，依納爵邀請避靜者聆聽人們正

在說什麼，細想他們正在做什麼。依納爵是讓你全權運用想像力來默觀這段章節。嘗試看看會發生什麼。如果你感到激動，就和瑪利亞或若瑟交談，懇求他們幫助你了解所發生的一切。與耶穌或天主父談談。每一段祈禱結束後，用幾分鐘反省所發生的一切，或許簡短記下要點。你可以在另一個時機回到同樣的默觀中，決定是否還有更多要看、要聽、要學習的。

在第二次默觀——耶穌聖誕時，依納爵告訴避靜者想像發生的地方。「這裡是藉想像力觀看由納匝肋至白冷的道路。思量它的長度和寬度，是否平坦，或彎曲穿過山谷和丘陵」（操112）。雖然依納爵曾經到過聖地，但是他沒有描述地形；反之，依納爵留給當事人發揮想像力的空間。歷史中有多位藝術家憑著自己的想像力，採用他們熟悉的人物與景色，畫出福音的場景。許多畫家，如林布蘭（Rembrandt）和卡拉瓦喬（Caravaggio），讓自己成為畫中的人物。這便是依納爵鼓勵的想像力。

從依納爵自己默觀耶穌誕生的經驗，我們也能夠對默觀的方法略知一二。他讚美聖家的貧窮，然而由於他自己的社會背景（他出生在巴斯咯的貴族家庭），他無法相信瑪利亞身邊沒有女僕協助她，雖然從歷史的情況來看，這似乎是極不可能的。因此，在默觀耶穌降生的第一端，他寫道：

這是觀看人物：也就是觀看聖母、若瑟和女僕，以

及剛誕生的嬰孩耶穌。我把自己看成一個貧窮、微小和無用的僕人，注視他們，默觀他們，並盡我所能地滿懷敬重尊崇，伺候他們的需要，好似我就在那裡（操 114）。

這種默觀鼓勵我們每一個人，讓想像力飛舞。我認識的一位小兒科醫師幫助瑪利亞生下小耶穌；一位年輕的耶穌會士為嬰孩耶穌擊鼓；一位待產的母親從瑪利亞手中接受嬰孩耶穌。

在這兩個默觀之後，依納爵很少提出他的建議，因為他不想妨礙作神操的人，也不想要那位講授神操者干預。依納爵認為那位講授神操者應該：「讓造物主同受造物，受造物同他的主天主，直接往來就好」（操 15）。我鼓勵你運用福音故事，將它當作耶穌對你自我啟示的工具。記住，不要太快就跳到耶穌神性的思想。讓他的人性向你啟示天主是誰，以及天主希望你如何在你的人性生活上活出天主的肖像。

耶穌是一位難以相處的朋友

當你漸漸認識並愛慕耶穌，你會注意到他常常與你不期而遇。耶穌有時會是一位難以相處的朋友，他會挑戰人並有所要求，正如他也支持和安慰人一樣。有時候，你可能想要告訴他這類的事情：「我能夠了解為何你的許多門徒離開了你。你太

過分了。為我來說，試圖像你那樣過活，真是荒謬。」你可能十分了解為何他的親人擔心他瘋了（谷三 21），以及當時的宗教領袖相信他附了魔（谷三 22）。

在這友誼上向前邁進的唯一方式，便是告訴耶穌你真正的感覺和想法，然後等待他的回應。耶穌以不同的方式答覆不同的人。有些人有充滿鮮明活潑想像力的對話，耶穌在對話中常有驚人之語。例如，一個正與成癮問題掙扎的人祈求耶穌除去它。他聽到耶穌說：「我不能夠，但是我們能夠一起克服它。」對其他人而言，一句浮現於腦海的聖經章節，可能令他感到好似對祈禱的回覆。有時，回應在一天或一週中稍晚到來，如同「啊哈」——恍然大悟的經驗，使某些情況終止，或是指出向前的途徑。

大多數在這種默觀途徑中與耶穌同行的人，會漸漸意識到跟隨他是有所要求，並具有挑戰性。他承諾的只有他的友誼，以及參與他使命計畫中的一份承擔。我們在《馬爾谷福音》看到這點：在某一處，對於耶穌的問題：「你們說我是誰？」，伯多祿以「你是默西亞」回答（八 29）。耶穌以嚴厲的教導回應：

耶穌便開始教訓他們：人子必須受許多苦，被長老、司祭長和經師棄絕，且要被殺害；但三天以後必要復活。耶穌明明說了這話。伯多祿便拉他到一邊，開始

諫責他。耶穌卻轉過身來，注視著自己的門徒，責斥伯鐸說：「撒殫，退到我後面去！因為你所體會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

他遂召集羣眾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和福音的緣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而賠上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人還能拿什麼作為自己靈魂的代價？誰若在這淫亂和罪惡的世代中，以我和我的話為恥，將來人子在他父的光榮中，同諸聖天使降來時，也要以他為恥」（谷八31-38）。

真是一位難相處的朋友。當你默觀這類的聖經章節時，你會有不同的反應。你可能不喜歡其中的某些反應。不要害怕你的任何反應。只須和耶穌談談它們。你可能也想要和故事中其他人物談一談，知道他們對耶穌的觀感。例如，你可以問伯多祿，當他聽見耶穌預言自己的苦難時，為何他有那種反應？當耶穌大聲斥責他時，他有什麼感覺？

認識耶穌，毫不誇張地說，會讓人有挫敗感。《馬爾谷福音》舉出一個耶穌使人感到十分困窘的例子。緊接著前一段事件，記載了一名青年跑來問耶穌：「善師，為承受永生，我該

做什麼？」

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善？除了天主一個外，沒有誰是善的。誠命你都知道：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欺詐，應孝敬你的父母。」他回答耶穌說：「師傅！這一切我從小就都遵守了。」耶穌定睛看他，就喜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樣：你去，變賣你所有的一切，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背著十字架，跟隨我！」因了這話，那人就面帶愁容，憂鬱地走了，因為他有許多產業（谷十17-22）。

因為這個人沉迷於他的財產，他不能夠隨著他的渴望做得更多。注意，他滿懷憂鬱地離去：他知道正喪失一些珍貴的東西。當你默觀這段福音時，你有什麼感覺？

你可能有時發現自己感受到類似這位富人所感受的。你可能也想要更完全地跟隨耶穌，但覺得有什麼東西阻礙你如願。你知道對耶穌完全的奉獻，意謂著犧牲一些在你生命中你相信是非有不可的東西。你怎麼辦呢？當我講完有關祈禱的主題後，一位教授和我作了這樣的交談：



「我想要擁有與天主更密切的關係，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真正要親近天主，我必須要做一些我不想要做的事。」

「你為何不告訴天主，你不想做它呢？」

「我可以嗎？」

「我們正談論到友誼。你可以在你的內心告訴天主任何事，然後，看看天主如何回應。」

這也是我要給你的忠告。任何在這些默觀中發出的事物，都有利於你與耶穌的關係。記住，友誼的發展有賴於彼此的坦誠。

當這位富人離去，耶穌對他的愛減少了嗎？因這位教授的固執，耶穌對他的愛減少了嗎？如果你已經認識耶穌，我確信，你會得到答案。對我而言，我不相信耶穌對這名富人的愛會減少，但是我真的相信，耶穌是失望的。然而，我覺得他的失望出自這個人沒有和他繼續對談，卻黯然走了。如果他留下來與耶穌一起，他或許會說：「我不能夠放棄我的財富，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幫助我！」這可能會繼續他們的對話，友誼或許會增長。你可能想要繼續看緊接的章節，為能延長你的福音默觀，在那些字裡行間，耶穌驚訝地表達：那些有錢財的人，進天主的國是多麼難啊！

默觀耶穌的苦難與死亡

懷著更認識耶穌、更熱誠地愛他、更緊密地跟隨他的渴望，來默觀福音，無可避免地把我們帶往十字架。當我們與耶穌一起走向耶路撒冷時，我們發現自己處在想要分享他的苦難與死亡的境地中，或許內心仍十分恐懼。我們已準備好進入依納爵所謂的神操第三週。我們再次祈求耶穌自我啟示，但是這次我們尋求的是艱苦的啟示：當他沒有其他人可以信賴，只能信靠他的父，度過這恐怖的一週，為他而言是什麼滋味。這啟示是艱難的，因為看見這令人心痛的一切：至今已經成為我們親密朋友的耶穌經歷這極度的痛苦，遭到朋友遺棄和其中一位出賣，他自己宗教的領袖們指控他，受到鞭打、嘲弄，最後赤裸裸地被釘在羅馬人的十字架上，慘不忍睹的死去。

那些默觀這些情景的人常常發現，他們抗拒自己所渴望的啟示。他們可能關注這情景中的其他人物，而不是耶穌。他們可能發現自己生天主的氣，因為祂讓這樣可怕的事發生。但是如果他們持續祈求耶穌自我啟示，他們會發覺自己被吸引進入對耶穌更深的愛和更深的同情之中。我輔導的一位女士，當耶穌最後死亡時，她哭泣，但也如釋重負。默觀十字架上的耶穌帶來沉重的負荷。但是正如分擔一位朋友在病痛死亡過程中的

痛苦，是一種安慰，同樣，分擔耶穌的受苦、苦難和孤獨，也是一種安慰。

當我們看見自己對天主的所有假象都一一被摧毀時，有時會是令人痛苦的。耶穌體驗到天主無能為力保護他免於這極可怕的經歷。我們自己無意識中經常懷有的天主形象是一位拯救者，祂讓善人免於悲慘命運，並介入擊倒我們的敵人。這種想法現在破滅了。然而，這種經驗有時也是加深我們與天主友誼的機會。如果我們繼續走在彼此坦誠的道路上，我們可能了解坎特伯雷（Canterbury）總主教羅文·威廉斯（Rowan Williams）據他的觀察所提出的真理：

我們需要……將父（the Father）的軟弱與無能為力，看作是子（the Son）在這腐敗和受奴役勢力控制的世界中所感到的無能為力，不可避免的必然結果……。「天主」消失在十字架上：在共同分擔中，父與子仍同性同體，存留在祂們憐憫的軟弱中²。

威廉斯把最後一句的「天主」放在引號裡，因為消失的「天主」是那些像蓋法（以及我們，如果我們誠實的話）的人幻想的「天主」，他們相信的是一位脅迫和報復敵人或罪人的大能天主。

默觀復活的耶穌

面對耶穌受辱及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的強大衝擊，是體驗真正復活喜悅的唯一途徑。在神操最後階段——第四週，作避靜者祈求分享自死者中復活的耶穌的喜悅，但是唯有與耶穌分享他在十字架上的體驗之後，方能進入那份深度喜悅。

復活的耶穌告訴前往厄瑪烏的兩位門徒說：「默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才能進入他的光榮嗎？」（路二十四 26）我不將它視為天主永恆的法令，而將它視之為默西亞的宣告：他必須經過這個苦難，才成為現在的他。即使在光榮中，他仍然有傷痕；復活並沒有抹去那恐怖的記憶。相反的，因他的復活，我們發現他被釘十字架和死亡並不是結束。這便是天主寬恕之愛值得讚揚的記號：在耶穌內，天主接受我們人類能夠想出的最殘酷的壞事，但卻不以毀滅我們來報復。即使我們能夠做出最惡劣的行為，也不會打消天主在友誼中擁抱我們的渴望。

復活的喜悅就在於耶穌是真實地活著，天主已經使他的肉身由死亡中復活，而且他的復活將會是我們的復活。當你經由默觀他的復活而領受恩寵，分享他的喜悅時，無論在你生命中發生什麼事，你絕不會再絕望，因為你深切體驗到耶穌復活了。你和他結合為一，並且將分享他的復活。

如果你與耶穌的友誼已經到達這地步，你現在會想要體驗他的喜悅，就是那份他想要與他所有的朋友分享的喜悅。正如在與耶穌發展友誼的其他階段一樣，告訴他，你渴望分享他的喜悅，現今在光榮中認識他，為能更加愛他和相似他。然後，默觀福音中某些或所有有關復活的情景，讓它們觸動你的想像力。在經歷了十字架上失去「天主」的恐懼之後，當你運用想像力進入這些洋溢著喜悅的故事時，看看在你身上會發生什麼。

在托爾金（J. R. R. Tolkien）的《魔戒三部曲》第三部書中的一幕，傳達出幾分復活的耶穌顯現時門徒所經驗到的喜悅。黑暗之王索倫的王國已經摧毀，絕望的世界已經獲救，至少暫時如此。哈比人（或半身人），佛羅多與他的忠實僕人兼朋友山姆也獲救了。山姆甦醒，聞到甜美的芳香，他看見原以為已經死了的巫師甘道夫。山姆說：

「甘道夫！我以為你死了。然後我以為我自己死了。是否一切悲慘的事都會變成不真實的呢？世界將會怎樣呢？」

「龐大的陰影已經遠離了。」甘道夫說，然後他笑了，笑聲好似音樂，或者像乾旱之地的水聲；當山姆聆聽時，他想起來他已經有無數的日子沒有聽到笑聲，如此歡愉的聲音。傳入他耳朵的好似他曾聽過的所有喜悅

的回響。但是他放聲大哭起來。正如細細的雨絲在春天輕柔的風裡落下後，陽光顯得分外明亮，他的淚水止住，笑聲湧出，一邊笑，一邊從床上一躍而起。

「我感覺如何？」他喊道：「哎呀！我不知道怎麼說。我覺得，我覺得」——他揮舞著雙臂——「我覺得好像嚴冬過後的春天，陽光透過樹葉灑下來，好似號角和豎琴，以及我曾聽過的所有的歌」³：

當你默觀耶穌顯現給他門徒的情景時，或許你會有和山姆同樣的感覺，當他和佛羅多經歷了失望並且似乎毫無成果地走向毀滅之山的旅程之後。

你覺得你與耶穌的關係如何？你更加認識他，更加愛他嗎？他更認識你，更喜歡和你在一起嗎？在一次會省的避靜中，避靜導師之一的耶穌會士肯尼思·休斯（Kenneth Hughes）要我們想像某人死後遇見耶穌，這使我深受感動。這人對耶穌說：「我真希望生前更加認識你。」耶穌回答說：「我希望我對你有更多的認識。」這真是改變我生命的一次想像。

我希望透過這些對耶穌的生活、死亡和復活的默觀，你已經漸漸認識他，視他為朋友，並完全按照他身為人的方式生活。

註釋

¹ N. T. Wright, "How Jesus Saw Himself," *Bible Review* 12, no. 3 (1996), p. 29.

² Rowan Williams, *On Christian Theology* (Oxford: Blackwell, 2000), p. 121.

³ J. R. R. Tolkien, *The Lord of the Rings*, book 3, *The Return of the King* (New York: Ballantine, 1965), p. 283.

第五章

聖神與天主朋友的團體

由於《神操》很少明確地提到聖神，深受神操薰陶的我，最初在這本有關與天主友誼的書中沒有提及聖神。當然，在這點上，我與大多數的基督徒沒有區別，對他們而言，聖神是三位一體的天主中被遺忘或最少提及的那一位。這是當我即將完成這本書時，我在祈禱中覺察到缺少某一部分，意識到我沒有放入有關經驗聖神活動的操練，聖神持續的行動，吸引著所有的人與天主、彼此、以及整個受造的世界建立友誼關係。

我們在福音中多次讀到有關聖神的記載。天使加俾額爾向困惑不解的瑪利亞保證：「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將庇蔭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路一 35）。瑪竇也證實相同的傳統信仰：「瑪利亞……因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路一 18）；有一位天使在夢中向若瑟保證說：「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路一 20）。瑪竇、馬爾谷、路加都記載，耶穌在約旦河受洗後，被聖神領到曠野。路加寫道：「耶穌充滿聖神，由約但河回來，就被聖神引到荒野裡去了」（路四 1）。他在那裡受魔鬼的誘惑。在描述了魔鬼的誘惑和耶穌的回應後，路加說：「耶穌因聖神的德能，回到



加里肋亞」，開始他的公開宣講生活（路四 14-15）。

明顯的，福音作者相信耶穌在他的生活和宣講上充滿聖神的德能。《若望福音》告訴我們，耶穌承諾同一位聖神在他死後要降臨到他的門徒身上（若十四 15-17；25-27；十六 12-15）。

《路加福音》記載復活的耶穌，在升天之前，對他的門徒說：「看，我要把我父所恩許的，遣發到你們身上；至於你們，你們應當留在這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路廿四 49）。路加的另一本著作《宗徒大事錄》明確指出這「自高天而來的能力」便是聖神。在《若望福音》裡，當耶穌在復活節的晚上，向這羣迷失又絕望的門徒吹氣時，他們領受了聖神。

我建議你花時間默觀一些其他有關聖神傾注的情景，懷著這渴望：覺察到同一聖神傾注在你和我們所有人身上。誠如前文提及的，天主對你的友誼的渴望，包含祂與每一個受造的人成為朋友的渴望，祂並渴望他們形成一個友誼的團體。如果我們想要自己與天主間的友誼不斷成長，我們也需要不斷增強我們擁抱天主的其他朋友的能力，換言之，就是成為教會。

晚餐廳

我們可以用《若望福音》敘述的晚餐廳情景來默觀聖神（若廿 19-23）。你可以意識到，那些既害怕或許又無望的門徒，如

何擠在房間裡。他們彼此如何互動？想像你自己在耶穌進來前和離開後，與他們在一起的情形。

知道這點可能對你有幫助：若望在講這故事時，間接提到《創世紀》的第一個創造故事。我們讀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風在水面上運行」（創一2）。希伯來原文中的「風」一字，可以譯為「氣」或「神」。

就在門徒們陷入黑暗與絕望的時刻，耶穌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若望認為那是新創造的開始：「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說：『你們領受聖神吧！』」（若二十1-22）。當你默觀這情景時，在門徒和你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次，我的同事和我受邀去協助一個男性修會團體的會議。他們需要對未來生活的安排作某些決定。他們想要在聖神的引導下作這些決定。會議開始時，我們請他們針對他們團體的期望與夢想，花一些時間祈禱；之後，在小組中分享當他們祈禱時，發生了什麼事。當我們聆聽不同小組的分享時，清楚聽到他們彼此憤恨和相互猜疑；因此，他們不信任這種作決策的過程。我的同事和我對瀰漫在團體中的憤怒與不信任，感到無比的驚訝。我們沒有時間彼此討論如何進行下一步。突然，我想起耶穌進入門徒聚集的房間之前的那一幕。我把它視為來自聖神的靈感，說了以下的話：



我剛剛想起《若望福音》中晚餐廳的情景。我能夠想像那些男女信徒的感覺，尤其是那些曾經否認和背棄耶穌的男人們。他們應會感到某些絕望。那位他們曾深信是默西亞竟然如此淒慘地死去，令人多麼失望呀！無庸置疑地，憤怒難以平復，而且他們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或許他們開始相互指責：「至少我沒有否認我認識他。」「我和婦女一起在十字架下時，別人都到哪裡去了？」總而言之，你們能夠看得出來，他們可能與你們今晚感受和表達出來的一樣，有過某些類似的情緒。如果你們在明天早晨開會之前，有一些時間，懷著你今天晚上的經驗，默觀這個情景：祈求耶穌來到你們中間，誠如他來到首批門徒中間一樣。明天早晨，你們可以告訴別人發生了什麼。

第二天早晨，團體大部分的人都回來了，但是氣氛已經有所改變。

他們發言時，不再為團體的現況相互指責。每一個人都對某些困難負起責任，每一個人都表達了希望，藉著聖神的臨在，他們可以同心協力，做出必要的團體決定。他們對耶穌向他們噓氣的默觀，已經造成團體的某種轉變。他們漸漸成為主內的弟兄團體。這故事或許使你想起自己生命中某些相似的狀況，

使這默觀成為你個人的。在你的教會或團體中，你是否經驗到耶穌向你們噓氣？

聖神降臨

你可能緊接著想要默觀《宗徒大事錄》第二章所描寫的聖神降臨的情景。注意，對這群來自不同背景、已經如此恐懼、或許還互不信任的門徒身上，聖神的力量發揮了什麼作用。空氣中似乎瀰漫著新的氣息。他們現在要盡可能地在大庭廣眾面前，宣稱一位被釘在十架上的人就是我們期盼已久的默西亞，他甚至寬恕那些釘死他的人。他們能夠被說不同語言的民眾所了解的事實，指出了藉著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以及聖神的降臨，克服了《創世紀》中，因建造巴貝爾塔而造成的語言隔閡。在這一天，耶路撒冷的人們開始了解早已隱含在耶穌使命中的信息：基本上，新創造是包括整個人類家庭，在那裡沒有種族、語言或文化的區分。

當你讓這情景啟發你的想像力時，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如果你願意，你可以默觀《宗徒大事錄》第四章 32 至 37 節所記載的新興團體。那可能是一個理想化的團體，但是它述說聖神的影響，以及天主願意這團體受到聖神的推動。

聖神與外邦人

你可能想要嘗試另一個默觀：《宗徒大事錄》第十章有關伯多祿皈依的故事，他了解天主要的是一個更大的團體。一位名叫科爾乃略的外邦人，在異像中被告知他應聯絡伯多祿，請他從約培到凱撒勒雅來。同時，伯多祿也在異像中聽到：不要把天主認為清潔的視為不潔的食物。當伯多祿正在沉思這個異像時，科爾乃略的使者已經來到。然後，「聖神說：『看，有三個人找你。起來，下去，同他們一起去吧！不要疑惑，因為是我打發他們來的』」（宗十 19-20）。伯多祿前往科爾乃略的家，一件不尋常的事就在那裡發生了：

伯多祿還在講這些話的時候，聖神降在所有聽道的人身上。那些受過割損與伯多祿同來的信徒，都驚訝聖神的恩惠也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為聽見他們說各種語言，並頌揚天主。那時，伯多祿就發言說：「這些人既領受了聖神，和我們一樣，誰能阻止他們不受水洗呢？」遂吩咐人以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付洗。以後，他們求伯多祿再住了幾天（宗十 44-48）。

當你默觀這一幕時，你有什麼感覺？你是否感覺到一股渴望，想要說：「沒錯，應該是這樣，一個打破種族、文化與宗教隔閡的世界」呢？藉著聖神的降臨，一個關鍵性的轉變發生在新形成的基督徒團體裡。外邦人不需要先接受割損禮就可以領受洗禮。靠聖神的恩典，天主所盼望的這個開放性的團體已經逐漸成形。

當我在撰寫這部分之前，沉思這幕情景時，我回想起一篇能夠使用在羅馬天主教的修和感恩經第二式的頌謝詞。我邀請你與我一起以這禱文祈禱，並反省它的意義：

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我們讚美感謝祢在世界上的臨在和行動。

在衝突與分裂中，我們知道是祢讓我們心中存有和平的思想。祢的聖神改變我們的心：仇敵開始彼此對話，疏離者牽起友誼的手，國家尋找和平相處之道。

當衝突因諒解而停止，仇恨因仁慈而平息，報復因寬恕而放下時，這都是祢的聖神在工作。

為此，我們要永不停止的讚美感謝祢。

這篇禱詞談到聖神在世界中的工作。或許你能夠想到聖神在你的家庭、職場、世界中工作的一些例子。例如：你可能記



得，當長久存在的家庭夙怨似乎奇蹟般地解決，或二個疏離的朋友相互握手時。聖神不斷工作，使天主的心願實現，亦即一個人們是天主的朋友、彼此的朋友，也對維繫我們生存的宇宙友善的世界。

聖神在人類團體中的工作

一個經驗到聖神在工作的個人例子，或許能夠幫助你想起自己的故事。幾年前，新英格蘭省耶穌會士在波士頓城內的貧民區負責一所專收貧窮男童的中學，我是該校董事會成員之一。學生是非洲裔、西班牙裔、亞洲裔，以及英國裔的美國人。由於生活在貧民區，他們之間應該會形成彼此敵對，相互競爭的一羣。但是在每年的畢業典禮上，他們一個接一個的說出他們如何愛自己的伙伴。有一年的畢業典禮，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邀請在典禮結束前對他們講話。我含著眼淚向他們說，在這個學校的過去三年中，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事是一個天主想要全人類，也就是我們彼此成為朋友的例子。我繼續告訴他們，未來的一切可能不會如此美好，但是他們應當記住，不尋常的事情曾經在這裡發生，既然能發生在這裡，藉著天主的恩寵，也能夠發生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聖神在那所學校所作的一切，正是聖神在許多地方的作為。

當我們看到這樣的團體出現，我們深受感動，因為這是天主對我們大家的期望，我們內心深深知道，也期望如此。

天主想像的理想團體是一個成員互相照顧的團體，因此沒有人需要為自己憂慮。目前還沒有出現這樣的團體。再者，朝向這種團體的進展往往在最初的和諧之後失敗。這失敗的經驗讓人更加感到如此的團體只是一場白日夢罷了。然而，聖神想要推動我們朝這方向走。在我們順遂的時候，我們想要被推動。花些時間，讓這些推動在你內施展力量。

在對你的團體、教會、國家，或世界產生懷疑的時刻，這往往可能來自這些困難的時刻。默觀《厄則克爾先知書》為被放逐到巴比倫的以色列人民而寫的景象，或許對你有所幫助：

上主的手臨於我，上主的神引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中，那裡佈滿了骨頭；他領我在骨頭周圍走了一遭；見平原上骨頭的確很多，又很乾枯。他問我說：「人子，這些骨頭可以復生嗎？」我答說：「吾主上主！你知道。」他對我說：「你向這骨頭講預言，向他們說：乾枯的骨頭，聽上主的話吧！吾主上主對這些骨頭這樣說：看，我要使氣息進入你們內，你們必要復活。我給你們放上筋，加上肉，包上皮，把氣息注入你們內。你們就復活了：如此，你們更要承認我是上主。」



於是我遵命講預言。正當我講預言時，忽然有一個響聲，一陣震動，骨頭與骨頭互相結合起來。我望見他們身上有了筋，生了肉，包了皮，但他們還沒有氣息。上主對我說：「你應向氣息講預言！人子，應向氣息講預言說：吾主上主這樣說：氣息，你應由四方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復活。」我遵命一講了預言，氣息就進入他們內，他們遂復活了，並且站了起來；實在是一支極龐大的軍隊。

上主對我說：「人子，這些骨頭就是以色列家族。他們常說：我們的骨頭乾枯了，絕望了，我們都完了！為此，你向他們講預言說：吾主上主這樣說：看，我要親自打開你們的墳墓；我的百姓，我要從你們的墳墓中把你們領出來，引你們進入以色列地域。我的百姓！當我打開你們的墳墓，把你們從墳墓內領出來的時候，你們便承認我是上主。我要把我的神注入你們內，使你們復活，叫你們安居在你們的地域內，那時，你們便要承認我，上主言出必行——吾主上主的斷語」（則三十七 1-14）。

我希望這一章的操練給你機會，體驗聖神傾流到你和你周圍的人身上。面對真實的世界，天主的夢想可能看來好似不切實際的理想。我們在這些默觀中所經驗到的是，聖神的工作促

使天主想要的新人類團體產生。

更加愛天主的默觀

我以《神操》稱之為「獲得愛情的默觀」的操練來結束本書的第一部分，目的是要讓你有機會體驗到天主渴望你的友誼。在這最後的默觀，依納爵寫了兩個初步的論點，它們能支持我在本書中一貫的觀點。

第一，愛情不在空言，應在事實上表現。

第二，愛是互相贈予。愛人者把自己所有或其中一部分，贈送給所愛的人；反之，被愛的人也這樣將所有或其中的一部分交給愛他（她）的人。這樣無論是學問、知識、尊榮、財富，兩人都共同享受或互相授受（操 230-231）。

依納爵運用人類友誼的類比來談論與天主的關係。認為天主盼望我們的禮物，正如我們渴望天主的禮物一樣迫切，是超乎尋常的。天主為了這樣的相互性創造了我們。依納爵寫道：「兩人相互分享。」

然後，依納爵提出一些反省的要點，為使我們能夠體驗天



主的慷慨大方，並且意識到天主渴望但不是要求我們的慷慨，作為友誼的表達。依納爵提出這些要點，希望我們「默觀」——就是觀看、觸摸及感覺——天主在持續的創造工程中正在進行的一切。這默觀的目的是激起我們對天主相稱的愛，渴望將我們的一切完全交給天主，正如天主將祂自己完全賜予我們一樣。接下來，我建議你祈求天主聖神幫助你體驗天主在一切受造物中的臨在。

第一端，我們受到鼓勵，回憶起自己已經領受的所有恩惠：「我用深切的感情仔細思量，我們的主天主為我做了這麼多，將祂所有的給了我這麼多。因此，同一的主，按照祂的神聖計畫，多麼渴望甚至將自己也賞賜給我」（操 234）。這最後一句，有其他人翻譯成深刻感人的陳述：「上主希望，盡祂所能地把祂自己給我。」

天主願意盡可能地將祂自己給予我們。這是一句令人驚喜的陳述。我受到鼓勵，向天主奉獻我所有的一切，以作為回應，即是：我的自由、我的記憶、我的才智、我的理智、我的整個意志——「我的所有或我所占有的」。這種相互的給予，日益走向完滿。當然，我們要趨近這理想，唯有透過一條迂迴的道路，抗拒也往往是其中的一部分。與天主發展親密的友誼是終生的志業。對於這「獲得愛情的默觀」的一次深刻體驗，並不保證我們會一直與天主保持緊密的結合。對於我們的笨拙，以

及我們對友誼這份禮物的抗拒，天主有著無限的耐心；在耐心這方面，我們需要效法天主。

在其他幾端反省要點上，依納爵要我們仔細思量天主如何居住在萬物中，天主如何在一切受造物中為我們工作，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及恩賜如何來自天主。如果你以這種方式體驗這世界，你便是一位在行動中的默觀者，也就是一位在萬事萬物中發現天主的人。我們能夠以兩個朋友間長時間發展出來的友誼作為類比，來理解依納爵的這種觀念。即使他們分隔兩地，或沒有直接聯繫，他們仍意識到彼此。雖然他們無法交談，在心靈的深處，他們卻相互碰觸。依納爵所謂的行動中的默觀者，便與天主有如此的關係。在長時間與天主的密切來往中，我們讓聖神改變我們，使我們愈來愈肖似我們受造所要成為的天主形象，亦即更肖似耶穌，他顯然是一位在行動中的默觀者。

這些操練的目的是幫助你與三位一體的天主發展親密的友誼。只要對你有幫助，你終其一生都可以回來運用這些操練。當然，你和天主會發現許多其他的方式來增長彼此間的友誼，並在天主的創造性計畫中更加充分地合作。如果你持續在這友誼上不斷的發展，你會發現天主是多麼具有創造力，而你自己也一樣。與天主的友誼的確是與眾不同的，因為天主是奧祕本身。我們現在要轉而探討祈禱和反省的問題，當我們認真看待「天主渴望我們的友誼」這信念時，這些問題便出現了。

第二部分
了解我們自己和天主

第六章

天主怎麼會想要和我作朋友呢？

你們中可能有些人會認為：在這本書中，至今所讀到和所經驗到的實在太好了，好到令人不敢信以為真。你可能正在思索：天主怎麼可能有時間關心我的喜好呢？除了對我的家人和朋友之外，畢竟我只是個無名小卒而已。認為天主想要和我作朋友，這想法未免太輕率了。我沒有達到天主對我的期望。我根本不配作天主的朋友。

如果這樣的思想出現在你的腦海中，請繼續讀下去。如果不繼續讀，那麼請你跳到下一章，在那裡我們要看看本書第一部分所探討的概念的另一個反對意見。

我們的渺小與天主的渴望

天主渴望與我為友，然而我對此卻不斷地抗拒，原因之一是這種概念：認為自己太微不足道，因而對天主是無關緊要的——當然，我沒有達到天主對我的期望另當別論，那時，我便是天主憤怒的對象了。即使我能確信天主關心某些人，但我發現，要相信天主關心我，困難多了。因此，我與天主保持相當

的距離，在這麼做的同時，我以為自己是合乎情理的，甚或是善良的。

《聖詠》第八篇直言不諱地反對上述看法：

當我仰觀祢手指創造的穹蒼，
和祢在天上佈置的星辰月亮，
世人算什麼，祢竟對他懷念不忘？
人子算什麼，祢竟對他眷顧周詳？
(八 4-5)

《聖詠》作者為當時的人以及我們大家說話。今日的我們，由於對宇宙的浩瀚具有現代知識，因此能以更大的確信來肯定以上這些話語。《聖詠》作者並未就此打住，他繼續談論天主的願望：

竟使他稍微遜於天神，以尊貴光榮作他冠冕，
令他統治祢手的造化，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
所有的羊和牛，與野外的走獸，
天空的飛鳥和海裡的魚類，
及種種游泳於海道的水族。
上主，我們的主！祢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

(八 6-10)

《聖詠》作者意識到，在偉大的創造工程中，我們人類是何等渺小。他對天主願意我們成為祂創造工程的合作者，表達無比的驚異。然後，他似乎順從了天主的渴望。《聖詠》作者宣稱：天主讓人「統治祂手的造化」，我認為這可說是《創世紀》中創造故事之再次提及；這故事我們先前已經探討過，並視之為與天主建立友誼的一項邀請。《聖詠》作者在這篇聖詠的結尾，稱頌天主的偉大與慷慨。

我們的確是微不足道，然而這並非問題的重點，重點是：天主在創造我們時渴望的是什麼。普立茲文學獎得主法蘭茲·萊特（Franz Wright），在其詩作〈預備〉（Preparations）中，將這思想表達得淋漓盡致：

有空時

我想起祢那恆常不變，總是搶先一步，

卻得不到回報的寬恕。

又想起

祢不是，而且從來都不是

我的思想、

我的祈禱、

我的言語的對象，



然而我卻是
祢關注的對象！

然後，我想我終於開始學會，
在最近，在我過去五十年的歲月裡，
萬事萬物正在教導我的：
全心愛祢——我生命的神祕恩賜
真正地在每一刻，以及
每一天最深的凝神中感受；
恩寵滿盈的領悟，
它會驅散所有的懼怕，以及
所有要求有所回應的愛——
來自別人、其他
神明（甚至祢）。

與天主之間真實關係的最大障礙，來自我們的信念，以為這天人關係終究操之在我。這便是流露在萊特詩中的智慧，無疑地，他在長久的內心追尋之後尋獲了這智慧。如果天主渴望我的友誼，那麼無論我感到多麼卑微，都不重要。

在萊特的詩中，我也發現和《若望壹書》相同的觀念：

天主是愛，那存留在愛內的，就存留在天主內，天

主也存留在他內。我們內的愛得以圓滿，即在於此：就是我們可在審判的日子放心大膽，因為那一位怎樣，我們在這世界上也怎樣。在愛內沒有恐懼，反之，圓滿的愛把恐懼驅逐於外，因為恐懼內含著懲罰；那恐懼的，在愛內還沒有圓滿。我們應該愛，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四 16-19）。

若望寫道：「圓滿的愛把恐懼驅逐於外」。或許萊特間接地提及這句話，當他在詩作中說，他終於開始了解全心愛天主——「我生命的神祕恩賜」……會「驅散所有的懼怕」，甚至會驅散：害怕天主的愛取決於我們的回應。天主對我們的愛並不取決於我們和我們做了什麼。天主先愛了我們，沒有任何來自我們這方面的推動。因為愛，天主創造了我們；不為任何理由，只因為祂愛。因此，天主和我們建立友誼不是取決於我們的重要性，而純粹是因為祂渴望我們。

我們的罪惡與天主的渴望

我們的罪過使我們覺得自己不配，因此在接受天主的友誼上，可能會感到焦慮不安。在第三章中，我們曾藉著一些操練，體驗到天主對我們的寬恕。希望這些操練的成果助於我們了解，

天主的愛不會因為我們沒有達到天主對我們的希望和夢想而改變。然而，即使體驗到天主的寬恕，我們仍然可能會緊緊抓著那些令人討厭的往事，因而對受召成為天主的朋友仍會感到懷疑。這樣，我們又一次使天主的渴望取決於我們自己。

當我們相信自己只是謙遜地承認這顯然可見的真理——我們配不上天主的友誼——時，實際上，我們的自我中心就呈現在這樣的信念中。帶著這種信念，我們把自己視為天主心願的仲裁者。耶穌在《若望福音》中說：「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三 16）。之後，耶穌在福音中為永生所下的定義是：「認識祢，唯一的真天主，和祢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若十七 3）。誠如前文所述，「認識」這個字指的是心領神會。天主故意將祂的子賜給一個罪惡的世界，事實上就是賜給就是一個要殺害祂的子的世界。如果天主的愛和賜給我們的友誼，沒有因耶穌的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告結束，那麼它將永遠不會終止。

在 1974 到 1975 年間所舉行的耶穌會第三十二屆大會中，與會代表問道：「什麼是今日的耶穌會士？」¹ 答覆是：「如同依納爵一樣，深知自己是罪人，卻被召叫成為耶穌的伙伴。」耶穌會士以這簡短的句子，表達出一項適用於每一個人的真理。我們都是罪人，但都被召叫成為天主的朋友。

我極力鼓勵你祈求天主從你心中清除那些使你產生卑微、

不配之感覺的恐懼殘跡。在天主眼中你是珍貴的，然而你卻把你自己想成是卑賤的，這種想法對天主毫無益處。加爾默羅會士伊安·馬修（Iain Matthew）在《神的衝擊》（*The Impact of God*）一書中，以動人的文筆描寫了十六世紀西班牙加爾默羅會神祕學家聖十字若望的靈修。馬修指出，在某一點上十字若望堅持的是對天主的信德，而不是與天主之間關係的發展之證明：「預期的危險與其說是我們信賴錯誤的事情，不如說是我們不再信賴；儘管我們可能不以太多的言語表達，但是我們不再相信自己是天主生命中的一個要素」²。

天主生命中的一個要素！按照聖十字若望——基督宗教偉大神祕學家及聖人——的看法，天主是何等地重視我們每一個人！

註釋

¹*Documents of the 31st and 32nd General Congrega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trans. John Padberg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77) , 401.

²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Soundings from St. John of the Cros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5) , 33.

第七章

這不是一種自我中心的靈修嗎？

1970 年代初期，當耶穌會士重新發現靈修輔導的使命和幫助個人作神操的方法時，在那些藉著從事社會工作以締造正義世界的會士與那些投身於靈修輔導的會士之間，產生了一股張力。對積極從事社會工作的會士而言，當世界的結構為社會帶來極大的不正義時，靈修輔導的工作形同紙上談兵。另一方面，對那些投身於靈修輔導的會士而言，沒有建立在個人與天主之間堅定的關係上的社會工作，將會遭到破滅的危險。

當你以本書到目前為止所探討的觀點去祈禱和反省時，社會行動者所提出的問題也可能出現在你心中。我對人與天主之間友誼的強調，難道是在推動一種忽略了我們的世界所面對的廣泛問題，而只是向內觀看，以自我為中心的靈修嗎？針對這反對意見，我要在我們的討論中採取一種新的類比方式。我們已經將人與人之間的友誼關係，視為人受召與天主建立友誼關係的一種類比。現在我要看的是成年子女與父母的關係，正如我將敘述的，那也是一種友誼關係，它能夠為我們提供一些線索，使我們明白我們如何以天主朋友的身分生活在這世界上。

視天主有如父母

我們常常被教導要將天主視為父母。耶穌自己稱天主為「阿爸」（親愛的父親），並向跟隨他的人說：「你們應當這樣祈禱：我們在天的父」（瑪六9）。這告訴我們，我們與天主也有類似的關係。許多人已經深受這種把天主視為父親或母親的圖像之鼓舞，透過這種圖像他們漸漸深愛這位原先似乎不可能去愛的令人生畏之天主。然而，當宣道者或教師談論天主如同父親或母親時，通常他們使我們想起父母與小孩子的圖像：「天主抱著我們就好像母親把自己的嬰兒抱在懷中那樣。」「天主想要安慰我們就如同父母親撫愛自己的孩子一般。」「天主歡迎罪人，就如同一位父親或母親迎接一個任性的孩子回家一樣。」「天主懲罰我們的方式，就好像父母為了我們的益處而採取的方式一樣。」當然，有時這類圖像十分適合成年人。但是，這類圖像對一位有年幼孩子的四十五歲父親或母親，自己還有一份全職工作，會有什麼反應呢？而你自己對它們又有什麼反應呢？

我認為，更好是以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的關係，來描述天主願意將我們視為成年人而與我們建立關係。讓我們反省一下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的關係。當我們成熟邁入成年後，我們更

像是父母的同輩。當然他們總是我們的父母親，永遠是「媽咪」或「爹的」；我們依然尊敬他們，因為他們生養我們，撫育我們。但是我們不再期盼被擁抱在他們的懷中，除非在特殊的情況下。我們也不期望他們告訴我們如何過生活，雖然有些父母似乎永遠無法不告訴其子女該做什麼。更確切說，當我們承擔起和他們一樣的成人角色時，我們變得更和他們一樣平等。既然我們知道成年人所承擔的責任是什麼，我們會越來越同情他們。我們了解他們為維持家庭生計及把我們從小撫養長大所經歷的一切，特別是在我們的青少年時期。甚至我們可能發現，我們把他們視為好朋友，信任他們，而不期望他們分擔那些我們明知應獨自背負的重擔。

我相信這種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的關係，更相似當我們長大成人後，天主想要與我們建立的關係。再者，我意識到，如果我們這些從事宣講或教導的人，每當談到與天主的關係時，採用這類的圖像，那麼會有更多的成年人發現宗教宣講和教導是有趣、具有挑戰性，甚至是令人興奮的。你對這種想法有什麼反應呢？

天主的家庭事業

既然我們已經證實，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的關係，是天主

渴望與我們建立的關係之一種適當的類比；那麼我們便能對「這是一種自我中心的靈修」這觀點加以反駁。答案就在於：藉著和天主的家庭事業之合作，我們這些人得以被稱為天主的朋友。天主的家庭事業是門徒性的。這不是一個我們能夠自己去經營的事業。它包含所有天主的朋友之團體，彼此羣策羣力，締造一個更正義、和諧的世界。

在我們與父母的成人關係中，有時我們被召叫或要求與我們的父母一起工作。他們可能經營某種事業，而我們以成年人的身分加入他們的事業；或者我們可能從事相同行業或企業，因而決定在一個企畫案或商業冒險上彼此合作。在共同任務的合作過程中，我們彼此日趨成熟、成為伙伴，並在友誼上不斷成長。

本書第二章，在《創世紀》的第二個創造故事中我們看到相同的合作模式。天主與人類一起為樂園——我們的地球——的發展而工作。他們一起耕耘樂園。一天工作結束後，在晚風吹拂的時刻，天主與他們會面談談這一天的情況。這是人與天主之間成人友誼的一種圖像，包含了分享工作以及共享休閒。

創造的故事顯示出天主的家庭事業不是在教會內，而是在這個世界上。它不只是為宗教人士保留的，也不是一項由個人所從事的獨立工作。我們被邀請以天主朋友的身分所加入的這家庭事業，要求我們一起工作。誠如第二章所提到的，我們都



是在天主創造工程中的共同勞動者。若沒有我們每一個人的合作，這項工作是無法完成的。

對這個默想你有什麼反應？它對你的反對意見說話嗎？

第八章

救恩在人與天主友誼中的角色

2006年元旦，我用當天的禮儀經文祈禱，第一篇讀經是《戶籍紀》第六章 22 至 27 節：

上主訓示梅瑟說：

「你告訴亞郎和他的兒子說，你們應這樣祝福以色列子民說：『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這樣，他們將以色列子民歸我名下，我必祝福他們。」

當天福音選自《路加福音》第二章 16 至 21 節，內容是耶穌的受割損和被命名。「耶穌」這名字的希伯來文有「天主拯救」的意思。突然，在我腦海中出現了一個問題：天主究竟如何透過友誼來施行救恩？

你可能也想知道：我們與天主之間什麼樣的友誼，和我們的需要救恩有關。救恩是猶太教與基督宗教所共同關心的一個中心主題。在這次默想中，我要指出我們藉著溫和地接受天主所賜的友誼而得救。



命名與友誼

請你仔細閱讀《戶籍紀》第六章中天主給梅瑟的祝福，如同我在那年元旦時所做的一樣。天主三次使用祂啟示給梅瑟的名字，在希伯來文聖經中，這名字是這樣寫的：YHWH，譯成英文即是「Lord」（上主）。這是虔誠的猶太人不會大聲說出的一個名字，但是許多基督徒卻時常唱出或說出「雅威」（Yahweh）這名字。

以色列人民避免表達出天主的全名，因為在當時，說出某人的名字，便表示與被命名的人有密切關係，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控制住那個人。在《創世紀》裡，天主為亞當和厄娃命名，然後他們兩人又為其他受造物命名。常常是「強者」為「弱者」命名。然而天主卻讓梅瑟知道祂的名字 YHWH，從某方面來看，這是將人與天主放在平等的地位上。

讓我們沉思一下「命名」這主題。在有些文化，例如德國或法國，一個人的名字之使用權僅限於家庭的成員或是親密朋友。在得到許可使用某人的名字以前，當談到他或她時，你只能在形式上使用「您」。（我相信現在這種區分已經消失了，至少在德國。）如果你想要表達你渴望與另一個人有更親密的友誼，那麼你請求他使用你的名字，並希望他也讓你使用他的

名字。你冒險地請求，因為對方可能拒絕你的要求。

在美國，綽號的使用常常顯示出友誼的日趨親密，及彼此間更深的信任。通常我們把綽號告訴我們喜歡的人，而綽號往往反映出兩個朋友之間帶有幽默感的良好關係。當你給某人取綽號時，你是在冒險，因為你可能冒犯了對方。

在聖經裡我們看到一些天主與人之間關係改變的例子。在第二章，我們指出天主改了亞巴郎和撒辣依的名字，使之成為亞巴辣罕和撒辣；這表示他們之間友誼的加深。耶穌似乎也以綽號來顯示與別人更親密的友誼關係。例如，他以阿拉美語把西滿重新命名為蓋法，或是以希臘文將之命名為伯鐸，意思是「磐石」。耶穌會士新約學者丹尼爾·黑凌頓（Daniel Harrington）主張：「伯鐸或蓋法可能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名字，而是一個綽號，它可能與伯鐸本人的性格（『堅硬如石』¹）有關。」這也顯出耶穌友善的幽默感；我們從耶穌稱雅各伯和若望兩兄弟為「雷霆之子」這事上，再次看到這點。他們的父親載伯德是否因為家裡突然間失去兩個幫助打魚的兒子而暴跳如雷呢？

這些例子顯示出命名與友誼有所關聯，而且也包含某種容易受傷。首先，容易受傷來自對方可能拒絕接受名字，連帶拒絕友誼。但是容易受傷並不因此而停住。事實上，容易受傷與友誼的親密是成正比的。如果我與你之間的友誼越密切，一旦我背叛這友誼，那麼你越身心交瘁。親密與容易受傷兩者之間



的密切關係，可以說明當最親密的關係遭受背叛時，會如何導致最激烈的敵意。

天主的容易受傷與我們的得救

那一年元旦，閱讀有關耶穌被命名的聖經章節為我打開了一片新視野。天主在耶穌身上變得如此容易受到傷害，以至於我們能夠用卑賤又侮辱的方式殺害他，而祂卻以這種方式拯救我們。耶穌的被釘十字架和復活向我們保證，無論我們做了什麼，天主的友誼永遠不會收回。如果十字架都不會讓友誼收回，那麼，無論我們做什麼，也不會改變天主的心意。

然而我們可以拒絕對方的好意。友誼是一種相互關係，人必須接受友誼；人不能被強迫或誘騙。任何人對天主友誼的決定性拒絕，會使祂傷心不已。儘管如此，天主不會怒斥這樣的人，或轉面不顧。天主永遠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這是何等的容易受傷，然而這正是天主所想要的。

如果天主要與全人類建立友誼，那麼我們的得救就在於這友誼。換言之，從人類存在這世界的開始，天主對世界的計畫便要求人接受天主的友誼。但是我們拒絕了這友誼，因而迷失了方向。在愚昧中，我們需要天主的救恩。天主的答覆便是重新提供友誼，並且派遣祂的兒子來分擔我們的命運，告訴我們

如何活得像天主的朋友。因此，世界的得救可以說是發生在心與心之間的碰觸。天主賜給每一個人友誼，不僅是作為人人賴以得救的途徑，也是作為這個世界得救的一個方式。從意識到要成為負責任的人類的那一刻開始，我們每個人都面臨選擇：要成為天主所創造的那一位——作天主的朋友，成為天主對世界的一部分解答，或是要成為需要改正或悔改的麻煩人物。

以我們的容易受傷來回應天主的容易受傷

顯然，天主所賜予的友誼不能是全然孤立，跳脫其他人的。正如我與他人之間的友誼，要求我也成為我的朋友及其家人的朋友；同樣，成為天主的朋友包含著接納天主的其他朋友，至少原則上如此。請注意，天主的其他朋友可能是指地球上所有的人。因此我的喜樂、我的成就、我的救恩在於向天主開放，與祂為友，以及與每一個受造的人為友，包括男性、女性及孩童。至少，我必須與天主對話，求祂使我有如此寬大的心胸。

我們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樣而受造的。天主已經彰顯出，在祂與人的友誼關係中，祂的神性是容易受傷的。如果我們想要肖似天主，我們唯有讓自己成為像天主那樣容易受傷。藉著接受天主所賜的友誼，我們被吸引成為天主所有可能的朋友之朋友，並進入容易受傷的可能性中。這種吸引是住在我們心中



的聖神之工作。

雅威這名字所啟示的天主

讀一下希伯來聖經中有關天主在燃燒的荊棘中向梅瑟自我啟示的那一幕，或許對我們會有所幫助。那時，天主向受苦的以色列人民顯示祂的憐憫，並且要梅瑟帶領他們離開埃及。

梅瑟對天主說：「當我到以色列子民那裡，向他們說：你們祖先的天主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時，他們必要問我：祂叫什麼名字？我要回答他們什麼呢？」天主向梅瑟說：「我是自有者（I AM WHO I AM）。」又說：「你要這樣對以色列子民說：那『自有者』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天主又對梅瑟說：「你要這樣對以色列子民說：上主，你們祖先的天主，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
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遠；
這是我的稱號，直到萬世」（出三 13-15）。

大多數西方哲學家與神學家傾向以哲學觀點來了解「我是自有者」這幾個字。這個名字的意義可以解釋為：天主是至高

無上的存有，自有。要翻譯這個名字是極為困難的。《聖經新修訂標準版》（*Th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of the Bible*）常常將YHWH譯為「上主」，並在附註上說明這字意謂「我就是我」或「我將是我將要成為的」。

英國神學家奧利弗·戴維斯（Oliver Davies）在《憐憫神學》（*A Theology of Compassion*）一書中指出，猶太經師的傳統對這項啟示有不同的觀點。按照這傳統，YHWH 這個名字談到天主對世界的憐憫，唯有經過時間的推移，憐憫才能完全顯示出來。憐憫的希伯來文是 *raham*，與子宮有關，可以翻譯為「子宮之愛」，這是人在心中深深感受到的一種憐憫，使人敢為別人而冒險。

戴維斯引用辣彼馬帽肋（Rabbi Abba bar Mammel）的說法：

天主對梅瑟說：我的名字按我的行為而定。有時我被稱為 *El Shaddai*，有時被稱為 *Seba'ot*，或是 *Elohim*，或是 *Yahweh*。當我審判受造物時，我被稱為 *Elohim*；當我寬恕罪過時，我被稱為 *El Shaddai*；當我向邪惡開戰時，我被稱為 *Seba'ot*；而當我對我的世界表達憐憫之心時，我被稱為 *Yahweh*²。

戴維斯認為，我們應該非常認真地去體會，天主竟為了這

個祂所憐憫的世界而啟示了祂自己。我們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天主為了這個世界而冒險，祂也邀請我們照樣去做。

基督徒相信，天主在納匝肋人耶穌的身上，以最明顯的方式顯示了祂的憐憫。因著對世界的憐憫，天主不顧一切取了人性，並且因此而被人殺害。在《神操》的默觀「降孕奧蹟」中，依納爵要我們想像天主聖三正在俯視世界各地，看見「所有民族都置身在如此大的盲目中，看見他們正如何死去，並且墮入地獄」；然後說：「我們要救贖人類」（操 106，107）。雖然在聖經的許多篇章中，我們讀到有關天主對犯罪的以色列狂憤不已，但是天主為憐憫我們，竟冒著被拒絕、被殺害的危險，如同我們人類中的一位一樣。

這便是那位天主，我們都是按照祂的肖像而受造的。當耶穌說我們也要如同我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時（瑪五 48），他指的是我們要具有憐憫的心腸。

所謂憐憫，便是對那些處於困境或痛苦中的人感同身受，以至於我們敢冒險幫助他們。這便是天主對人的憐憫。我們是生活在世界上的天主肖像，我們也要按照天主表達憐憫的方式，向別人表達憐憫。由於天主是全人類及所有受造物的創造主，我們不能將自己的憐憫之心限定在我們的家庭、族群或國家之內。

伊安·馬修針對十字若望的一首詩，寫了以下話語：

歌頌天主，祂是團體。在聖神內的父、子：無限交流的生命活水。天主是一個具有最大接納度的團體³。……祂們有的是愛，這愛穩固到足以使他們成為易受傷害的。因此若望知道，生命活水只是想要湧流出來，而在湧流波動中匯集所有其他的一切。

「最大接納度」，這是何等美好的圖像！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被排除在這易受傷害的自動給予之外。

另一種反對觀點

現在，另一種反對聲音可能脫穎而出：我如此軟弱，如此惡劣，豈能追隨耶穌的道路？追隨耶穌，只適合世界上的聖人和英雄豪傑，不適合像我這樣的人。畢竟，耶穌是神聖的；我如何能效法他呢？

有一次，我在紐奧良地區向修道院的修生們發表演說，講題與耶穌的人性有關。在第一講中，我把焦點放在：要認真地把耶穌看待成一個真實的人，為我們是如何地困難；他必須接受如廁的訓練；得牙牙學語、發展他的職業；也得學習分辨天主的旨意，正如我們每人所做的一樣。然後我說，除非我們願意宣認耶穌在人性上必須經過如此的學習過程，否則我們就沒

有正當理由說我們相信耶穌的人性。在第二講開始前，一位修士勇敢地站起來，在其他修士及修院全體人員前，作了以下這樣的告白：「我明白為什麼我沒有認真地把耶穌視為和我一樣的人。因為如果我那樣做，我就必須效法他。」

我們如何能相信，除了罪過以外，耶穌和我們一樣是人呢？他是完全的人，完全到足以讓我們效法。

從創造之初，人就受召成為天主的肖像。在某種程度上，天主藉著成為我們當中的一份子，來教導我們如何成為祂的肖像。在耶穌身上天主向我們顯示憐憫，我們沒有理由不在這方面效法耶穌。我們可以做到這點，因為天主就是為了這任務而創造我們的，祂賜給我們聖神，使我們在心思念慮上轉向這樣的憐憫，祂還賜給我們耶穌為我們指出這條道路：「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十四6）。

但是當我們的心思念慮轉向憐憫時，我們往往改變主意，因為我們不想冒險。然而，世界的未來就取決於我們是否樂意活出天主創造我們的樣子。成為人，就是要讓我們人類同胞的苦難觸動我們的心，並且為他人而採取行動。

按照《瑪竇福音》第二十五章，我們對有需要者如何表露憐憫的心，我們就如何接受審判：

那時，義人回答他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了

你饑餓而供養了你，或口渴而給了你喝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作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體而給了你穿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你患病，或在監裡而來探望過你？」君王便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廿五 37-40）。

顯然，耶穌相信我們能夠表達憐憫，如此容易表達，以至於如果我們不做，便該受譴責。地球的未來仰賴我們，仰賴我們如何活出天主的肖像和模樣。

以耶穌的母親瑪利亞為典範

德妮絲·勒沃托夫（Denise Levertov）在〈天使報喜〉（*Annunciation*）這首強勁有力的詩中，描述瑪利亞的勇氣，這種勇氣是天主期望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找到的。然而，無意間，她或許也描繪出天主的容易受傷。請讓這首詩在你心中迴盪。

那場景，我們是熟悉的：房間、不同的布置，
但幾乎總是一盞燈，一本書；總是
長莖的百合花。

天使般的特使，巨大翅膀，
在莊嚴高貴中來到，或站立或盤旋，
她知道，是一位客人。

我們知道的只是委順服從；從沒有人
提過

勇氣。

那造生的聖神，
沒有得到同意，不會進入她內。

天主在等待。

她是自由的
接受或拒絕；她的選擇
是人之為人的選擇。

⌘ ⌘ ⌘ ⌘

在大多數人的生命中
不是也有這種或另一種宣報嗎？

有些人不願
承擔偉大的天命，
在陰鬱的傲氣中不明就裡地
扮演他們的角色。

更常發生的是，
在那樣的時刻

當光明但卻充滿風暴的道路
從黑暗中為人開啟時；
在恐懼、軟弱的浪濤裡，在失望中
人卻轉身離去，
而且帶著如釋重負之心。
於是平凡的生活繼續著。

天主不會懲罰他們。
但大門緊閉，而道路也消失。

☪ ☪ ☪ ☪

她有一個孩子，會玩耍、吃喝，會睡覺，
像任何其他的孩子——但又不像其他人；
他只為同情而哭泣，只在喜樂
而非勝利時歡笑。

慈悲與睿智
在她內，不可分割地結合。

被一個比任何世代
更重要的天命所召叫，
她沒有退縮，

只是簡單地
詢問：「這怎麼可能？」
莊重、溫和地，

將天使的答覆銘刻於心；
而且立刻意識到
她被賦予令人震驚的使命：
在她的胎中懷著
無限的「重」與「輕」；
在她那隱密、有限的最內在深處，
懷著「永恆」九個月；
在她那細微的生命器皿內，
含容著能力的全部——
光明的全部，
寓居在纖弱的肉軀內。
然後，誕生了，
推擠出來進入空氣中，一個男嬰
像任何嬰孩一樣，需要
奶水和愛——
然而，他是天主。

正如天主對瑪利亞所做的那樣，天主也等待我們每一個人對祂的友誼有所回應。在等待中，天主是容易受傷的。如果瑪利亞拒絕天主的邀請，那麼默西亞就不是納匝肋的耶穌。我們得救的歷史事實需要瑪利亞對天主計畫的接受。雖然在天主的

計畫中，我們的命運有別於瑪利亞的命運，但是天主提供了同樣的友誼；從我們這方面而言，世界未來的歷史事實就繫於我們如何回應天主的易受傷害。

註釋

- ¹ Daniel J. Harrington, *The Gospel of Matthew*, Sacra Pagina. vol. 1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1991) , 247-248.
- ² Oliver Davies, *A Theology of Compassion: Metaphysics of Difference and the Renewal of Traditio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2003) , vii.
- ³ 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Soundings from St. John of the Cros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5) , 73-74.

第九章 友誼能令人憐憫天主嗎？

我們因為對朋友懷有憐憫之心，所以願意冒險去幫助他們。然而對於天主，你是否曾懷有憐憫之心呢？或許我們不常如此做的理由，是因為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與天主相互之間的友誼。

過去幾年，我藉著祈求意識到天主的臨在，來開始每次的祈禱。當然，很多時候，我是完全分心的，但是當天主的恩寵工作時，我漸漸意識到天主不斷在創造與維持整個世界，同時也照顧著我。有時我也覺得天主以相同的方式，臨在於那些遭受颶風和地震之害的災民、被戰火和暴政驅離家園的難民，以及為幾乎無法忍受的嚴重損失而哀哭的人身上。我深深地同情這許許多多受苦的人。我曾這樣想：「若我從報章雜誌上讀到或從電視中看到這些人的困境，都會同情他們，那麼天主的反應又怎樣呢？」

畢竟，天主不僅讀到或聽到有關祂子民的苦難，祂就與他們同在，祂支撐著他們和整個的宇宙。我相信我對這些人所作的最好回應，只不過微弱地反應出天主對他們的回應而已。或許，天主正召叫我進入一種成人的友誼關係中，在這種友誼中彼此能表達憐憫。讓我們來一起反省這個可能性。

天主所目睹和所支撐的

天主創造並支撐一切存有，包括生病的人和那些對他們的同胞做了難以估計之傷害的惡徒。聖誕節過後幾天，基督徒慶祝諸聖嬰孩殉道。你可以回想《瑪竇福音》的記載：大黑落德王在盛怒與不顧一切的情況下，下令殺死白冷地區兩歲或兩歲以下的嬰孩。他想要確定那三位賢士所尋找的「猶太人的君王」已經被殺了。當然，我們無法確切知道這故事是否明確地反應出歷史事實，雖然它符合眾所周知的黑落德性格。似乎黑落德王連他自己的兒子也會殺害，若他覺得他們的存在可能會威脅到他的王位。因此，如果他聽說一位新王誕生在白冷，他是有可能會做出這種殘暴的事。在我們的世界，類似的事件仍然隨時都會發生；無辜的嬰孩有時是為了政治的理由而慘遭殺害。

一年前，當我默觀無辜嬰孩被殺的情景時，我想天主似乎也為這個因耶穌的誕生所招致的無意後果而受苦。我可以想像，天主也和辣黑耳「痛哭她的子女」（瑪二 18）一樣，悲泣不已。

若你讀了《爐灰的箴言》（*Proverbs of Ashes*）中所敘述的黎貝加（Rebecca Ann Parker）那令人心碎的遭遇後，或許你會了解我所說的「對天主感到憐憫」是什麼意思。黎貝加四歲時遭到鄰居法蘭克的強暴。因此，多年來她必須接受治療，並且在與



男性的關係上常有許多困難。她的治療師告訴她，在某一點上他們必須找出一些方法「回到法蘭克家的那個臥室，使這個瀕臨死亡的孩子不是孤單地留在他的家裡」。黎貝加恐懼不已，很不想這樣做，但最後下定決心如此做：「只要我的一部分還留在法蘭克的家裡，我就不是完整的。我把自己的一部分永遠給了施暴者。」在與治療師的一次晤談中，她回到了那恐怖的地方。後來她在一封發給她的合著者的電子郵件中，寫下自己的經驗：

當我還是孩子時被人強暴，我記得有一個時刻我十分確定自己要死了，事實上，我已經面臨被殺的危險。

我是遭受口腔強姦的。我不能呼吸。我還只是一個孩子！四歲。那個壓在我身上的男人之重量，正在壓碎我。在那一刻，我知道有一種「臨在」與我在一起，這臨在比施暴者「更強」，能夠將我的恐懼團團包圍。這「臨在」對我有無限的憐憫，與我有牢不可破的聯繫，緊緊包圍著我的靈魂，以及那強暴我的男人。我知道如果我死了，我會與這「臨在」同在，這「臨在」將把我抬起來，這「臨在」比死亡「更大」，比這強暴我的男人之力量「更大」。

如果這人要殺害我，這「臨在」不能阻止他，但同

時也能阻止他。因為，我知道，如果他注意到這「臨在」，他就會停止，他不能再繼續。你不能。這點我心知肚明。你不可能意識到這「臨在」，而又做出那人正在對我做的事。唯有在不知道，不注意的情況下，他才可能做出來。因此，這「臨在」的確有能力把我從死亡中救出來，我確實相信這點。這人真的沒有殺我。我想這是因為他終究不能否認他是在強暴天主。顯然，並不是因為我是天主，而是因為這「臨在」就在那裡；在強暴我的行為中，他就在反抗這「臨在」¹。

當我在這樣的恐懼中感覺到天主的臨在時，我常常淚流滿面。想到本身是愛及憐憫的天主，竟然在這種行為中支撐著法蘭克，真是令人心碎。當你想像這情景時，你會感到想要憐憫天主嗎？

天主臨現在這種事件中，這是何等情況啊！如果連我們都被感動到激起憐憫的心，那麼天主又是如何地被打動呢？祂不僅聽到所發生的種種事件，而且親臨並支撐如此恐怖的罪犯！

十六世紀西班牙加爾默羅會改革者與神祕家聖女大德蘭，將天主描繪成一座廣大華美的宮殿，殿中居住著一切生存的萬物。她寫道：「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便是，我們的造物主天主必須承受那些在祂內的受造物所犯的許多錯誤行為」²。當我們閱

讀報紙或收看電視新聞時，大德蘭以上的反省能幫助我們作某些深度的思考。如果我們仔細思索天主支撐著並臨在於世界上所有的恐怖行為時，我們或許會同情天主，甚至憐憫天主，遠超過一個成熟朋友所能做的。

互相憐憫

有一次，一間大醫院急救中心的一位牧靈人員告訴我，她在二十四小時內所經歷的事。那天有許多意外事件，她被召喚去安慰一位剛生下雙胞胎死嬰的母親；然後去陪一位因使用毒品而導致新生兒死亡的母親；並去祝福一個因猛烈的搖晃而導致腦死的嬰兒，這搖晃或許是母親造成的。在為最後一項服務作準備時，她祈求天主賞賜恩寵，使她做天主所想要的一切，而不要讓她對這位母親的憤怒影響她的服務。當她進入病房時，這位母親撲向她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這時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懷著憐憫的心擁抱這位母親。

令人心痛的一天過去了，這位牧靈人員想從天主那裡尋找安慰。她渴望天主關懷她、擁抱她，就像母親抱住一位全身疼痛的孩子一樣。當她沒有得到那樣的安慰時，她就對天主生了氣。

聽著她的故事，我漸漸意識到，當這位母親猛烈搖晃她的嬰兒時，天主是如何地臨在。而天主也臨於這位牧靈人員這一

天所遇見的其他可怕事件，以及全世界無數的其他事件中。和這位牧靈人員談了些有關她的反應和挫折的事之後，我說出自己內心的想法：在與天主的關係上，她是否被召叫踏出新的第一步，就是互相憐憫。於是，她想起最近聽見天主說：「我們必須學習彼此更加信任。」真的，在她與天主的關係上或許天主正在要求她彼此憐憫。她繼續祈禱，以後的幾週似乎更肯定這個想法。

我漸漸相信，與天主之間的友誼能夠引領我們對天主懷有憐憫之心。當然，我曾懷疑自己對天主是否不敬或放肆；也曾祈求天主讓我知道是否偏離了正道。然而至今我還沒有得到任何回應讓我改變我的信念。的確，我意識到天主高興我分擔祂的重擔。此外，我也發現自己更有能力以憐憫之心去聆聽殘酷的事件。聆聽這類故事是不容易的，我感到安慰並充滿感激之心，因我更有能力做這樣的事。我不知道天主是否希望有愈來愈多的成年朋友，因願意分擔祂自己的痛苦，而漸漸更有能力懷著憐憫的心去聆聽別人。

在第五章中我提出一些操練，幫助你對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懷有憐憫之心。如果你進行了那些操練，你便能體驗到自己對天主聖子的憐憫之心。現在，當這些恐怖事件一一出現時，你或許也會對這位必須支撐整個世界生存的天主感到憐憫。



註釋

¹Rita Nakashima Brock and Rebecca Ann Parker, *Proverbs of Ashes: Violence, Redemptive Suffering, and the Search for What Saves Us*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 209-212.

²St. Teresa of Ávila, *Interior Castle*, trans. and ed. E. Allison Pee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1) , 194.

第十章

這就是祢對待朋友的方式嗎？

有一次聖女大德蘭從馬車上摔到爛泥巴裡去。那時，她應該會對天主這樣說：「如果這就是祢對待朋友的方式，難怪祢的朋友這麼少！」假如這故事是真的，那就表示大德蘭與天主之間有著親密的關係。所以，她才能如此容易且氣憤憤地向天主說話；不論這些話是以幽默的口吻說出，或是以暴躁和自我中心的方式表達出，正如我們中許多人有時所做的那樣。

然而，大德蘭的故事也能讓我們停下來想一想。本書的大前提是，天主為了與人建立友誼關係而創造了所有的人。果真如此，我們可以提出這問題：為何許多壞事都發生在天主的朋友身上，甚至在那些接受天主友誼的人身上？我不是指一些小災難，像發生在大德蘭身上的小小意外，而是如同我們在上一章中所反省的可怕事件。天主為何不阻止人犯罪作惡呢？天主怎能允許那些恐怖的天然大災難如同 2004 年 12 月的南亞海嘯、卡翠納颶風，以及像殺害兒童等人類惡行，來摧毀如此眾多的生命呢？這些遭受天然災害及人類惡行之苦的人可能會問，與天主建立友誼有何益處，如果這友誼不能從這些恐怖災難中拯救他們。想要和我們建立友誼關係的這位憐憫人的天主，為我

們創造了這個世界，然而這世界卻是有罪惡的，我們如何能安於這個事實呢？

天主為何不干預

由某方面來看，我們或許可以從上一章黎貝加的經驗中找到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天主不能強迫人們按照祂的肖像而生活。我們是有自由的，能夠拒絕達到我們最高超的理想和天主對我們的期望。正如黎貝加所指出的，如果施暴者讓自己意識到那「臨在」，他不會繼續做他正在做的事。就是因為我們拒絕注意天主在我們心中的推動，因此我們允許自己對別人做出如此邪惡的事。

如果我們是誠實的，我們會知道自己曾對別人做過或說過傷害他們的事，即使在做這些事之前，我們對這些行動感到良心不安。我們都知道，不去注意那「臨在」是什麼意思。我們只能感謝天主，我們沒有面臨如同法蘭克曾經有過的那股強有力的衝動；因為我們不知道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是否會注意到那「臨在」。我們能夠把大屠殺歸咎於納粹，但是，我必須承認，我感到有福的是，我不必像許多德國人那樣，被他們政府的宣傳所考驗，同時也被害怕自己因注意天主聖神的聲音，即注意天主在我們心中的臨在所造成的後果所考驗。每當閱讀報紙或

收聽新聞時，我在心中常祈禱說：「若非天主的恩寵，我也會走到那種地步。」我們每個人都有犯罪的可能。

正如在最後幾章所作的反省，天主對世界的夢想是「在我的整個聖山上，再沒有誰作惡，也沒有誰害人」（依十一9）。如果沒有大家的合作，如果我們沒有達到天主的希望和期盼，這夢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在創造人類並賦予人類自由意志，以及召叫他們與祂建立友誼關係的過程中，天主變成易受傷害的，我們的軟弱與恐懼讓祂飽受傷害。

那麼，天主為何不消除作惡的人呢？在「麥子中的莠子」的比喻中，耶穌給了答案：

天國好像一個人，在自己田裡撒了好種子；但在人睡覺的時候，他的仇人來，在麥子中間撒上莠子，就走了。苗長起來，抽出穗的時候，莠子也顯出來了。家主的僕人，就前來對他說：「主人！你不是在你的田地裡撒了好種子嗎？那麼，從哪裡來了莠子？」家主對他們說：「這是仇人做的。」僕人對他說：「那麼，你願意我們去把莠子收集起來嗎？」他卻說：「不，免得你們收集莠子時，連麥子也拔了出來。讓兩樣一起長到收割的時候好了；在收割時，我要對收割的人說：你們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成捆，好燃燒，把麥子卻收入我的倉



庫裡」（瑪十三 24-30）。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但是這個比喻卻使我鬆了一口氣，因為我自己常常就是麥子中的莠子。從我們所認知的宇宙間萬物的關連性來看，確實是如此，任何東西的毀滅可能意謂著所有東西的毀滅。我真的感到如釋重負，天主沒有放棄我們的世界，雖然我們都曾是莠子，而且撒播莠子。你有什麼反應呢？

天主的友誼和自然災害

第二個問題更令人傷腦筋：為何這位全能、全善的天主創造了一個有自然災難的世界，使無數人的生命遭受浩劫？自從人類的意識開始露出曙光以來，這就是一個令人苦惱的問題。過去幾年來我所聽到的答案，沒有一個令我滿意。或許唯一令人滿意的答案是，當我們為這樣的災難感到悲痛時，我們每一個人從天主那裡所獲得的答案。

當約伯向天主傾訴他的不幸遭遇，並從天主那裡得到答覆後，似乎才心滿意足。在《約伯傳》裡，天主用一連串的問題來回應約伯的抱怨。天主告訴約伯說，他不是天主，而唯有天主才知道萬事萬物的最終奧祕。當天主提出祂的問題時，約伯回答說：

我知道祢事事都能，
祢所有的計畫，沒有不實現的。
是我以無智的話，使祢的計畫模糊不明；
是我說了無知的話，說了那些超越我智力的話。
請祢聽我發言；我求祢指教我。
以前我只聽見了有關祢的事，現今我親眼見了祢。
為此，我收回我所說過的話，坐在灰塵中懺悔（四十二2-6）。

在天主的回答中，並沒有對那些降在約伯身上的災難加以說明，而天主向約伯所提出的問題也不是對生命中災難的解答。它們只是指出天主所創造的宇宙之奧祕，而約伯的回應似乎只是卑躬屈膝和自我譴責。然而我們也能更寬廣地解讀他的回應，將之視為人與天主相遇的一個告白。當我們與天主相遇時，我們知道自己不是天主，而我們之所以能夠存在只是因為天主要我們存在。從這層意義去看，我可以因自己沒有了悟事物的真實狀況而「看輕」自己。

約伯想從天主那裡得到一個答覆，難道有錯嗎？天主所提出的問題，似乎是要表達祂的憤怒，因為約伯竟敢在祂面前抱怨並且要求申辯。然而，就在約伯回應之後，天主立刻對那位

曾經想要為祂辯護，並想制止約伯發言的厄里法次說：「我應向你和你的兩個友人發怒，因為你們講論我，不如我僕約伯講論得正確」（四十二7）。我認為約伯被稱許想要繼續與天主交談，並且拒絕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災禍歸罪於自己。

約伯的朋友們想採用一般神學和哲學的解釋來解說災難，但是約伯卻不這樣認為。他拒絕「公義世界」的假設，這種假設把災難的原因歸咎於那些受苦的人。例如，對於一位被強暴的婦女，我們聽到的是：「這一定是她自找的」或「為什麼沒有人保護她，她還在晚上外出？」至於遭受颶風的災民，人們聽到的是：「他們為何住得這麼靠近岸邊？」約伯無法接受他的朋友們的論點，他們採用的似乎就是這種假設。約伯能夠給人暴躁和憤怒的印象，但取悅天主的似乎就是他這種不接受錯誤答案，而且要與天主直接談話的態度。用這本書的術語來說，約伯想要繼續維持友誼。

伊安·馬修在他所寫的有關聖十字若望的書中，對《約伯傳》作了這樣的註解：

（約伯最後的回應）是能自由地站在聖殿後面說：

「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吧！」（路十八13），因為現在任何其他的說法都是無關緊要的。這並非畏縮的順服，而是理解到我歸屬於那遠超過我所了解的某種事

物。它帶給我一種既敬畏，又興奮、慚愧的錯綜複雜感覺，正如我曾經教導過的人變成天才時，我所感受到的一樣。十字若望說，這是一種對天主的認識，引領人以新的「尊敬」和「謙恭」對待祂¹。

《約伯傳》的寫作目的，似乎是要說明為何壞事會發生在好人身上。然而最終，還是沒有答案。除了表達出天主創造這個宇宙如其所是，還有當我們對那些非因我們的過失而經常降到我們身上的災難感到憤怒不已時，以及除了天主仍然有興趣與我們人類建立友誼關係之外，沒有任何答案。對此，你有什麼反應呢？

為何在這世上有如此多的邪惡與痛苦，對這問題我沒有答案。如果你對天主的行徑有所疑惑，我所能做的就是鼓勵你直接對天主說，正如朋友與朋友對談一樣，即使你能夠表達出來的唯一情緒是憤怒。我相信《約伯傳》鼓勵這種誠懇的友誼關係，並且指出天主樂意回應，即使這回應乍聽之下並不如我們所期盼的那麼安慰人。

天主的旨意

雖然我們可能知道，天主和天主的行徑是奧祕，唯有天主

自己能夠明瞭；但我們仍然設法從創造的工程中認出天主的旨意。當災難發生時，無論是天災或人禍，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談及天主旨意，說：「這個颶風是天主想要的，為了堅強我們，也為使我們更親近祂。」「天主要你的母親離開人間，這樣她在天堂上會快樂的，而她也可以在那裡看顧你。」「天主願意任何事情的發生，都對我們有益。」聖十字若望寫給一位因為搬到另一座修道院而感到極大痛苦的修女之信，便是一個這樣的例子：「這是至高天主的作為，為要給妳更大的益處。」諸如此類的解釋所預設的是：我們知道天主的意向。我寧願不把一個我所不知道的意向歸於天主，因此痛苦與邪惡仍是一個奧祕，這奧祕使我不得不正視天主到底是誰這問題。

當我們把天主當作萬事萬物最終的操縱、安排者時，我們就很難解釋天然災害及人類罪惡的問題。天主創造並支撐這個世界；這是一個地殼構造變化莫測的板塊世界，其間氣候的交互影響如此複雜，此外還有一些有時會在人類生活中造成浩劫的現象。對於板塊的變化或氣候的狀況，天主並沒有加以干預。當涉及人類的罪惡時，如果天主對釘死耶穌的行為不加制止，那麼或許天主不能改變人心，除非人願意改變。天主當然想要影響我們的心靈，但是祂不能強迫人心改變。

天主在《約伯傳》結尾所提出的問題，指出了宇宙的浩瀚無際。天主是這無垠宇宙的中心，祂渴望宇宙存在，也時時刻

刻支撐著它。然而，為何有恐怖事件的發生，例如：強暴兒童、基因異常，以及海嘯等；這是宇宙奧祕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得知某些這類現象的科學解釋，透過這些解釋，我們知道如何防範類似事件的再度發生；但是奧祕仍然存在，因為我們終究無從知道天主的心意。如果我們能夠知道，那天主就不是天主了。

當人面臨痛苦與邪惡的事實，而又不知道為何天主允許這些事發生時，那時我們能做什麼呢？在上文中我們提及聖十字若望所寫的一封信，伊安·馬修對此信加以註解，他認為，對十字若望而言，最終能將痛苦轉變為積極的，便是信靠天主：「悲傷吧！說出能夠說出的，不要容忍那可能影響這種處境的罪惡；要相信天父將這處境握在祂的手中，並且會把它變為祝福」²。我會加上一句：「對天主發怒吧，如果你覺得想要這樣做。」伊安·馬修引用十字若望所說的「信任」，並對之加以稱許；這樣的信任是來自對天主的重要體驗：天主是造物主，為了與人建立友誼，祂渴望你和其他每一個人都能存在。聖十字若望和伊安·馬修提醒我們，有時我們發現自己處在一種「唯有盲目地信靠這位我們所遇見並相信的天主才能活下去」的情況下。

有些人雖置身於恐怖的情況中卻全心信賴天主，他們的經驗能幫助我們了解上述這種反應。我曾遇過有這種信賴心的人，你可能也遇過。十字若望在遭受自己同會弟兄幾乎致命的殘酷

對待和監禁之後，獲得有關天主的深入體會。在那種可怕的環境裡，他感受到天主那支持性和充滿熱情的愛之臨在。在嚴酷的考驗中，他向天主寫了愛的詩篇，這些詩篇在西班牙文學中被視為經典之作。他相信，如果沒有經過這牢獄之災，他不會認識天主如此之深。

當納粹占領阿姆斯特丹期間，一位住在城中的猶太婦女愛蒂·賀樂孫（Etty Hillesum）在死於奧茲威辛（Auschwitz）集中營之前找到了天主。1942年5月26日，被監禁之前，她寫了這篇禱文：

啊！天主！有時很難接受也無法了解，那些按照祢的肖像受造的人，竟然在這些支離破碎混亂的日子裡，彼此做出這樣的事。然而，我不再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了。天主，我試著面對事情的真相，哪怕最殘酷的罪行；從人的無知行為所造成的駭人殘骸中，我試著去發現微小、赤裸裸的人類。我不坐在我那平安、充滿鮮花的房間，透過祢的詩人和思想家來讚美祢。那未免太簡單了，無論如何，我並不如我的朋友們所認為的那樣超脫世俗。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真實，我知道，但是我不是空想的幻想家，天主，我不是一個具有「美麗靈魂」的女學童。我試著面對祢的世界，天主，我不迴避事實

而躲進美麗的夢境，雖然，我相信，美麗的夢境與最恐怖的事實是可以並存的。我繼續讚美祢的創造工程，天主，我不顧一切地讚美³。

當火車駛出荷蘭開往奧茲威辛時，賀樂孫從火車裡丟出一張字條，上面寫著：「我們唱著歌離開營區」⁴。在這樣的恐怖氛圍中，還能寫出如此的話語，不是太令人驚奇嗎？

到最後，我們並不需要了解邪惡；我們只需要向天主說「是」。有一句葡萄牙格言說：「天主以扭曲的線，畫出直線」，我們相信天主以「默西亞被拒」這條扭曲的線，畫出了直線。我們相信天主在歷史中以觸動許多人生命的曲線，畫出了直線。更有甚者，我們不能夠知道罪惡的奧祕；然而，我們也實在不需要知道，如果我們信任天主是我們真正的「朋友」——即《智慧篇》的葡萄牙譯文所說的真正「生命的朋友」（amigo da vida）（十一 26）。論及十字若望的「黑夜」，伊安·馬修寫道：「黑夜要成為……被祝福的，在某種層面上，也需要成為『是』」⁵。生命的確投給我們許多變速球以及許多難以處理的可怕事件，如果我們想要找到某些平安與祝福，我們必須說「是」，如同耶穌在革責瑪尼山園所說的那樣：「阿爸，父啊！一切為祢都可能：請給我免去這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願意的，而要照祢所願意的」（谷十四 36）。

先知哈巴谷雖然遭遇到極大的苦難，似乎還能對天主說「是」。我們也可以祈求天主幫助我們說出類似的話：

縱然無花果樹不發芽，
葡萄樹不結實，
橄欖樹一無所產，
麥田不出產食糧，
羊棧內沒有羊，牛欄中沒有牛，
我仍然喜樂於上主，
歡欣於我的救主天主（哈三 17-18）。

天主分擔了我們的命運

如果有人對與天主建立友誼這樣的概念，採取反對的立場，那麼我現在所要說的這最後一段話或許會緩和其立場。基督徒相信納匝肋人耶穌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在他身上，天主參與了所有人類的命運。因羅馬帝國進行人口普查，耶穌的父母被迫離開納匝肋的家，前往白冷城去，而那時瑪利亞正接近分娩的時刻。在白冷城的馬槽裡，耶穌誕生了！接著，為了逃避黑落德王的瘋狂行為，這個小家庭不得不逃到埃及去。在開始其公開生活之前，耶穌似乎失去了他的父親若瑟。最後，他自己宗

教的領袖把他交給羅馬統治者，處以極刑。看來天主對痛苦並非一無所知。在耶穌身上，天主徹頭徹尾知道人的生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天主渴望與我們每一個人建立友誼，祂的這種渴望是無邊無際的；我們的這位朋友願意和我們分享一切事，甚至那些使我們感到氣憤和憤恨天主的事。

註釋

¹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Soundings from St. John of the Cros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5), 63.

²同上，頁 93。

³Etty Hillesum, *An Interrupted Life: The Diaries, 1941-1943, and Letters from Westerbork*, trans. Arnold J. Pomerans (New York: Henry Holt, 1996), 134-135.

⁴同上，頁 xvi。

⁵Iain Matthew, *The Impact of God*, 86.



第十一章

我如何了解天主的憤怒與正義？

有一個思想不斷地出現在我腦海中，或許也出現在你的腦海中；就是有關天主的正義之問題。聖經時常提到天主對人民的不正義和罪惡氣憤不已。在本書中，我從一開始所談論的有關天主的愛和祂渴望與人為友的方式，似乎忽略了聖經中有關天主的憤怒與正義的章節。難道我對天主的期望太樂觀了？此外，把焦點放在人與天主之間的友誼上，我們不就有危險接受我們這個世界的現況嗎？這世界不是天主想要的樣子。天主對我們的罪惡和不正義的行為有何反應呢？祂仍然願意與我們建立友誼嗎？

如果你受這些問題的困擾，別擔心，別人也一樣。讓我們試著以下面這默想來答覆這些問題。

天主的憤怒

當我們仔細思索聖經中有關天主憤怒的記載時，我們可能傾向由字面意義來解釋。然而，重要的是要了解，聖經雖然是由天主所啟示的，但卻是由一些和我們一樣帶著心理學、社會

學及文化背景的人所執筆的；這些背景都影響了他們對天主的經驗。他們把希望與恐懼表達在對天主的信仰上，正如我們一樣。

如果你問自己，最近你所體驗到的天主是否許可種族淨化，你可能立刻回答不是；但是有許多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意你的看法。他們相信天主站在他們那一邊，並且要他們不擇手段，藉任何方法消滅敵人，以保護自己，甚至包括種族屠殺。在我們這時代，我們親眼見證了這種信念的落實：在德國的納粹、非洲的盧安達、昔日的南斯拉夫，以及許多其他的地方。聖經中的以色列人民曾相信，天主引領他們由埃及來到預許之地，祂要他們驅逐住在那裡的每一個人。他們是漸漸地才相信，天主要所有的人和乎相處，和諧共融。這便是將臨期時我們所讀到的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

若一個宗教相信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是出於神的意願，那麼先知們就很容易宣稱發生在百姓身上的一切災難，都是神對百姓的不忠誠之憤怒回應。然而，這些災難也可能被解釋為因為國家的政策不當所造成的後果。在歷史中，以色列有時與那些最終無法保護他們的國家結盟；例如被稱為第一依撒意亞的先知，曾警告以色列的領袖不要與埃及結盟，但是他們卻不聽從。結果，當埃及衰敗而亞述與巴比倫興起時，以色列人民便為他們的愚蠢行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就是耶路撒冷的被毀滅及流亡到巴比倫。以色列子民所付出的代價究竟是直接來自天



主的懲罰，或是因為他們信賴人的力量來保護他們的主權所招致的後果呢？畢竟，當一個王國開始衰微時，那些曾經遭受這王國迫害的人民便開始找尋機會來報復。

對這些歷史事件的反省，提醒我們即使是在聖經故事和預言中，都應該小心我們究竟把哪些事歸於天主的旨意。如果天主並沒有在報復的怒氣中行動，那麼對於不正義祂會如何回應呢？

天主對人的愚蠢與罪惡如何回應？

針對「這個世界是天主的家庭事業，而天主對這世界充滿著渴望」，我們在以前就已經仔細思索過了。很明顯的是，人類沒有完全留意天主的願望。暴力、仇恨、戰爭以及環境的破壞，似乎主導著人的生活。人類對這家庭事業所做的一切，天主如何回應呢？你可以問問天主這個問題，然後將你所得到的回答與我從天主那裡所得到的回應，作一比較。這樣，我們對於「天主的正義與祂的仁慈如何並存」，或許可以略知一二。

當我向天主發問時，在祈禱中我得到這樣的回應：「每當你在我面前，尤其是當你知道自己犯罪的時候，你如何回應呢？你認為任何人能夠在我面前而無動於衷嗎？」我了悟到在這種情況下，我感到既羞愧又悲傷，我求天主賜我恩寵使我將來能避免再犯這樣的罪。我並沒有感到天主對我發怒，但是我無法

生活在天主的面前，而不承認我的失敗、罪過，並為此而感到後悔。

當我仔細思考這事時，我了解到，無論我們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如果我們讓自己意識到天主的臨在，那麼我們會感受到天主召叫我們悔改並使我們感到悲傷。我們不可能意識到天主，而不同時意識到我們多麼不像祂期望於我們的樣子。事實上，對我而言，人們似乎對天主的全然美善與神聖感到如此震驚，以至於想要逃走並躲藏起來，至少開始是如此。我相信他們的震驚與害怕並非來自天主那令人感到恐怖的憤怒，而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如此的不神聖與不配。他們所預期的是憤怒、拒絕，甚至是感到被拒絕，然而那都是他們對天主的投射而已；他們把天主無比的愛、神聖與仁慈解釋為憤怒，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如此不配。但是，如果他們停留在天主面前，他們會覺得被祂的愛與寬恕緊緊地擁抱，並且想要表達出他們的悲傷和懺悔。他們也渴望改變自己的生活，並且了解到唯有依靠這位愛及寬恕的天主之協助，他們才能有所改變。

十七世紀英國詩人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在他的詩作〈愛（三）〉中，生動地表達了我們這些罪人與天主的神聖相遇時，內心經常有的狀況：

愛，向我表示歡迎：然而我的靈魂卻退縮不前，
感到卑污與充滿罪惡。

但是眼光銳利的愛，從我一進來開始
便注意到我漸漸變得懶散，
愛，更接近我，親切地詢問
我是否缺少什麼。

我答道：「另一位值得來這裡作客的人。」

愛說：「你就是這一位。」

「我？無情、忘恩的一位？啊，親愛的，

我無法注視你。」

愛牽著我的手，微笑著回答說：

「除我以外，誰創造了眼睛？」

「真理，我的主；但是我玷污了它們；讓我的羞愧
到它應受報應的地方去。」

愛說：「你不知道是誰承擔起這責任？」

「那麼，親愛的，我要伺候你。」

愛說：「你坐下，嚐嚐我的肉吧！」

於是，我坐下，我吃！。

當我們來到天主面前時感覺到困惑、羞愧，並且預料自己會被天主拒絕，這一切在赫伯特的詩作中表達無遺。但是，正如他一樣，我們發現天主邀請我們參加一個充滿友誼的餐會。十四世紀英國隱修者挪利其的朱莉安（Julian of Norwich）有一次在體驗到天主之後，寫道：「然而，對我而言，似乎在天主內能夠是沒有憤怒的，因為我們美善的主總是記起祂自己的光榮，以及所有將得救之人的益處」²。

我想要描述一些難以揣摩的事。天主是愛和憐憫，但是或許會說，天主也有祂的標準。當我們面對天主時，會發覺自己沒有活出天主按照祂的模樣和肖像創造我們時，所要我們活出的樣子。這就是我所謂的標準。我們知道自己曾經沒有對那些有需要的人表達憐憫；曾經不神貧，不良善，不誠實，不仁慈，或不信任。我們往往與我們受造的樣子恰好相反。我們活得多默·牟敦（Thomas Merton）所描述的「假我」中³。面對至聖天主，我們漸漸意識到我們是何等的不真實和不神聖，而我們受造原是要如同我們的天父那麼成全（瑪五 48）。但同時，如果我們能夠誠實地站立在至聖天主的面前，我們也會體認到被賜予寬恕之恩，也得到懺悔和皈依的機會。

回想一下第九章中黎貝加的經驗。在一次治療過程中，她回到四歲時遭受鄰居強暴的時刻。在那次療程中，她了悟到自己像孩子一樣被那「臨在」支撐著；她也明白如果施暴者覺察

到那「臨在」的話，他便不會繼續做下去。當我讀黎貝加的描述時，體會到的只是那「臨在」的關愛與支持；此外沒有別的。黎貝加並沒有說那「臨在」在對她表達愛與關懷的同時，也準備要消滅那位對她施暴者。

這是當我詢問天主有關祂的憤怒時，我所領悟到的。你自己有什麼領悟呢？談談我們的經驗，對我們會是很大的恩寵。希望你能找到與你分享經驗的人。

天主的正義

這位渴望我們友誼的天主，也渴望全人類的友誼，並且希望全人類藉著互相合作發展出一個能支持、維繫所有天主的朋友之世界。天主想要一個正義的世界，一個男女之間有正常關係並與天主有良好關係的世界，在那裡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照顧。天主對我們的這個世界有何反應呢？在面對我們人類所造成的無數不正義事件上，對天主的正義這問題，我覺得還有更多可以討論的。

不正義的種子已經撒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它的後果滲透各處。我們常常看不見，或是不讓自己看到這些後果。但是有時我們無知的面紗被掀開，然後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不正義的世界裡。在美國，當我們看到紐奧良地區成千上萬貧窮的非裔美

人受到卡翠納颶風嚴重的衝擊後，許多人無知的面紗被揭開了。許許多多的人以慈善行動回應他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大多數的人沒有採取下一個步驟，沒有設法去面對這個使貧窮的非裔美人（以及一般窮人）處於社會階級底層的不正義體系。

我不想在此高談闊論，因為我不認為譴責能幫助我們以憐憫與全心投入的方式，來面對我們這個世界的真實狀況；而憐憫與全心投入正是改變社會結構所不可或缺的。我倒是建議每一個人在這一週內閱讀報章雜誌，同時祈求天主幫助我們以祂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我們可以回到《神操》中，依納爵在「降孕奧蹟」的默觀中所提出的建議。依納爵要我們想像天主聖三注視著我們的世界，並且決定派遣聖子來到世界上。祈求天主幫助你從天主聖三的角度去閱讀新聞。

當你從天主的角度去默觀新聞時，你體驗到什麼？我自己意識到的是天主的悲傷，因為在我們中間有這麼多暴力和痛苦。我可以聽見天主說：「這不是我要的。」「為了改變這一切，你要做什麼呢？」有時，我覺得無助又氣憤，然而這些感覺只會讓我們指責別人；我意識到那時我是在找尋代罪羔羊，好使我能除去我與這些社會性病態的同謀關係，並擺脫我涉入其中的責任。為了改變政治上的趨勢，使更多的人願意支持那些推動我的城市、邦州，以及我的國家邁向一個更正義、更公平的社會所需要的政策，我做了些什麼呢？換言之，我意識到我自

已是問題的一部分，我需要悔改為盡一己之力來改變公共政策。

在《亞伯爾復活》（*Raising Abel*）一書裡，神學家詹姆士·艾力森（James Alison）說了一則如今已年邁的加音在帳棚裡嘗試入睡的故事，非常富有想像力。當加音在世界各地流浪時，他從來沒有感到太多的心靈平安，總是害怕因殺死自己的弟弟亞伯爾而遭到報復。一次，他從斷斷續續的睡眠中醒來，覺得有人已經進入他的帳棚，並且正注視著他。他意識到那是他的兄弟，而且預料自己必死無疑。然而，他聽見一個聲音說：「不要害怕，是我，你的弟弟，你不記得了嗎？」亞伯爾幫助加音記起往事。艾力森寫道：

對這個老人家來說，記憶起他弟弟的這段過程並非全然愉快，因為每次喚起過去真正發生的事，都使他震驚地看到從那時起就一直驅迫他的一切，多麼怪異又關係著生與死的愛恨交織情結；他整個的流浪故事、他尋找棲身之地的故事，他殺害弟弟以及為保護自己而被驅逐的故事，所有這一切再次顯示出來似乎是沒有必要了。他的弟弟讓他在每一步驟裡看見真正發生的一切，而在每一個步驟裡，這位老人真想要做一些他那堅韌似皮革的腿再也做不到的事：為了避免聽到更多的事，也害怕過去那些使他成為今日這模樣的事情揭露出來而逃

之天天。

然而他的弟弟並沒有使他免除這「奇怪的」審訊。

「奇怪的」審訊，因為在法庭上，弟弟是受害者，也是律師和法官，而且在審訊的過程中那位不敢聆聽控訴的人並未受到指控。奇妙的是，當老人的記憶愈來愈鮮明時，那對他具有威脅性的最後結局，也就是那幾乎無時無刻不在他耳邊咆哮的聲音，愈來愈不具威力了。他的這種感覺正在消失，因為結局已經出現了，然而並不是對他具有威脅性的結局，而是他的弟弟寬恕了他⁴。

這個富有想像力的審訊過程吸引著我，因為感覺起來就好像我們面對天主時所發生的一切。我們受到審訊，也就是說，我們真的必須誠實地面對我們所做的或未能做到的一切。這是天主的正義，但是我們明白天主的正義就是愛與寬恕。我們不需要害怕天主的臨在。天主的審判使我們得到釋放，如果這不是我們所有的人在死後要面對的審判，那麼我們會渴望有所改變，並且盡我們所能將這世界打造得更像天主想要的。

這一切如何觸動你呢？它是否與你透過天主的眼光去默觀世界所得到的經驗相符呢？或許你也可以和《聖詠》作者一起說：「仁愛與忠信必彼此相迎，正義與和平必彼此相親」（詠八十五 11）。我還是希望你能和別人一起談談你的經驗，不然

的話，你或許也可以像瑪利亞在接受天使報喜時一樣，將這一切默存於自己心中（路二 51）。

註釋

- ¹ “Love (III)” George Herbert, i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 ed. Alexander W. Allison et al., 3rd ed. (New York: Norton, 1983) , 268.
- ² Julian of Norwich, *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 trans. Elizabeth Spearing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 61.
- ³ James Martin, *Becoming Who You Are: Insights on the True Self from Thomas Merton and Other Saints*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2006) . 此書已譯成中文，請參閱《找到自己，找到天主》，第三章，台北，光啟文化事業，2008年4月初版。
- ⁴ James Alison, *Raising Abel: The Recovery of the Eschat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Crossroad, 1996) , 133-134.

第十二章

天主向我們顯示神聖的內在生活嗎？

我曾強調相互的自我顯露是友誼的一個核心特質。跟我最好的朋友，我要盡我所能地真誠分享自己的內在生活，尤其是涉及我們的友誼時，並且我希望他們會以同樣的方式待我。我們與天主的友誼中，是否有些類似於這種相互的自我顯露呢？天主向我們顯示神聖的內在生命嗎？或者，這類比在這一點上發揮不了作用呢？畢竟，有件事似乎是清楚的：如果人們認為他們能了解天主，他們就錯了。天主是深不可測的奧祕；我們正向地談論有關天主的一切，同時必須被否定。否則我們就使天主成為有待解開的謎團。當我們面對面看見天主時，我相信，我們會欣慰地領略到自己永遠無法徹底了解神聖的奧祕。

另一方面，基督徒公開表明天主是三位一體，並談論在一個天主內的三個位格。這是天主內在生命的啟示嗎？如果是，它必定對我們的生命及我們與天主的友誼有著某種意義。

在這次默想裡，我要在涉及天主渴望我們友誼的範圍內談論這啟示。這是不容易討論或領悟的。在這本書的進程中，如果我們有任何需要天主幫助的時刻，那就是現在。我不想把你引入歧途，或是讓你因神學的理論而感到厭煩。或許很難可以



理解的話語述說有關天主的自我啟示，而這就稍稍表達了天主是誰。

行動中的啟示

聖經中沒有一處直截了當地指出天主是三位一體。但是，天主已經就有關神聖內在生活作了某些啟示，導向天主聖三的信理。然而，這啟示就像大多數深刻的自我啟示一樣，與其說是出自於言語，不如說是來自於行為——天主在希伯來人的歷史中，在耶穌這個人身上，以及聖神在人類歷史中的工作中的行動。當然，這些在行動中的啟示並沒有揭開天主奧祕的面紗，正如人在行為或言語上的自我顯示也沒有揭開人類奧祕的面紗一樣。無論我最親密的朋友向我自我揭露有多深，她／他仍然是一個奧祕。如果這就人類的友誼來說是真的，那麼與天主的友誼不是更加如此嗎？

世界上存在的事物的確多多少少顯示了天主的奧祕。天主不需要宇宙來使祂成為天主。當我們驚訝地發現我們的世界，以及在它內我們的存在只是因為天主想要我們存在，我們就能夠開始深思使這一切存在的那一位。在創造宇宙當中，天主顯示祂自己，因為沒有其他任何東西能夠作為模型。但是，我們必須讓自己受這奧祕的激發，引起興趣，正如德妮絲·雷弗托

夫在〈原初的驚異〉（*Primary Wonder*）中所寫的：「竟有任何事物存在，任何事物！」（*There is anything, anything at all*）。

坎特伯雷（*Canterbury*）總主教羅恩·威廉斯（*Rowan Williams*）在一篇探討天主聖三神學的文章中寫道：「身為受造物，因著天主發出的聲音而存在，我們知道天主渴望成為天主，是為了不是天主的一切——祂渴望不是天主的一切（譯按：原文為"what is not God"，亦即一切受造物）愉快和繁盛。」不像我們的渴望，天主的渴望不會因著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吸引力而興趣盎然；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存在，直到天主願意。創造一個不是天主的東西並不會「協助天主成為天主」，誠如威廉斯所說的。「發自天主口中的……是天主：祂發出召喚讓世界誕生，正在祂的臨在中開花結果，找到自身的圓滿實現，這召喚將屬於天主的那種生命形諸於天主「之外」。換言之，天主創造天主所是的一切，但是受造的生命存在於天主「之外」。我假定威廉斯將之外放在引號裡，因為這種空間性的隱喻並不能真正地發揮作用；沒有任何受造物是在天主「之外」的，因為天主不是空間性的。但是，威廉斯表明在創造宇宙中，天主顯示祂自己，因為沒有其他任何東西可顯示了。

那麼，天主在創造世界的行動中啟示了什麼？有一些關於天主內在生命的事，就是自我給予。威廉斯這樣寫道：「我們似乎必須說，天主已經是『為利他而存在』的存在，祂的喜樂



恆常存在於另一位喜悅中」¹。暫且不談受造界，在天主內，自有「存在於另一位喜悅中的喜悅」。

如果天主的另一個「行動」——也就是降生成人，不曾發生在世界上的話，威廉斯或其他任何人都不會有在天主內「在另一位喜悅中的喜悅」的觀念。在第四章，我們默觀第一世紀的猶太人，納匝肋人耶穌的生活、死亡和復活。我們與這位除了罪以外，完全與我們相似的人接觸。儘管如此，他在他的首批門徒以及許多世紀以來的基督徒當中所引發的驚歎，正是天主的臨在所引發的那種驚嘆。耶穌漸漸在人性中成長而對自己有所認知，這認知可能曾經讓他懷疑自己的神志是否正常：他相信自己與那位他稱為「親愛的父」的奧祕者是一體的。他或是瘋子，或是騙子，或者在獨特的意義下是天主之子——這只可能意謂他是身為人的天主的臨在。在納匝肋人耶穌的生活、死亡與復活中，天主啟示了一種內在生命，這以某種奧祕的方式而言是關係性的。耶穌稱天主為「阿爸」，但是，在行動和言語上，他也顯示自己與天主是一體的，這是與其他受造物不同的地方。因此，在天主內，至少有兩位是一體的。我們可以用複數的「位」（persons）來表明二位，只要我們來僅僅就關係而言定義「位」（person），而不涉及兩個不同的存在實體。

似乎已經在初期基督徒教會團體中發生的事，是人們注意到他們面對天主雅威的驚訝、喜悅和怕懼的經驗，與他們面對

復活的耶穌和想起他生前的經驗相似。再者，由於耶穌的生活、死亡與復活，他們漸漸蛻變成為一種不同的人類團體。耶穌在受盡羞辱，死在十字架上後的復活，以及基督徒重生進入獲得寬恕也寬恕他人的包容性團體，都只能歸諸於天主的行動。因此，耶穌不是瘋子或騙子，但一定是、必須是他指明自己所是的那一位：在獨一無二的方式下是天主子，天主在世界上的具體臨在。

初期教會回想起耶穌曾談到要派遣他的聖神。唯有藉著天主在他們個人身上及團體中活躍的臨在，他們自身的轉化才得以發生，成為新人。在這個行動中，天主啟示了在祂內的關係性是三方面的。這是人們經驗到天主友誼的方式。他們接受三位一體天主的啟示，不是藉由在特殊宗教入門儀式中傳授給他們的某些密傳教條，而是藉著天主在創造與拯救世界中的救恩行動。因此，天主以行動來啟示自己是誰，更勝於用言語。

如果你投入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裡所提出與耶穌及聖神友誼的操練，你可能已經有某種類似初期基督徒的經驗。如果真是如此，那麼你對同一天主的三位面貌有一些經驗性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內心的知識」。某種事情已經發生在你身上，而且你知道你已經體驗到天主臨在於納匝肋人耶穌身上，以及在他身上的行為，並且經由聖神的恩賜而使自己度革新的生活。你已經體驗到天主的創造，救贖和拯救的臨在，基督徒稱之為父、



子以及聖神的天主。

再者，正如我們在耶穌的生活和死亡中，體驗到天主憐憫的易受傷害性，同樣，當我們在聖神內生活時，我們會體驗到同時是父、子和聖神的天主，祂的憐憫具有易受傷害的特質。聖神不會脅迫人；聖神在我們內的行動推動我們變得更能寬恕，更富有憐憫，以及在我們的關係上更為包容。但是，我們能夠拒絕順從跟隨這些推動，而且常常。在三位一體的天主中，最少提到的便是聖神，這表示天主願意成為被人遺忘的一位，為能使我們成為天主創造我們時所期盼的人，以及人類團體。天主的自我顯示是全然一致的。天主是憐憫人的那一位，貶抑自己，為能贏得我們的友誼。

註釋

¹ Rowan Williams, *On Christian Theology* (Oxford: Blackwell, 2000) , 73-74.

第三部分
體驗天主

第十三章

我們在何處體驗天主？

如果天主想要我們的友誼，我們在何處可以經驗到天主吸引我們進入這樣的關係呢？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建議你花時間祈禱，努力意識到這樣的經驗，但是或許花一些時間回憶你在何處曾體驗到天主，也會有所幫助。在這一章，我會與你一起探索人們曾經找到天主的各種不同地方。我希望我們將會一起發現，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找到天主。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注意。讓我們先由聖經中某些找到天主的時刻開始。

當梅瑟替岳父看羊時，他注意到某種不尋常的現象：燃燒的樹叢，但沒有燒毀。當他走近觀看究竟時，他聽到一個聲音對他說：「不可到這裡來！將你腳上的鞋脫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出三5）。這是聖經中人們接近天主的許多例子之一，就某種意義來說，這地方乃是天與地相遇之處。這樣的相遇一次又一次地發生——在西乃山上，天主在那裡將十誡頒給梅瑟；在放置約櫃的帳幕，十誡保存之處；在撒羅滿聖殿，約櫃的至聖所。只要聖殿矗立，以色列人感覺到天主確實與他們同在。第二聖殿被毀後殘留的一堵牆，被稱為哭牆，因為天主臨在的地方已不復存在，猶太人在那裡為天主已不在他們中



間而哀悼。

對以色列人民而言，天主的地方和我們的地方不是完全分開的；它們以某種方式重疊。在某些時刻和某些地方，人們意識到這種重疊。天主不在世界之外的「那裡」，雖然天主同時也不全然在「這裡」與受造物融合為一體。神學家創造了「超越性」（transcendence）這個字描寫天主「不在這裡」的特質，用「內在性」（immanence）形容天主「在這裡」的特質。

對基督徒而言，納匝肋人耶穌便是現在天地交會的地方，至聖者以獨特的方式永遠臨現在這裡。耶穌受洗（路三 21-22）和顯聖容（谷九 2-13）代表了天和地如何在他內相遇。在耶穌內，天主的臨在是如此完滿，以致以某種奧祕的方式來說，他具有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與耶穌相遇便是與天主相遇。耶穌是出類拔萃的「聖地」。

本章提出的問題是：我們在何處體驗到天主？我們的「聖地」在哪裡？愛爾蘭人談論「稀薄之地」，是天與地、聖與俗的邊界，似乎特別的透氣，人們相信天主更容易「滲透過來」。因為我相信天主可以在任何地方「滲透過來」，我比較喜歡說，人們在這些地方更容易找到天主的臨在。何處是在你生命中的「稀薄之地」？什麼使得一個地方變得稀薄？我要在這次默想中與你一起反省這些問題。

稀薄之地

新英格蘭省的耶穌會士在麻薩諸塞州的格洛斯特（Gloucester）大西洋岩岸的東點（Eastern Point）有一座退省院。五十年來，人們來到這地方「找天主」，或讓天主找到他們。環境是壯麗宏偉的。主建築是一棟建於二十世紀早期的石頭宅第，座落在格洛斯特港外，面對大西洋。日出往往是令人驚奇的，天氣晴朗的日子，在日落時刻，海面上常出現奇特的光芒。在海上風暴平息後，海浪沖擊房屋與院落邊緣的巨大岩石，將五十呎的浪花拋向天空，景觀與響聲撼動人的肺腑。退省院本身的氣氛是溫暖，安靜與和諧的。我深感榮幸在過去十年中能在這裡輔導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耶穌會士，做三十天的依納爵神操。這些避靜在秋天開始時舉行，對許多人而言，是在我們這個地區一年中最令人驚歎的季節。

許多人已經體驗到東點是一處稀薄之地。我提出這點是要鼓勵你回憶起你自己的稀薄之地。你曾在何處感到「意外喜悅」，借用路易斯（C. S. Lewis）的話，即是：對天主的渴望使你感到驚奇？

我相信我們所有的人都曾在自己的一生中，經驗到這種稀薄之地。自中世紀以來，人們都被歐洲的大教堂吸引，尤其是



法國小城夏特（Chartres）的主教座堂，因為它們給人這種稀薄之地的感覺。多少世紀以來，無數的人走上知名的朝聖之途，例如從法國與西班牙邊界到西班牙聖地牙哥·康波（Santiago de Compostela）全長五百英里的朝聖之路，因為聽過許多有關其他的人在朝聖途中找到天主的故事。

這些你已經發現的地方和人，是什麼使他們成為特殊的呢？

在這些地方的某些東西使你感到驚訝、抓住你的注意力，使你忘記自己的掛慮和擔憂。一瞬間，或更久一點的時間內，你成為一位默觀者——以這詞彙的原始意義來說：你注意到自身之外的某事或某人。實際上，你以某種方式專注於那事物或那個人，渾然忘我。例如：海上的日出吸引你全部的注意力，在那時你沒有意識到你的腰痛、或你的耳朵變得如何冰冷，或是其他任何事。在這樣的時刻，天主有機會突破那些「無法解決的問題和提供／它們自己被忽視的答案的問題」，它們「爭奪我的注意」，誠如德妮絲在〈原初的驚異〉中所描述的。這種吸引我們注意的能力使得某些空間「稀薄」。

當人們告訴我，他們很難祈禱時，我常常建議他們做一些他們喜歡做的事，為能暫時把他們日常的掛慮和擔憂放下。我想起有一位年長的修女曾告訴我，她厭惡避靜，因為它們非常枯燥。當我問她喜歡做什麼時，她提到拼字遊戲和林中散步。我建議她就這麼去做，而且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幾天後，她扮

著鬼臉說她喜歡這次的避靜，然後她更害羞地說天主似乎也喜歡。另一個例子是，一位年輕的修生在祈禱中分心不斷。他告訴我，他喜歡看他住的城市的建築物。當我建議他把這當成他的祈禱時，他說他感到有罪惡感。然後我說：「好吧，就用你想要的任何方式祈禱，但是下一次當你觀看城市的建築物時，請天主和你一起去，然後告訴我發生什麼事。」對他而言，這是一種與天主建立關係的新方法的開始。這些人找到稀薄之地，他們能一時忘掉自己，而且給予天主進入他們意識的機會。

我們應該注意到自己生命中的稀薄之地，因為它們藉著抓住我們的注意，將我們從日常的例行公事和掛慮中抽離出來，而使我們更有可能經驗到天主對我們每個人的創造性渴望，以及相對的我們對天主的渴望。讓我們看看可能會有這種經驗發生的一些稀薄之地。

聖經是一處稀薄之地

如果你藉由聆聽或閱讀，讓聖經的話語抓住你的想像力和注意力，聖經可以成為一處稀薄之地。如果你閱讀聖經是為了解意義，它不會是稀薄之地。柯林斯（Billy Collins）在《詩的入門》（*Introduction to Poetry*）裡，以幽默的詩句寫出詩詞老師的挫折感，因為他的學生想要一首詩有意義，而不是讓它保持原

有的面貌。在他的詩句中，我們可以看見某些與我們接觸聖經的方式類似的事。

我要他們拿一首詩，
舉起它對著光
如同彩色幻燈片一樣

或讓耳朵緊貼著它嗡嗡響的蜂巢。

我說把一隻老鼠丟進詩裡
且看牠探索它的途徑出來，

或是在詩的房間裡走來走去，
並用手摸著找牆壁上的電燈開關。

我要他們用滑水橈滑行
橫渡詩的平面，
向岸上作者的名字揮手。

然而他們想要做的
是用繩子把詩綁在椅子上
以酷刑逼它自我告白。

他們開始用水管打它
為能找出它的真正含意。

我能夠想像，對於我們經常使用聖經的方法，天主會說同

樣的話。我們經常不讓聖經按照它的目的發揮它的作用，也就是說：沒有給我們稱之為奧祕的天主一個機會，好好聆聽並與祂相遇。聖經不是一本僅僅為了填滿我們腦袋及提供知識性洞見的神學教科書。大部分的聖經是富於想像力的文學，目的是要把我們帶入它的世界，使得天主能夠觸碰我們。甚至連歷史書也是以故事體裁寫成，好能觸動我們的想像力。聖經作者想要幫助我們與天主相遇；終究，他們想要促使我們與天主建立個人關係。例如，《出谷紀》的故事是要抓住以色列人民的想像力而寫，好讓他們能打從骨子裡知道天主是多麼愛他們；這樣，他們會學習在此時此地依靠天主，並且懇請天主記起在西乃曠野與他們訂立的盟約。

禮儀是一處稀薄之地

當人們聚集在一起慶祝他們與天主的共融時，能是一個稀薄之地的經驗。當人們為了祈禱而聚集的，尤其是當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和背景時，有某種特別的氣息，在那些臨場者心中引起火花，給予他們一種處於「聖地」的感覺。當然，為基督徒而言，感恩祭常常是使人經驗到「聖地」的聚會。甚至平常的、看似單調的感恩祭禮儀也能觸動參與者的心，使他們感到平安，在敬畏和愉快中共融，並且覺得與我們稱之為奧祕的天



主合而為一。當感恩祭帶著引人注目的美在祈禱氣氛中舉行時，更是如此。此外，如果是一個大型又具有多元文化和不同種族的信友團體，這種經驗能令人更加感動，因為我們感覺到天主的夢想——所有的人在天主的友誼以及彼此的友誼中成為一體——已經實現了。

婚姻及家庭生活是稀薄之地

我在這一章的初稿中，沒有提到將婚姻及家庭生活視為稀薄之地的可能性，這或許是典型的獨身守貞者的思考方式。當我閱讀已婚神學家托瑪·克尼柏（Thomas Knieps-Port le Roi）所撰寫的〈婚姻靈修〉（*Marital Spirituality*）一文之後，發現了這一疏漏。他指出靈修的慣常模式傾向把獨身生活的方式假定為常態，而將婚姻生活貶為次等的身分地位。我邀請已婚讀者反省一下你們的婚姻與家庭生活，看看你在何處經驗到天主。克尼柏的這些話語或許有助於你的反省：

一種適合平信徒，尤其適合已婚者的靈修，會在不同的土地上生長，因而結出不同的果實。這片土地是夫妻一起經驗的範圍：每日例行事務、親密交流的時刻、他們共同決定兩人未來要過的生活。不需要迢迢追尋這

樣的實際經歷；這在每一個婚姻的關係中，都是立即可見的。唯一的問題是如何能夠讓它發展，使得它在信仰及靈修生活上變得意義重大。或者，從另一方面來說，如何在這些實際的經歷中發現聖神，是聖神使夫妻成為天主的合作者及天主的朋友？¹

唯有那些與傳統以及他們自己經驗對話的平信徒，才能發展適合平信徒的靈修。其中的一個發展方向是聆聽夫妻和他們的孩子的經驗：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如何提供他們稀薄之地。

大自然是稀薄之地

詩人瑪麗·奧利弗（Mary Oliver）似乎是一位天生的默觀者。閱讀她的任何一本詩集，你會發現一位注意她周遭世界的人。以最後問題縈繞心頭的〈夏日〉為例：

誰創造了世界？
誰創造了天鵝和黑熊？
誰創造了蝗蟲？
我指的是這隻蝗蟲——
衝出草叢的這一隻

正吃我手上白糖的這一隻，
正移動牠的顎前後嚼動，而不是上下咀嚼——
正用牠的龐大而複雜的眼睛環視四周。
現在牠抬起牠那蒼白的前肢，仔細地
清洗牠的臉。
現在，牠展開雙翅，飛去了。
我不確切知道祈禱是什麼，
我真的知道如何留意，如何跌入
草叢，如何跪在草地上，
如何無所事事和無憂無慮，如何漫步在田野間，
這便是我整天所做的。
告訴我，我還應該做什麼？
萬物不是終究一死，並且很快就到？
告訴我，你計劃做什麼
用你這一個狂熱又珍貴的生命？

奧利弗說她不知道祈禱是什麼，但是她對大自然微小細節的注意，將她導向祈禱的姿勢：跪在草地上，感到無所事事和無憂無慮，意識她被賜予的只有「一個狂熱又珍貴的生命」。當我在避靜中使用這首詩時，它已經幫助人注意天主的創造工程，並在那專注中找到天主。

奧利弗的詩集《渴》（*Thirst*）裡，有一首名為〈祈禱〉的詩，它對如何與大自然一起祈禱做了些許的指引：

它不必是
藍色的蝴蝶花，可以是
一片空地上的野草，或是幾塊
小石頭；只要
注視，然後點綴
幾句話放在一起，不要試著
把它們複雜化，這不是
一種競賽，而是門戶
進入感謝，以及安靜，在那裡
另一種聲音能夠說話。

這便是所謂的稀薄之地：它們引導我們把幾句話放在一起，向那奧祕者述說，它們帶給我們安靜，「在那裡／另一種聲音能夠說話。」

不太可能的稀薄之地

瑪麗·奧利弗提到的「空地上的野草」，使我們想到一些

看起來不像能找到天主的地方。並非所有的稀薄之地都是美麗、光亮又充滿希望的地方。我的姊妹瑪莉是慈愛會的修女，她在一所少年中途之家工作將近四十年。在東點避靜院的一次避靜結束之際，避靜者分享他們的經驗。許多人談到了這地方的美麗，日出與日落，海洋的湛藍，以及其他事物——換言之，在「藍色的蝴蝶花」中找到天主。瑪莉說她也有這樣的經驗，但是她繼續談到乍看之下十分難看的海草。當她默觀這海草時，她開始在醜陋雜亂中看到迷人的色彩。這讓她想起她多麼經常在那一群她服務的有困擾的男孩身上找到恩寵與可愛之處，他們乍看之下似乎既不可愛，也不討人喜歡。瑪莉在海草和她的男孩們身上發現了稀薄之地。我邀請你想一想某些與開滿「藍色蝴蝶花」之地恰成對比的稀薄之地。

有些地方如此的恐怖，致使它們吸引我們的注意的方式如同景色綺麗的地方一樣。我仍然能夠記得五十多年前我參觀德國慕尼黑郊外達郝（Dachau）的集中營。留在我腦海中印象最深的是門上「浴室」（*Badezimmer*）的字，男男女女及小孩都在那裡被毒氣毒死。他們被告知把他們的衣服脫下放在浴室外，以便能夠在淋浴中除去蟲子。但是，由水管裡噴出來的不是水，卻是毒氣。當他們發覺正在發生的事情時，我可以想像他們的驚恐。人們如何能夠對其他的人做出這樣的事呢？

當時，我是完全麻木。我相信我開始哭泣。我不記得有任

何關於天主的感受。我想要盡快地離開那地方。或許醜陋和恐怖如此強烈地衝擊著我，致使我錯過讓達郝成為我的稀薄之地的機會。或許我們許多人錯過如此恐怖地方的稀薄，因為我們不能夠或不想要停留夠久的時間，讓它們成為我們能夠遇見天主的場所。

你能夠記起你發現自己在一個不太可能的地方，而當時你的心因某種神祕事物而發熱的一些時刻嗎？你可能覺得那就好似站在一位你所愛的，即將去世的人身旁一樣。最近，一位耶穌會的朋友告訴我，他的姊妹探望他們一名垂死的兄弟，這位臨終者散發出如此的平安與喜悅，使她覺得自己被提昇。這是一個不太可能的稀薄之地。

神學家貝登·連恩（Belden Lane）於某所安養院內發現一個不太可能的稀薄之地，他的母親在那裡正因癌症和老年癡呆症而瀕臨死亡。當他的母親試著拔掉餵食管的時候，他必須向醫護人員求救，這使得他的母親必須戴上連指手套。他寫道：

她，痛苦地躺在那裡，毫無尊嚴可言，連一點點幫助自己的能力都沒有。現在兒子背叛了她，他的好意把事情弄得更糟。我走出房間，為自己的無助而哽咽。

但是，那天下午當我回到安養院時，發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我的母親安靜地躺著，手套已經脫掉了。

她看起來好轉了，神智清醒，溫柔地對我說：「不要哭，貝登。必須這樣處理是自然的。這是死亡過程的一部分。」因著這些話語，一扇窗戶突然打開了。藉著沒有預料到的恩寵，我透過我想要安慰的人得到了治癒²。

或許你也在一個困難的工作時刻發現一個稀薄之地，如同本書第九章提過的，那位院牧在大型醫院急診室中度過可怕的一天的經驗。她發覺自己對那位可能把她的孩子搖晃致死的母親滿懷憐憫之情，因而感動不已。在她的事奉過程中，她發覺自己與天主一同臨在。

有時候，一個不太可能的稀薄之地是經由那些呈現天主面容的人啟示出來的。位於波蘭的奧茲維辛（Auschwitz）納粹死亡集中營便是這樣的地方。兩位教會的聖人，十字德蘭本篤修女（埃迪特·史坦茵 Edith Stein）和寇麥西神父（Maximilian Kolbe）都死在這裡。埃迪特·史坦茵原為猶太人，當猶太籍的基督徒面臨被解送到奧茲維辛集中營的威脅時，她拒絕試圖從荷蘭逃往瑞士。為了對自己同胞的憐憫，她願意分享他們的命運。方濟會士寇麥西神父自願頂替一名有家室的囚犯受死，這名囚犯因有人逃跑而被挑選出來處死作為報復。這只是許多憐憫例子中的兩個，它們顯示出天主臨在於這無法想像的恐怖地方。即使今日，那些進入奧茲維辛的人仍談論他們經驗到天主

的臨在。

你可能回憶起親身經歷過，或是透過媒體報導的其他恐怖事件，它們後來成了你的稀薄之地。紀錄片《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Born into Brothels*）的故事，描述了照相機這份禮物，如何讓加爾各答的貧窮兒童以照片捕捉他們生命中的一些恐懼與快樂。在片尾，令我感覺悲痛到流淚的地步的是這些孩童必須忍受的一切，同時我也為他們不屈不撓的精神而感動。我的一位工作夥伴琳達·阿瑪迪奧（Linda Amadeo）憶起她對電影《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的反應，這部影片描寫發生在盧安達的種族屠殺恐怖事件，一名飯店經理英勇地救了眾多的圖西族人（Tutsi）。她在沉默及極度哀傷中觀看，多次因痛苦而啜泣。她對這位經理感到深刻的敬佩；後來，她非常驚訝那些倖免於難者，開始寬恕那些策劃及執行這殘暴行為的人。後來，她深深地感謝天主多麼愛我們，不管我們對彼此做了什麼，這份愛仍足以救贖我們。唯有到那時，她才心靈上稍感平安。

當然，在歷史上最不可能的稀薄之地是哥耳哥達，當時的宗教及帝國的統治者同謀，殺害一名無辜的男子。然而，甚至就在此地，一名指揮兵士釘死耶穌的羅馬百夫長，倒抽一口氣說：「這人真是天主子」（谷十五 39）。自從那駭人聽聞和令人驚懼的一天起，基督徒一直在默觀十字架上的耶穌，並且在那裡找到天主、希望和平安。那的確是不太可能的，然而卻是



一個事實！

我希望這已清楚表達，一個人多麼容易能夠找到天與地相遇的地方，無論在美麗或遭受蹂躪的處所，悲傷或喜樂的情境。或許這些例子能夠激勵你花點時間面對你自己「空地上的野草」，看看它們是否已經成為你的稀薄之地。邀請我們進入友誼的天主臨在於各處，活躍於各地。誠如耶穌會的詩人吉拉德·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所寫的：「世界充滿天主的雄偉與壯麗。」這地球上的每個地方都能夠是稀薄之地。經驗天主所需要的條件，僅僅是我們對天主臨在的開放。

註釋

¹ Thomas Knieps-Port le Roi, "Marital Spirituality: A Paradigm Shift," *The Way* 45, no. 4 (October 2006), pp. 59-74.

² Belden Lane, *The Solace of Piercing Landscapes: Exploring Desert and Mountain Spirit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1.

第十四章

我如何知道我正在經驗天主？

在這本書裡，我們已經談論過聖神如何推動我們成為天主的肖像，以及我們如何經常地拒絕順從聖神的推動。我想要在此提出的問題是，當我們努力過一個人性的生活時，如何從困擾我們的亂七八糟事情中分辨天主聖神的推動呢？這帶領我們貼近自欺的問題，這一定會擾亂任何認真對待天主經驗的人。

舊約中，自欺的問題常在分辨真假先知的警告中被提出來。新約，重覆這項警告：「可愛的諸位，不要凡神就信，但要考驗那些神是否出於天主，因為有許多假先知來到了世界上」（若壹四1）。我怎麼知道我不是假先知，我在這本書中所寫的，至少道出一些天主的真理嗎？你如何知道你對天主的經驗是真實的？我要在此列出「審辨神類」的過程，目的是要知道一個人是否走在通往天主的正確道路上；在靈修的歷史裡，稱之為神類的分辨。

聖依納爵·羅耀拉的經驗

有些關於神類分辨的說明似乎超越一般人的理解力。然而，



分辨神類的能力不侷限於聖人、神祕學家或某些虔誠的人。當依納爵對靈修生活幾乎一無所知時，他便已展開旅程，對感動他的不同神類進行分辨。

當一枚加農砲擊碎他的腿時，依納爵正是一名具有企圖心、衝勁十足的貴族青年。在他長期的復原過程中，他花很多時間作白日夢，並閱讀在羅耀拉古堡中僅有的幾本書：基督生平與聖人傳記。在一系列的白日夢中，他想像為了要贏得一位高貴女性的青睞，應該做些偉大的行動，他也非常陶醉在這些想像中。他讀基督生平與一些聖人傳記時，開始想像為了效法耶穌和聖人，他所能做的偉大的事；同樣，他也喜歡這些夢想。然而，他在這兩組幻想之後的情況有所差別。在想像有關騎士的行徑後，他覺得枯燥乏味，但是想到跟隨耶穌的行動後，他心中持續感覺快樂與滿足。然而，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區別，直到有一天，他的眼睛開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說：

他的眼睛略微張開，對這種不同的感受大為驚異，於是開始反省，從經驗中辨認出，有些思想使他憂傷，其他的使他快樂，漸漸地明白這是出自不同神類的推動：一種來自魔鬼，另一種來自天主¹。

依納爵在幻想中，藉著注意他的感覺，開始學習如何分辨

神類。依納爵漸漸相信天主聖神和惡神都在他的幻想中工作，卻導向不同的結局。這個故事應會除去一些與「神類分辨」一詞相關的神祕性。

凡是相信天主時時刻刻都臨在世界上的人，能夠希望我們的每一個經驗中分辨來自天主的推動。神類分辨不侷限於當我們正式祈禱時發生的事。依納爵的經驗證實這一點。

依納爵並沒有從此就成為分辨專家，而是開始他的心靈訓練，去辨認出天主在他經驗中的行動，並將它與依納爵所謂的「人性的仇敵」予以區分。依納爵說天主引導他就像老師引導學童一樣。漸漸的，他成為分辨的大師，並且寫下一系列神類分辨的規則，編入《神操》之中（操 313-336）。我將在此以現代的語言提出幾條規則，希望它們幫助你分辨你所經驗到的天主的推動。

在我們開始講解之前，先要提出一點：儘管我們的經驗是我們唯一能夠與天主相遇的地方，但是沒有經驗是純粹的；我們的各種經驗都受到外在事物的影響，受到我們心理上的性格特質、我們的社會與文化背景、我們說的語言，以及我們的身體狀況影響。每個經驗都是多面性的。關於這多面性，聖公會神學家馬丁·索頓（Martin Thornton）富有洞察力的評論，提供了以下的例子：



那麼，藉由選擇和詮釋，一朵玫瑰對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事物。對植物學家而言，它屬於薔薇科，對園丁而言，它是艾娜·哈克尼斯（Ena Harkness，又名「狀元紅」），對美學家而言，它是美麗的景觀，對盲人而言，它是令人驚嘆的芳香……。所有這些經驗都是局部而非完整的，但是當聖殿的宗教人士說它是天主的受造物時，可以揭露祂的臨在時，他的詮釋依然是有理的²。

對一朵玫瑰或其他任何事物的經驗都不是純粹的；任何一種經驗都帶有我們過去的經驗和觀點。

不過，為信徒而言，各種經驗都受到天主聖神的影響。因此，至少對相信天主無處不在的人而言，我們的經驗包含宗教幅度。為那些相信惡神存在的人，惡神也能夠影響他們的經驗。既然我們的經驗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我們要詢問，如何分辨什麼是來自天主的推動。

分辨的規則

幸運的是，為了分辨什麼是天主的推動³，我們不需要列出所有的影響，例如：我們晚餐吃什麼，或是我們的父母親如何撫養我們長大成人。神類分辨不需要考古般挖掘所有的層面，

探究每個經驗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只需要注意我們所經驗的，然後應用幾條簡單的規則。

你的生活方向

在依納爵的神類分辨規則中，第一個忠告便是確定你的生活方向：我是否偏離了正道，或者我正認真度合宜的基督徒生活？身為本書的讀者，你應該很容易回答這問題。假如你走入歧途，也就是說你背棄天主和天主的道路，你便不會讀這本書。顧慮太多的人可能會說，他們害怕自己走在通往地獄的路上，但是從他們盡全力使自己避免犯罪的事實來看，他們的看法是荒謬的。

規則一

為了完整起見，讓我說明依納爵所談到的，有關天主聖神和惡神在那些蓄意並當真離開天主的人身上不同的推動方式。惡神試圖讓這樣的人合理化他們的行為和態度：「我並不是那麼壞的人。我可能會偷錢，但這只是我為這家公司所做的一切應得的報酬。」「和海倫比較，我算是個聖人。」「我照顧我的妻兒；我和珍的風流韻事不會傷害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



換言之，惡神設法澆熄任何一個誤入歧途的人良心的痛苦。另一方面，良心的痛苦來自天主聖神。它們不會攻擊我們，而是對我們的行為提出問題：「這樣做，你真的感到快樂嗎？」「你與你的情人有過一夜情後，回到你的妻子和家人身邊，難道你的內心沒有任何悔意嗎？」

一個真實的例子或許有幫助。我想我當時不是有意違背天主，但是我的飲酒量正困擾別人和我自己。不過，我不想要面對這個問題。我記得那時我告訴自己類似這樣的話：「辛苦工作一天之後，你需要一杯酒放鬆一下。」「你從來沒有因為喝酒而丟掉一天的工作。」「你的身體很健康。酒對你沒有不好的影響。」

這些是出自惡神和我自己不願意面對我的飲酒過量導致的合理化說詞。另一方面，我內心已經重覆出現某些事情出錯的感覺。有時，我懷疑酒精會影響我的健康。當我想起在喝了幾杯酒之後，或當我的朋友對我的飲酒表示關懷，我卻如何粗暴地對待他時，我因慚愧而臉紅。我相信那是天主聖神正設法激勵我嚴肅地面對我的飲酒習慣，並且要採取行動，而惡神只是幸災樂禍地看著那不見改進的事情。

最後，靠著天主的恩寵，我注意到善神。我提出這個個人的經驗，是要說明神類的分辨不是深奧難明的。那只意謂注意我們的經驗，為能更按照天主的方式生活。

規則二

現在讓我們繼續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向，我們都盡可能發揮所長，努力度一種誠實又正直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中，依納爵說，善神與惡神的推動完全相反於對待那些背離天主道路的人的方式。惡神激起疑惑和問題，造成內心的焦慮和鑽牛角尖，同時善神試圖鼓勵我們，增加我們平安、喜樂及信望愛。

如果你努力想要成為一名好基督徒，你可能會類似的思想：「你以為你是誰？某位聖人嗎？」「辦公室裡的其他人都在走捷徑。你怎麼了？你是自命清高嗎？」「天主不會給你這樣的人時間的。」「大多數的人，即使他們相信天主，也不會企圖過你那種方式的生活。」這類的疑問和思想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擾亂你的心神、讓你不安，以及不斷提出問題。再者，你將注意到所有的問題和疑惑都是集中在你身上，不在天主或別人身上。

另一方面，善神可能啟發這樣的思想：「我真的很高興決定對我已疏遠的姊妹表達歉意。」「我真希望我更早以前就已經把酒戒掉了。我現在更快樂、健康，而且容易與人相處。」

「自從我每天花一些時間祈禱，天主似乎離我很近，我也覺得不那麼焦慮不安。」我希望你能在自己的經驗中看到這兩種神



如何引導你。

另一個例子。幾年前，一位婦女在她的年度避靜中有三天感受極大安慰的祈禱。她覺得接近天主、覺得快樂，充滿活力和信德穩固。然後，在第四天，她告訴我：「這為我太誇張了。我需要花時間準備課程，而不是祈禱。」隔天，她無法祈禱，而且感到痛苦。我們看看這件事，它的結果是，與天主親近使那位婦女感到驚嚇。她非但沒有告訴天主她的害怕，繼續與天主對話，反而讓自己不配得到的感覺進入她的經驗中。惡神利用她害怕親近天主，推動她注意她的課程，而非專注在她喜悅的祈禱上。祈禱的中斷沒有使得她開始準備課程，反而導致一日痛苦的避靜。這是惡神對那些想要度一個與天主友誼相符的生活的人所施的伎倆。

總而言之，如果你在生活中有些與天主格格不入，天主會設法推動你改變，而且你會感到良心不安。然而，這種良心的不安不會導向焦急的自我檢查和自我專注，而是溫和地指出你在何處出了問題。惡神，或是你自己不想改變生活的渴望，將會悄聲作出合理化的暗示，試圖說服你沒有做錯什麼事。另一方面，如果你努力活出與天主協調一致的生活，天主聖神將會安慰你，鼓勵你，但是惡神或你自己對親近天主的恐懼，將會使你懷疑自己的經驗。惡神的一種記號是你變得自我中心，而不是以天主或他人為中心。

依納爵提出了一個好例子，說明惡神如何對走在正路上的人起作用。在某一點上，他有這樣的思想：「你怎麼能受得了你想要過的這種生活（祈禱與刻苦）七十年之久呢？」依納爵十分精確地回答：「你能應許我一小時的生命嗎？」⁴ 酗酒者深知這種誘惑，因此戒酒無名會的忠告便是：一次承擔一天的事情就夠了。

規則三：神慰

依納爵相信天主想要我們幸福和滿足。達到幸福和滿足的途徑是與天主對世界及對我們的夢想保持協調一致。以本書的說法，達到幸福滿足的方法就是接受天主的友誼，並按照這友誼來生活。根據依納爵的看法，如果我們努力實行這一切，生活便常有「神慰」。這並不表示生命就不會有痛苦與苦難；而是天主想要成為一股安慰我們的臨在力量，即使在生活上不可避免的痛苦與苦難中也如此。因此，那些因審慎而受良心責備者的苦惱不可能來自天主，因為他們想要度一種良善的生活。依納爵自己在隨著轉變而來的第一次愛主熱情之後，經歷了一場可怕的疑心病，一直對於告明他過去所犯的罪這件事感到不夠周全而良心不安。事情卻變得愈來愈糟，他甚至想要自殺。他最後得到了結論，就是這些多疑的思想絕非來自天主，並且



決定不再告明過去所犯的罪。

究竟什麼是神慰呢？神慰是指任何渴望天主的經驗，厭惡一個人過去的罪，或者同情耶穌或是任何受苦者的經驗。換言之，「一切信、望、愛三德的增進，一切內心的歡樂情緒，凡是能引人嚮往天上之事，專務救靈魂，使人安息於造物真主的，都是神慰」（操 316）。保祿在致迦拉達人書中列出聖神的果實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五 22-23）。當你在內心經驗到這類的推動時，你能夠相對地確定是天主聖神在推動你。

規則四：神枯

神慰的相反便是神枯。依納爵舉出這些例子：

靈魂的昏暗，內心的騷擾，傾向卑鄙的事務，及由各種誘惑所引起的擾亂不安。這一切使人喪失信心，缺乏希望及愛情；人總是覺得懶洋洋的，冷淡、憂悶，好像離棄了造物主天主一般（操 317）。

假如我們努力活出天主朋友的生活，卻經驗到心情不佳、侷促不安，焦慮，憂悶，無精打采等等，便是神枯的經驗。它

們不是出自天主。

假如我們努力活出天主朋友的生活，我們發覺自己更有活力，更平安，更精力充沛，而且也更關懷別人勝過自己，這時我們能夠信賴我們的經驗是來自天主聖神的。這些簡單又實用的原則不能絕對保證我們是正確的，或我們繼續進行的方式將會成功，但是卻保證我們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如果我們依循這些經驗的推動，我們能夠滿懷信心的向前邁進，相信天主會繼續指示我們應走的道路。

另一個依納爵的例子

依納爵停留在茫萊撒（Manresa）期間，他開始構思日後形成神操的思想，他推斷天主召叫他在耶路撒冷，花一生的時間幫助人靈。當依納爵抵達耶路撒冷時，掌管聖地的方濟會省會長告訴他，因環境危險，他應該離開。但是依納爵堅持留下來，並且任何危險都不能阻擋他。當省會長意識到依納爵不會自動離開時，他告訴他，如果不與其他朝聖者離開，就要開除他教籍。依納爵決定「留在聖地不是天主的旨意」⁵。顯然地，依納爵對天主在他身上的推動，作了錯誤的詮解。但是，為能完成他相信天主要他完成的願望，他必須依循「神慰」的經驗，直到他遇到了無法挪移的阻礙——亦即：一位能將他開除教籍的



教會權威人士。他是一名徹徹底底的羅馬公教徒，因此無法相信天主引導他做的事情，會使他被開除教籍。

對依納爵而言，以及對任何羅馬公教徒而言，個人的神類分辨和權威是處在健康的張力中。誠如依納爵所感覺的，除非一個人明顯地覺察到在一個爭執中，會因服從權威而背棄天主，否則，權威大過個人的分辨。但是，此處的重點是依納爵如果沒有依循自己的神慰光照並前往耶路撒冷，也不會分辨他真正的聖召。

遭受這次挫折之後，依納爵返回西班牙。為了要幫助人靈，決定研讀神學。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放棄前往耶路撒冷的目標，當他召集首批同伴與他一起創立耶穌會時，這目標逐漸明確。這幾位和他一起在巴黎大學求學的同伴，都做了神操，並且共同的結論是，天主召叫他們前往耶路撒冷，在那裡生活和工作。他們為此發了誓願，但附帶條件是，如果他們一年之內無法到達聖地，他們就把自己交在教宗手裡，任憑他差遣。由於戰爭的關係，他們無法在允許的時間內乘船前往耶路撒冷，因此他們前往羅馬，請求教宗保祿三世准許他們成立耶穌會。依納爵和他的同伴必須遵循那經過分辨，確定是來自天主聖神的推動，然後看看發生的一切。這是一個信賴經驗的例子，但也讓發生的事情顯示出所做的決定是否引導人有所進展。

規則十四

在我結束這簡短神類分辨的介紹之前，我願意提出對我極有幫助的一個依納爵由實際經驗而得到的法則。依納爵以軍官下令圍攻城市所採用的戰略，來描述人類的仇敵。軍官設法找出對方防禦的弱點，予以進攻。依納爵由此推理出惡神找出我們的弱點，予以攻擊，並且盡力使我們遠離天主的友誼（操 327）。

因此，如果我是一個有自我懷疑傾向的人，每一次我感到與天主親近時，我的自我懷疑就成為惡神攻擊的要點。我將懷疑自己是否自我欺騙，認為天主想要我的友誼，或者即使每一件事似乎都朝向正確的方向，我仍懷疑自己能否正確地分辨神類。如果我有一種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找到自信的傾向，那麼每當我花時間在自己身上，就算是為了健康需要，我也可能出現某些焦慮感，並開始質疑自己的行為。每一個人在自己的性格上都有弱點。自知之明能夠幫助我們辨別何時我們因惡神的鼓動而偏離了正道。

這些簡單的規則將幫助你，盡可能地留在天主想要與你發展的友誼中。我可以補充的是，你也曾經由某人而得到幫助，你能夠和他（她）坦誠地談談你的生活，這樣你能更有自信地分辨，在哪些方面你與天主和諧一致，哪些方面沒有。愈來愈



多的人在靈修輔導員的協助下，讓自己與天主保持真實的友誼⁶。

註釋

- ¹ St. Ignatius of Loyola, *Personal Writings: Reminiscences, Spiritual Diary, Select Letters, including the Text of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trans. Joseph A. Munitiz and Philip Endean (London, Penguin, 1996), p. 15. 全部有關依納爵回憶錄的資料，都在這個版本中。
- ² Martin Thornton, *My God: A Reappraisal of Normal Religious Experienc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4), p. 45.
- ³ 凡對此主題想做更深入研究的讀者，請參閱拙著 *Spiritual Direction and the Encounter with God: A Theological Inquiry*, rev. ed.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2004)。請見第三章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Experience”，以及第六章 “A Theology of Discernment of Spirits。”
- ⁴ Ignatius of Loyola, *Personal Writings*, p. 22.
- ⁵ 同上，頁 35。
- ⁶ 若你想要得到靈修輔導員的資料，請與國際靈修輔導中心 (Spiritual Directors International) 聯絡 (<http://www.sdiworld.org>)。該中心備有世界各地靈修輔導員的通訊錄。

結語

我們在《智慧篇》第七章裡讀到：「她（智慧）是天主威能的氣息，是全能者榮耀的真誠流露」（智七 25）。希伯來文的「神」一字，也可以翻譯為「風」或「氣息」；因此，基督徒常把智慧詮釋為天主聖神。作者繼續寫道：「她雖是獨一的，卻無所不能；她雖恆存不變，卻常使萬物更新。她世世代代，進入聖善的靈魂，使他們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智七 27）。

在整本書裡，我不斷提到天主希望所有人類都成為「聖善的靈魂」，因而「成為天主的朋友與先知」。我希望你已經體驗到天主渴望得到你的友誼，而你也回應願意成為祂的朋友。我深深相信，實現天主對世界夢想的唯一途徑，便是愈來愈多的人願意接受天主賜給我們的友誼，並且開始度享有這友誼的生活。

如果我們接受天主賜予的友誼，並且嘗試活出天主朋友的生活，我們就會如同依撒意亞先知所描述的，成為天主建造世界的家庭事業的合作者：



豺狼將與羔羊共處，
虎豹將與小山羊同宿；
牛犢和幼獅一同飼養，
一個幼童即可帶領牠們。

母牛和母熊將一起牧放，
牠們的幼雛將一同伏臥；
獅子將與牛一樣吃草。

吃奶的嬰兒將遊戲於蝮蛇的洞口，
斷奶的幼童將伸手探入毒蛇的窩穴。

在我的整個聖山上，再沒有誰作惡，
也沒有誰害人，

因為大地充滿了對上主的認識，
有如海洋滿溢海水（十一 6-9）。

天主願意與你，與我，與世界上所有的兄弟姊妹成為朋友。
讓我們接受祂的恩賜，好嗎？天主賜福你們。

參考書目

- Barry, William A. *God and You: Prayer as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7. (繁體中文版：《天主與我——祈禱：意識到天主與我的關係》，光啟文化事業，台北，2006年4月初版) 在發展與天主的關係上，許多人從這本小書中得到幫助。
- Barry, William A. *What Do I Want in Prayere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4. 我在這本書中幫助讀者視神操為發展我們與天主關係的一種祈禱方法。
- Barry, William A. *With an Everlasting Love: Developing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9. 我在這本書中進一步闡述與天主建立關係的主題。
- Carmichael, E. D. H. (Liz). *Friendship: Interpreting Christian Love*. London: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4. 若以學術觀點來闡述這主題，這是一本極有幫助的書。
- Davies, Oliver. *A Theology of Compassion: Metaphysics of Difference and the Renewal of Traditio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2003. 這是一本艱深難讀的書，但是，為想要做更深研究的讀者，這是一本使人獲益匪淺的著作。

Lane, Belden, *The Solace of Fierce Landscapes: Exploring Desert and Mountain Spirit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此處討論令人驚懼的景觀，包括安養院。

Martin, James. *Becoming Who You Are: Insights on the True Self from Thomas Merton and Other Saints*,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2006. (繁體中文版：《找到自己，找到天主——跟隨牟敦及其他聖賢活出真我》，光啟文化事業，台北，2008年10月初版) 這本頗具創見的書告訴我們，與天主的關係如何讓我們成為真實的自己。

Matthew, Iain. *The Impact of God: Soundings from St. John of the Cros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5. 此書能為讀者提供極多的祈禱資源。

Wright, N. T. *Simply Christian: Why Christianity Makes Sense*. San Francisco: Harper San Francisco, 2006. 這是一本介紹基督信仰的書，文辭優美，易於閱讀，為飢渴的人靈提供了生命的答案。

Wright, N. T. *Evil and the Justice of God*. Downers Grove, IL: Inter Varsity Press, 2006. 我寫完本書有關人的罪惡與自然災難那一章後，拜讀了這本偉大的著作。萊特 (Wright) 可稱為當今世界上偉大的基督徒學者與作家之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你是我的朋友：體驗天主奇妙的擁抱／威廉·貝瑞（William A. Barry, S.J.）著；譚璧輝／譯；台北依納爵靈修中心／校訂

— 初版 — 台北市：光啓文化，2011.03〔民100〕

面；公分

譯自：A Friendship Like No Other: Experiencing God's Amazing Embrace

ISBN 978-957-546-686-2（平裝）

1.基督教 2.天主教 3.靈修

244.93

99016505

你是我的朋友 體驗天主奇妙的擁抱

2011年03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威廉·貝瑞（William A. Barry, S.J.）

譯者：譚璧輝

校訂者：台北依納爵靈修中心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戶名：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人：胡國楨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 2367 3627

定價：260元

光啓書號 205304

ISBN 978-957-546-686-2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



知名靈修導師威廉·貝瑞 (William A. Barry, S.J.) 以一個前提貫穿此書：天主渴望與我們成為親密的朋友。貝瑞神父一生都在默觀這個為許多基督徒來說，極具革命性的想法。他認為這樣的想法其實源自於「聖經中天主的啟示」。

《祢是我的朋友》提供三個具支持力且實用的部分：書中的祈禱操練帶領我們去相信天主正渴望著我們的友誼；它讓我們更貼切地去了解自己為什麼不接受這樣的想法；最後，它幫助我們體驗天主的臨在，並在這些經驗的分辨中反省。書中放入簡短的個人默想提示。

此書引用聖經篇章，並清楚聚焦於依納爵靈修，提供讀者一個清新，且能改變人心的途徑，從而喜樂、自由地生活在這個神聖懷抱中。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686-2 \$260



9 789575 466862 0 0260

光啟書號 205304

定價 260元